

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災後遷村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家園認同之探討

— 以在禮納里的好茶部落為例

A Study for Exterior Space Improvement of Relocated

Village and Homeland Recognition after Disaster

—A Case Study of Kucapungane Tribe in Rinali

李毓青

Yu-Ching Lee

指導教授：陳亮全 博士

Advisor: Liang- Chuan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May, 2012

謝 誌

首先要感謝我的父母，他們辛勞的工作又捨不得孩子吃苦，求學的路上總是在精神上和經濟上給予我無條件的支持，讓我在學習、研究的過程無後顧之憂。

原本對原住民幾乎完全不了解的我，能夠接觸原住民部落，去了解他們的文化、社會、現實處境，這樣的契機是拜城鄉所之賜。雖然一開始所上實習課程安排的方式讓同學們有些不知所措，甚至也可能讓我們一群學生打擾到部落，但在所上老師、學長姐與同學持續的關心部落之後，終於和部落有基本的互動與信任。

在此要感謝我的實習課老師陳亮全，他同時也是論文指導教授，常常見他為了國家防災中心、城鄉所實習課，以及眾多學生的論文忙得不可開交。僅管如此，他仍主動關心我的田野調查狀況，協助解決任何和研究相關的疑難，並常常在討論論文的空檔拿出從國外帶回的零嘴犒賞我們，使我們倍感窩心。

感謝台大城鄉基金會的劉可強老師、陳育貞老師，清芬、金鏞、晏儒、思薇、舒楣、彥希...等諸位學長姐，他們提供了許多資訊、資源、經驗、人脈，讓我在部落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對論文研究有相當助益。尤其感謝彥希，在好茶工作和研究的過程受到她很多很多的照顧。

感謝我的論文口試委員陳亮全老師、劉可強老師、汪明輝老師、康旻杰老師、台邦·撒沙勒老師以及王雅萍老師，他們不論是在空間專業、原住民文化、對土地的認同，都提出相當專業的見解，指引我的研究方向。

感謝英俊建築師、洪明裕學長幫助我與同學了解禮納里永久屋的規畫配置與建築設計。感謝世界展望會全國成處長、在好茶的社工，提供重建資訊和部落動態。

感謝好茶實習小組的同學青珊、欣怡、程廷、依婷、明賢、培軒，在論文研究期間，我總是想起當初一起跑田野的甘苦酸甜，是這一個實習課小組奠定我論文的基礎。感謝佩菁學姐、程廷、欣怡、嘎西，因為彼此論文研究多有相似之處，和他們討論總是能激發更多想法。感謝城鄉所辦公室的淑貴姐、秀妹姐，陳亮全

老師辦公室助理梅舒學姊，她們總是熱心盡力協助繁瑣的行政流程。感謝佩菁學姐、琬玲、嘎西、欣怡、克叡，論文口試來幫忙處理我無暇顧及的雜務，協助我順利通過口試。

我要感謝最多的是好茶部落！感謝好茶部落的幹部，陳保華村長、遷建會會長陳再輝、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杜冬振、前後任鄉代柯連登與李金龍，以及諸位牧者、長老、執事，不論是一開始的實習課，乃至我的論文研究，都謝謝他們願意提供資訊和意見，幫助拉近我們和部落族人的距離。感謝邱爸，帶我們去體驗舊好茶的環境，分享好多部落的故事。感謝家爸媽柯廣一夫婦，總是把家裡打掃得舒適乾淨供我暫住，並將我當女兒般的熱情的招待，還不時提議男朋友人選。感謝瑞珍姐，她把我當自己的妹妹看待，個性真誠直爽，部落裡任何敏感的問題都可以向她詢問。感謝部落的青年，他們是與我接觸最密切、最常聯絡的一群，感謝大黑熊、何泉盛大哥、寒崧、可樂、佬祖、敏男，他們協助我在部落的研究和工作，並與我分享部落歷史、文化、居住環境相關的部分。感謝信誠、月美、宏光、寒柏、安琪、怡君、應傑、強生、以斯帖、詩雯，感謝他們接納我這個朋友，姐妹般關心招待。感謝讓我訪談的每一位受訪者，願意撥空分享部落經驗。

感謝在實習課以及論文研究期間，所有釋出善意、幫助過、提點過我的人們，我知道或不知道你們的稱謂，在有限的字句中無法逐一列出，但我由衷感謝！最後，感謝主與祖靈，感謝祂們引領我走這段路，感謝祂們牽引我與好茶的緣份，並使我通過考驗完成這本論文。

摘要

家是我們出生就生活的所在，在家裡比在外頭有著安全、自適和情感依根植的感覺。部落是原住民的家鄉，族人們在其中長期生活而產生強烈的情感認同。屏東縣霧台鄉的魯凱好茶部落於三十餘年間在三個不同的地方落腳生活，同一個部落不同年齡層的居民，因為從小生活的部落環境不同，對「家園」的理解也許有著不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影響著他們在遷村入住新部落之後對新家的想像、期許、認同與對家戶空間的做為。

好茶部落於 2010 年底遷村至屬於排灣族傳統領域的禮納里，至今一年多的期間舉辦許多儀式和活動並一起生活。隨著逐漸認為禮納里的家屋是以後要久居的住所，加上重建會補助每戶十萬塊美化家屋庭院的政策，於是好茶人積極努力的透過材料、型式、圖騰、植栽等元素營造自己所認同的空間，使得庭院方便日常生活的使用，也讓好茶居民對空間有參與感，並使原本只是永久屋的空間有了魯凱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藉由複製、移植、再現故鄉景物的手法，讓依附根植故鄉的感覺在禮納里的新家延續，進而增加好茶居民對新家園的認同。

遷村加速好茶部落文化空間及家園的認同的改變，但前庭的活動及 taliapang（魯凱語，座台結合桌椅的前庭空間）的型式被承襲保留，並且是居民最認同的家屋外部空間型式。好茶居民移植對過去部落的認同到禮納里，且與新的空間營造經驗融合成新家的認同，並透過營造家屋外部空間宣示自己與土地的關係以增進認同。

關鍵字：魯凱族、好茶部落、遷村、空間營造、家園認同

Abstract

Home is where we live since we were born and is a feeling rooted in the heart that provides us a sense of secure and comfort. Kucapungane village formed by Rukai tribe, located in Wutai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Taiwan, has relocated twice in 30 years,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same tribe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or homeland, thus having different expectations as well as home space usage after village relocation.

At the end of 2010, Kucapungane tribesmen relocated to a place called Rinali that belongs to Paiwan traditional area, it has been over a year since then and the tribesmen have learned to live together in the same area and held ceremonies and events together. Over time, Kucapungane tribesmen have gradually accepted the concept that Rinali will be their permanent homeland, along with subsidy provided by Reconstruction Council of Executive Yuan to each household for beautifying landscape of their houses, Kucapungane tribesmen have actively decorated their houses with totems and plants that represent the original Rukai culture. By replic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Kucapungane tribesmen hav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he rebuilt house into a place that is similar to where they used to live in the original hometown and have developed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new community in Rinali.

The relocation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cultural space and homeland identification among within Kucapungane Tribe. Nonetheless, leisure in the courtyard and “taliapang” (the space containing tables and stools in front of the house) got passed on- the two elements that have become the lifestyle massively adopted by the tribesmen. The Kucapungane tribesmen brought their love for the past homeland to the new location and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nse of recognition through designing the spaces outside the house. The distinct styles tell their own perception and sentiment towards the “new homeland.”

Keywords : Rukai 、 Kucapungane 、 indigenous tribes 、 relocated village 、 space improvement 、 homeland recognition

目 錄

謝誌.....	ii
中文摘要.....	vi
英文摘要.....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內容.....	9
第三節 文獻回顧.....	12
第四節 研究分析架構.....	21
第二章 舊好茶到安置所的空間與社會.....	27
第一節 日治前傳統舊好茶的文化、空間脈絡.....	27
第二節 日治時期之後舊好茶空間與社會的改變.....	34
第三節 新好茶的空間與社會.....	36
第四節 隘寮安置所的過渡空間與使用.....	45
第五節 小結.....	49
第三章 好茶人在禮納里的空間營造.....	52
第一節 好茶居民在禮納里營造空間的背景.....	52
第二節 庭院空間改造生產的過程.....	61
第三節 空間改造的元素.....	65
第四節 家屋外部空間的功能及人的活動.....	75
第五節 新、舊好茶空間與禮納里家屋外部空間的關聯.....	79
第四章 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好茶人對家園認同探討.....	86
第一節 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認同增加的關聯.....	86

第二節 居民對禮納里的觀感與家的認同.....	104
第五章 結論.....	118
第一節 本研究之發現.....	118
第二節 研究檢討與後續研究建議.....	122
參考文獻.....	124



圖目錄

圖 1-1：地緣關係圖.....	2
圖 1-2：曾欲遷住瑪家農場的部落地緣關係圖.....	3
圖 1-3：尚未遷村的舊好茶部落.....	4
圖 1-4：尚未滅村的新好茶部落.....	4
圖 1-5：禮納里的好茶村.....	4
圖 2-1：好茶舊社平面圖.....	30
圖 2-2：舊好茶聚落內部主要幹道.....	31
圖 2-3：舊好茶道路與前庭關係圖.....	31
圖 2-4：舊好茶家屋與庭院空間透視圖.....	31
圖 2-5：舊好茶尚有人居的家戶.....	32
圖 2-6：舊好茶的前庭空間.....	32
圖 2-7：李瑞珍家屋	33
圖 2-9：新好茶部落 1979 年.....	37
圖 2-10：新好茶部落 2005 年.....	37
圖 2-11：新好茶部落平面.....	37
圖 2-12：新好茶部落平面分區.....	37
圖 2-13：新好茶家屋立面.....	38
圖 2-14：新好茶家屋增建示意.....	38
圖 2-15：新好茶家屋（一）	39
圖 2-16：新好茶家屋（二）	39
圖 2-17：新好茶家屋（三）	39
圖 2-18：新好茶家屋（四）	40
圖 2-19：新好茶家屋庭院與道路關係圖.....	40
圖 2-20：新好茶家屋庭院.....	40
圖 2-21：新好茶家屋庭院休憩空間.....	41
圖 2-22：新好茶家屋裝飾（一）.....	41
圖 2-23：新好茶家屋裝飾（二）.....	42
圖 2-24：新好茶家屋裝飾（三）.....	42
圖 2-25：新好茶家屋裝飾（四）.....	42
圖 2-26：新好茶家屋裝飾（五）.....	43
圖 2-27：隘寮營區空照圖.....	45
圖 2-28：隘寮營區配置圖.....	46
圖 2-29：長老教會.....	46
圖 2-30：長老教會外遮棚.....	46

圖 2-31：營區內族人自行整理的耕作地.....	47
圖 2-32：營區內族人自行整理的耕作地.....	47
圖 2-33：安置所內的家戶隔間.....	47
圖 2-34：居住空間外的廊道.....	47
圖 2-35：半戶外的鐵皮雨披空間.....	48
圖 2-36：好茶族人在隘寮安置所營房外搭建的簡易附屬建築.....	48
圖 3-1：禮納里好茶部落平面.....	58
圖 3-2：禮納里好茶部落的街道與街廓.....	59
圖 3-3：古茶柏安街 17 巷（西北往東南）.....	59
圖 3-4：古茶柏安街（西南往東北）.....	59
圖 3-5：禮納里好茶家屋（一）.....	60
圖 3-6：禮納里好茶家屋（二）.....	60
圖 3-7：禮納里好茶家屋（三）.....	60
圖 3-8：家屋地坪和路面、側院、後方家戶的高低差.....	60
圖 3-9：道路、家屋間高低差示意圖.....	61
圖 3-10：家屋地坪和路面、側院、後方家戶的高低差示意圖.....	61
圖 3-11：禮納里永久屋一樓平面.....	62
圖 3-12：入住約兩個月的家屋外部空間.....	62
圖 3-13：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一）.....	66
圖 3-14：禮納里好茶前庭平面（一）.....	66
圖 3-15：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二）.....	66
圖 3-16：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三）.....	67
圖 3-17：家屋前庭的型式與巷弄關係剖面示意.....	67
圖 3-18：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四）.....	67
圖 3-19：禮納里好茶前庭平面（二）.....	68
圖 3-20：禮納里好茶前庭平面（三）.....	68
圖 3-21：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五）.....	68
圖 3-22：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六）.....	68
圖 3-23：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七）.....	69
圖 3-24：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八）.....	69
圖 3-25：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九）.....	70
圖 3-26：禮納里好茶側、後院平面（一）.....	70
圖 3-27：禮納里好茶側、後院平面（二）.....	70
圖 3-28：禮納里好茶部落頭目家屋.....	71
圖 3-29：蔡國安家屋的木柱雕刻.....	71
圖 3-30：射日家族的雕刻和立石.....	72
圖 3-31：林添增長老家的頭冠樣式彩繪.....	72
圖 3-32：柯廣一家屋牆面的浮雕.....	72

圖 3-33：獵戶家屋牆面的雕刻.....	73
圖 3-34：平民家戶家屋外部空間裝飾.....	73
圖 3-35：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十）.....	74
圖 3-36：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十一）.....	74
圖 3-37：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十二）.....	75
圖 3-38：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一）.....	75
圖 3-39：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二）.....	76
圖 3-40：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三）.....	76
圖 3-41：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四）.....	77
圖 3-42：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五）.....	78
圖 3-43：好茶各時期的圖騰規範流變.....	85
圖 4-1：HMM02 與弟弟雙拼戶之家屋前庭.....	87
圖 4-2：HMM02 與弟弟雙拼戶之家屋前庭平面圖.....	87
圖 4-3：CYM02 家屋外部空間.....	88
圖 4-4：「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這個樣子」的庭院樣貌.....	90
圖 4-5：CMF02 家屋外部空間.....	94
圖 4-6：比較傳統的前庭做法.....	95
圖 4-7：RMF01 家屋外部空間.....	96
圖 4-8：CMM01 家屋外部空間的水池.....	96
圖 4-9：家屋外部空間的彩繪（一）.....	96
圖 4-10：家屋外部空間的彩繪（二）.....	96
圖 4-11：家屋外部空間的植物（一）.....	97
圖 4-12：家屋外部空間的植物（二）.....	98
圖 4-13：家屋外部空間的植物（三）.....	98
圖 4-14：家屋外部空間的植物（四）.....	98
圖 4-15：老人家口中只有舊好茶才有的植物.....	111

表目錄

表 1-1：家的認同及家鄉地景認同形塑.....	20
表 1-2：研究架構圖.....	21
表 1-3：好茶人家園認同的要素與程度.....	22
表 1-4：訪談家戶身分及樣本數統計.....	25
表 1-5：訪者年齡層及樣本數統計.....	26
表 1-6：訪談問題預擬.....	26
表 2-1：舊好茶部落及其附近常見或特殊之植物.....	33
表 3-1：好茶各時期的聚落空間比較.....	79
表 3-2：好茶各時期的家戶空間比較.....	80
表 3-3：好茶各時期的家屋外部空間比較.....	82
表 3-4：家屋外部空間元素與認同要素之關聯.....	103
表 4-1：好茶各年齡層空間認同的比較.....	116
表 1-3：好茶人家園認同的要素與程度.....	107
表 5-1：建立新的家園認同過程.....	120
表 5-2：好茶人對禮納里的認同過程.....	12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背景

一、問題意識

家是我們出生就生活的所在，在家裡比在外頭有著安全、自適的感受，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圍繞著家的四周環境，日常生活熟悉的空間地域，即稱之為家園之處，因為朝夕接觸，有著各式各樣的生命經驗與記憶，自然會有濃厚的鄉土情感。

原住民生活在部落裡面，部落就是他們的家園，部落有其範圍、同一種族的族人一同生活、別於外地的自然人文地景、族人共同的文化與生活習慣……等，這些特殊性使得部落有別於其他地方，族人在其中長期生活而產生強烈的情感認同。

若是同一個部落的人，前前後後在不同的土地生活，生活環境、社會結構、空間地景都改變了，那對於土地的情感認同是否會產生改變呢？辛苦打造的家園於一夕之間消失，被迫遷徙到不屬於自己領域的地方，居住在和從前習慣的環境有很大差異的空間裡，他們是否會在新的空間中有所作為，試圖改造空間，加入自己所認同的元素和土地建立新的關係？

屏東縣霧台鄉的魯凱好茶部落就是這樣的例子，三十餘年的期間在三個不同的地方落腳生活，同樣一個部落的居民，因為從小生活的部落環境不同，對家園的理解也許有著不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是否影響他們在遷村入住新部落之後對新家園的認同、期許、認同與對家戶空間的做為？

二、遷村概述

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好茶部落（魯凱語 Kucapungane，音譯古茶布安）相傳是西魯凱文化的發源，好茶部落舊址（簡稱舊好茶）有六、七百年歷史，是魯凱族好茶族人的舊居。民國六十七年在政府以交通不易為由勸導，且在市場經濟的衝

擊之下，好茶青壯年人口不斷外流，經過好茶村部落會議決定，為交通、醫療、就業、教育及各項生活機能便利之考量，並在屏東縣政府及世界展望會的輔導下，好茶部落全村居民從海拔一千公尺的舊好茶搬遷至海拔約兩百三十公尺，位於南隘寮溪之河階台地，由縣政府規劃的新好茶部落。

然而新好茶部落人口外流狀況並無因遷村至此而改善，相反的因為新好茶村落位置附近耕地較少，族人生活無法自給自足，加上此時的好茶族人更頻繁的與平地接觸，部落的經濟、社會也正快速轉型，因而有更高比例的好茶人外出工作謀生，新好茶成了假日聚落，只有假日族人返回部落做禮拜時才能見到較多青壯年。新好茶亦非安全之長久住地，1996年賀伯強颱風侵襲下，土石流造成4人死亡。2007年聖帕水淹全部落，半個部落在土石堆中，家屋被掩埋的好茶人在屏東縣政府的安排下只好舉家遷往隘寮營區。往後兩年，好茶居民與縣政府周旋著遷村事宜，台大城鄉基金會也受委託規劃了瑪家農場為好茶人離開新好茶之遷住地，卻因瑪家農場地屬台糖，屏東縣政府無足夠財力替好茶村買下這塊土地而遲遲無法執行遷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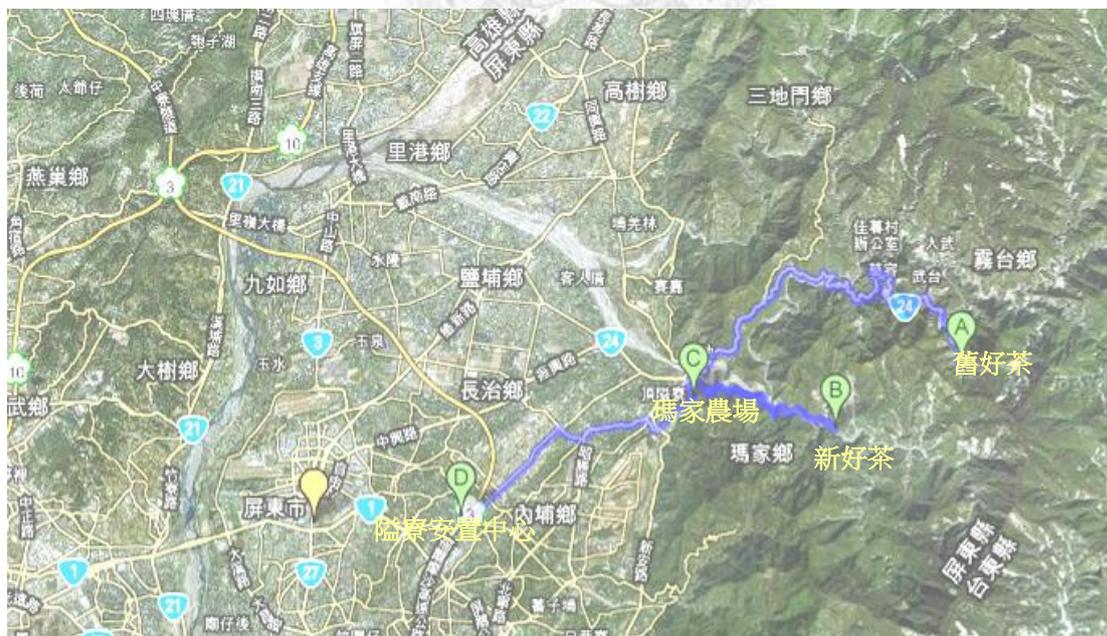


圖 1-1：地緣關係圖。好茶人從舊好茶到新好茶，再從新好茶被安置到隘寮安置中心，最終住進瑪家農場。

2009 年強颱風莫拉克過境，南台灣連日豪大雨引發山洪及土石流，隘寮溪水夾帶山區土石將新好茶掩埋，全村無居所的居民被臨時安置於隘寮營區。因莫拉克風災災情慘重受中央政府重視，依莫拉克重建條例，內政部營建署徵收原屬台糖所有之屏東縣瑪家農場，用做安置莫拉克風災災民與興建永久屋的基地，方解決瑪家農場之土地問題，卻也讓原本獨立存在的好茶部落必須和其他排灣族部落為鄰。屏東政府將受災及安全堪慮的好茶、大社、瑪家等部落遷村至此，並委託世界展望會利用捐款在瑪家農場興建永久屋，直至 2010 年底，好茶居民才終於真正遷村至容納三個部落的瑪家農場，瑪家農場現重新命名為禮納里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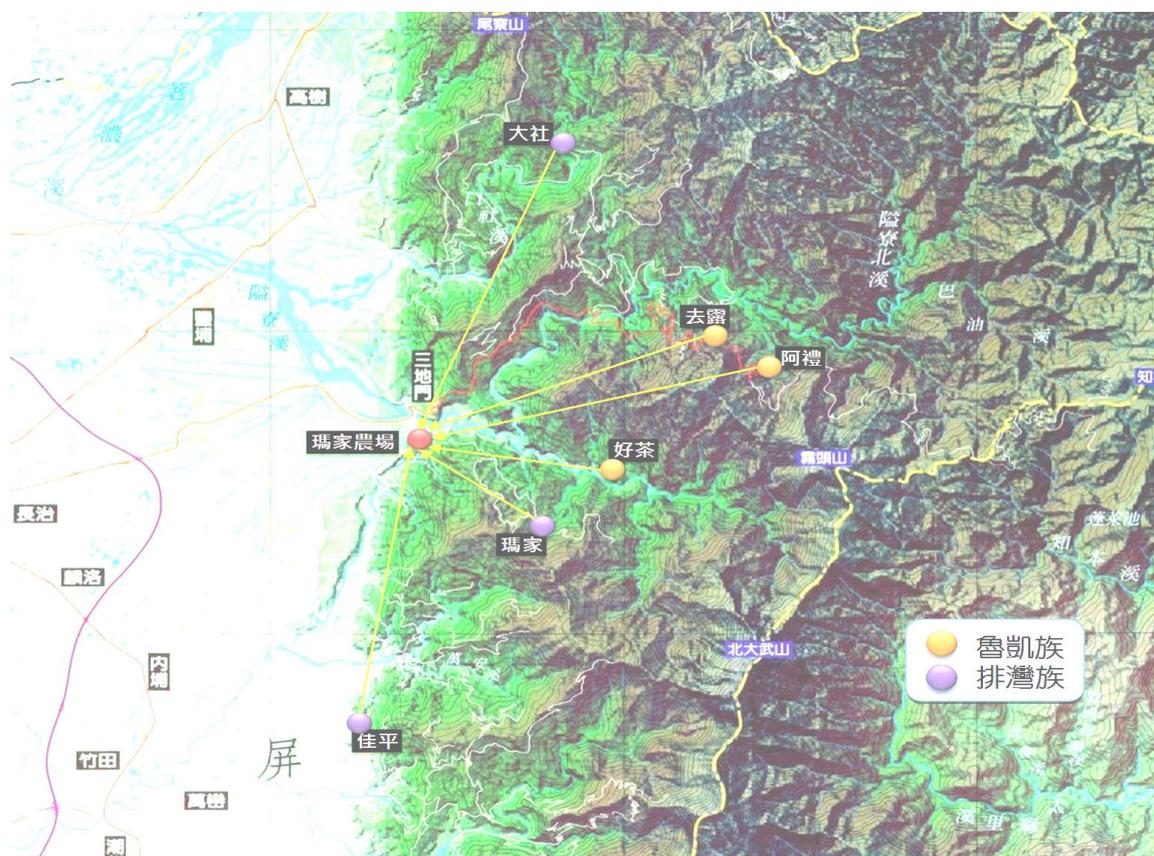


圖 1-2：曾欲遷住瑪家農場的部落地緣關係圖。最終是瑪家、大社與好茶三個部落遷至於此。資料來源：依上河文化〈台灣地理人文全覽圖〉整理。

在一連串遷村過程裡，好茶不斷的脫離原本賴以維生的山林、傳統領域，讓部落傳統文化流失的同時又無法真正和平地生活接軌，部分無法適應生活的族人成為現今社會中的弱勢。舊好茶有農地、漁場、獵場，地方政府甚至國家面對原

住民遷村卻只有解決住的問題，剝削了好茶人原本在山上自給自足的權利。好茶部落在短短三十多年間一再被草率的遷徙，部落內部無法凝聚並穩定發展，也因為遷徙造成部落環境不斷的改變，形成不同的價值觀、需求、想法與立場，部落內每個世代、群體要面對的難題也不同，而這些，都是時代改變與一連串遷村後產生的狀況，政府做到的卻只是將遷村當作安置，重蹈覆轍把人放到新的土地和房子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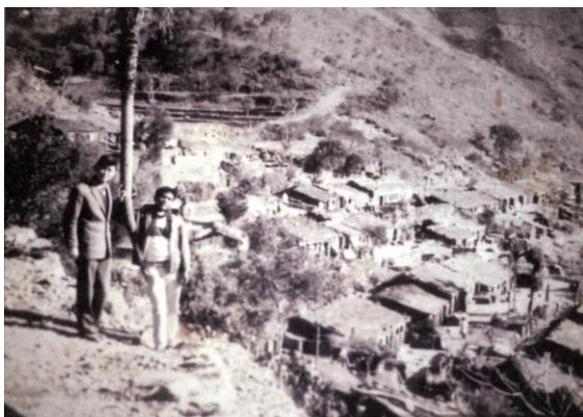


圖 1-3：尚未遷村的舊好茶部落。

照片來源：邱金士



圖 1-4：尚未滅村的新好茶部落

照片來源：陳再輝



圖 1-5：禮納里的好茶村(圖中左邊框起之區塊)

照片來源：行政院重建會

三、莫拉克災後重建概況及各界看法

莫拉克風災各災區災後重建的模式主要為政府委託或媒合災區與各慈善團體如：慈濟基金會、世界展望會、紅十字基金會等機構，利用人民的捐款來進行永久屋與硬體設施重建。興建永久屋之基地根據行政院頒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

別條例，經土地使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利等機關會勘認定安全無虞者，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得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莫拉克風災過後，屏東縣政府牽線慈濟基金會，希望由慈濟負責協助霧台鄉各部落重建。好茶部落於 2009 年 8 月 27 日召開村民大會，投票婉拒慈濟，決定讓世界展望會協助好茶部落重建。

「屏東縣政府催促好茶部落在下週一（8 月 31 日）之前，做出遷村決策。好茶部落遷委會在 27 日，於長治鄉隘寮營區，召開村民大會，約有一百多位族人參加，邀請縣政府等相關單位列席，慈濟大愛和世界展望會等兩大慈善團體說明計畫。慈濟當天出動十幾、二十人的陣容，簡報在國際興建大愛村的經驗，提出將為霧台鄉災民在中廣長治分台園區興建永久屋，每戶可分配一棟兩層樓，單棟造價 100 多萬元。不過，提出兩條但書，包括：一是要魯凱族放棄山上的家園和耕地，讓山林休養，二是房屋可以繼承，不能買賣。此外，世界展望會則含糊地提出，將適災民重建需求，興建中繼屋，一路陪伴原住民災民的重建之路。

好茶部落村民剛開始都被慈濟簡報的氣勢震赫住了，慈濟的陣仗和氣勢驚人，不過，出席村民會議的 100 多位好茶部落族人，逐漸鼓起勇氣，慢慢說出自己的觀點，從安全、文化、部落生計等角度，發表自己的意見，最終投票，以 101 票對 10 票的壓倒性票數，婉拒慈濟為之提供平地永久屋的美意。」(Summer, 2009 苦勞網)

好茶部落三十多年前遷至新好茶，世界展望會當時補助糧食、餐具、家俱，因此對世界展望會有較多的認識與信任。加上好茶多數族人的宗教信仰、魯凱族的生活習慣、對山上環境的依戀與慈濟基金會的理念多有分歧，且慈濟基金會態度強勢，規畫案也沒有與部落溝通，此外，由於在莫拉克風災之前，好茶部落就已屬意遷村至瑪家農場（禮納里），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好茶族人最後婉拒慈濟為之提供平地永久屋的美意，選擇世界展望會協助好茶部落在瑪家農場的災後重建。以下是好茶部落在莫拉克災後遷村重建的概況以及各界看法整理：

（一）戶數與入住資格

關於莫拉克風災重建，行政院重建會張恒裕主秘認為已達到重建的國祭典範：

「政府透過行政與立法、中央與地方，以及政府與民間公私合作的模式，災後半年即完成 601 間永久屋，迄今已完成 36 處 3,213 間永久屋，並推動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的永續社區，持續強化產業、就業、文化與社區等生活生計照顧，災後重建迅速妥適，已創造災後重建的國際典範。」（重建會，2012）

實際上，莫拉克風災重建卻充斥著許多難解的問題尚未處理克服，以好茶部落為例，自從好茶部落決定與瑪家、大社一同遷居入住禮納里之後，好茶村的戶數及入住資格審定就一直有問題，最後出現必須犧牲部落的完整性，用部落會議來投票表決犧牲九戶人家的狀況。

「據了解，這幾戶有些本身是好茶的人，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他就必須要將戶籍先暫時遷出來，但是族人皆可證明這 9 戶族人與原鄉部落的關係。

族人舉例說明，9 戶族人部分是有工作在外縣市的高雄市清潔隊。但是先決條件就是要將戶籍從好茶部落遷到高雄市才可以取得『工作資格』。為了取的『工作資格』當時族人就暫時先將戶籍遷到高雄市。

族人本來在好茶部落就有房子，產權也是他本人的，為了取得『工作資格』，必須遷籍高雄，有 9 戶就是這樣的狀況，也因此族人雖然『住在好茶』但『戶籍在高雄』所以沒有取得『永久屋』的資格，而至今流浪在外。」（2011，柯亞璇）

（二）倉促趕工造成設計、施工品質下降

不但入住戶數和資格的認定使得少數部落族人必須流浪在外，政府為彰顯重建政績，讓好茶、瑪家、大社三個部落趕在莫拉克風災過後的隔年底入住禮納里，不斷的對世界展望會、謝英俊建築團隊施加壓力，要求建築物完工期限。在有限的時間、人力趕工下，造成永久屋的部分細部設計、施工品質不甚良好，出現牆壁龜裂、遇大雨漏水、大門打開會卡到樓梯.....等使用不便的狀況。

(三) 土地問題尚未解決

莫拉克風災重建模式在好茶部落最被詬病的即是土地問題，重建的土地脫離了魯凱族的傳統生活、耕作、狩獵的領域，剝奪從前族人可以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土地所有權方面，政府只提供永久屋居民地上使用權，土地所有權不是族人自己的，新的部落也沒有規劃田地與魯凱族習慣的土葬墓地，政府在禮納里的重建幾乎只處理了活人住的問題，往生者該何去何從都還是個大難題。

「族人也提到耕地的問題，他說，部落的族人就是靠在鄰近田地農耕，維持生活。以前居住在新好茶時，耕地就在部落後方的山上。好茶人未來部落到了瑪家農場沒有農田可以耕地，難道要叫部落的人每天待在家裡，都不出去嗎？沒有耕地去工作，那政府叫部落的人怎麼生活？」(2010，柯亞璇)

「『.....我們要去哪裡?!就像我們三年在安置所一樣，多少個老人家，一個一個過世，沒有地方埋葬!』

沒有錢可以在山下購買墓園的魯凱族人，在急切需要將親人埋葬的情況下，族人又是如何解決?李瑞珍說，『我們怎麼做?除了改變族人安葬的方式改用火化解決當下的問題。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自己的兄弟姊妹，背自己父親的骨灰，爬山涉水去埋葬，我們淪落到這樣!』

她說，『你說在平地買一個墓園，起碼要十萬塊，你沒有十萬塊，你沒有辦法埋葬。所以這個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啊!他們也都不過問，反正過了這三年的八八重建，這個問題自然被帶過。』(2011，柯亞璇)

從舊好茶到新好茶，田地都在部落外圍，部落族人也都很習慣自給自足的耕作方式，自己的土地自己種自己吃，或是部落傳統領域內山林資源共有可自行採集的生活方式，其實是與土地互動、產生情感與認同的要素。到了禮納里的新部落，沒有田地耕種傳統作物，也沒有自然山林可以採集，如此和土地連結的生活方式被破壞，是讓好茶居民對遷村到禮納里感到無所適從、認同感薄弱的原因之一。墓地對家園認同的重要性也有所影響，老人家以前在舊好茶住的石板屋底下

就是祖先的軀骨，生者與死者住在一起，死亡就是回家。日治時期禁止室內葬之後，舊好茶與新好茶部落的墓地也都還在部落周圍，親人死去之後好像是沒離開，陪伴著部落。而遷村到禮納里後，並無畫設新的墓地，好茶人不僅離開了自己的土地，離開了祖靈，將來死去的族人也不知該何去何從，缺少往生者的墓地也會使得好茶族人認為部落缺乏完整性，亦是影響家園認同的因素。

（四）重建的空間規畫設計並未考慮文化層面

再者就是禮納里的重建並未考慮文化的層面，空間規畫從大到小都與好茶人過去習慣的部落空間、自然環境有相當大的差異。ROM01 在訪談中表示，老人家的習慣，起床要往東看，黃昏要看彩霞預測天氣，而禮納里土地的走向、太陽的軸線、房屋的方向都沒有配合，打破了部落住宅結構的建置，雖然看起來自然、詩意，但是沒有部落原本的樣貌，人與人的相處也不像從前熱絡，變得有些公寓化、社區化了。

家屋建材為鋼結構外覆雨淋板，不僅沒有魯凱的空間文化特色，外部建材為木頭材質，在安全上和魯凱族喜好燒柴炊煮的生活習慣容易產生衝突，並在好茶部落入住一年後，2011 年底發生了永久屋失火的事件。

「事實上，禮納里永久屋現代歐風木式建築的設計，是不是適合部落的生活方式？一直有人提出疑慮。今年初，大社部落居民在受訪時也有類似說法：『（像我奶奶）要她開瓦斯爐她也怕把房子燒掉，尤其這房子還是木頭做的，如果是石板做的，頂多把它燒熱而已。原本在山上都沒有這些問題的，來到山下就會有。』老人家習慣升火煮食，但這個習慣在永久屋卻容易釀災。部落傳統生活模式，與永久屋房屋形式格格不入，早在入住之初，就是居民心頭隱憂。」（2011，鄭淳毅）

除了木造建材不符合魯凱生活的使用習慣，重建的空間中沒有任何文化語彙，家屋屋型也是較為歐式的風格，從設計與施工階段到好茶居民入住初期，好茶居民多認為建築樣貌及週遭環境完全看不出是魯凱的部落。魯凱族對石板有很深厚的文化情感，但瑪家農場的空間規劃設計在建材使用上並無採用任何石板，居民

完成遷村入住之後，政府也嚴格限制好茶原鄉石板開採，讓好茶居民很不能諒解。空間文化語彙的部分，建築團隊對家屋樣式的想法是在時間和資源有限的狀況下，以最簡單、留空最多的家戶空間設計方便讓居民日後改建，而這樣留空的設計也的確在後來居民入住一段時間之後，讓好茶居民在家屋外部空間有自己發揮、營造的彈性，也透過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加入魯凱文化的空間元素，增進對新部落的認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內容

一、研究項目與目的

因著本所環境規劃與實習的課程，好茶人的災難成為我學習的機會，儘管十分諷刺，卻是真實的田野經驗。莫拉克風災後近三年的時間，筆者看著好茶最弱勢的村民生活在隘寮營區（有經濟能力的居民多另謀居所），看著他們如何把硬梆梆死板板的老舊軍營變成「勉為生活」的地方，也從台大城鄉所當初的《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畫》、村民及學界提供的舊照片觀察從前部落的居住空間，更於前年（2010年）二月份隨著部落耆老登上舊好茶實地訪查，然後看著好茶人於前年底順利進住瑪家農場。

筆者發現在不斷的遷居過程中，部落、家屋的生活空間一次次的發生改變，有些空間在遷村後消失，有些被保留下來，有些產生改變，連帶的對文化、社會、價值觀、土地認同、部落知識傳承等層面也產生重大的衝擊。在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不同世代、不同生長環境的好茶人，似乎因為遷徙造成的生長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地方感與生命體驗，對家園的情感也不盡相同。而這些人一同遷徙到一塊新的土地，在排灣族的傳統領域，在老人家口中「外村的地」，入住到不同以往的居住環境，只有歐式造型永久屋的地方，一年多後他們紛紛裝點禮納里的新家園，幾乎各家戶都盡所能的將自己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得舒適美麗並具有魯凱族的特色。筆者觀察到此特別的空間營造行為，以及各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後的空間模式具有其文化意涵、生活習慣、情感寄託.....等現象，因而產生研究動機。欲研究

項目如下：

- (1) 將現今好茶居民營造之家屋外部空間型式、材質、圖騰、植栽、文化意涵、人與庭院空間之互動記錄下來。
- (2) 透過觀察、記錄、訪談，將蒐集到之資料加以分析，了解好茶人在禮納里營造家屋外部空間的動機與脈絡。
- (3) 輔以過去新好茶與舊好茶部落空間和禮納里比對、訪談居民對過去生活的部落和禮納里的新部落環境的看法及庭院空間營造之想法，探討過去部落的空間模式與現今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家園認同之關連。
- (4) 不同年齡層的好茶人因為遷村所造成生長環境及經驗的不同，對家屋、家園、文化空間的認同感是否不同。

本研究之目的是為探究為何好茶人要營造庭院、家屋外牆等家屋外部空間？為何又是以目前所見的型式營造？其背後原因是否與家園認同有關？生長環境及經驗不同的好茶人對家園的認同是否有所差異？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及營造後的空間是否能促使好茶人在禮納里的新部落形塑、增加家園認同？又是哪些空間元素和情感要素形塑了認同？以釐清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家園認同之關連。

二、研究對象範疇與限制

(一) 研究對象與範疇

對象人：以目前居住於禮納里好茶部落，或有家屋在禮納里好茶部落偶爾回來的族人，且並不刻意排除因婚姻、領養等關係等不出生於好茶部落但長期居住在部落裡面的居民。居民的身分也不限年齡、性別、社會階級。

家屋外部空間：以禮納里好茶村內之家屋庭院以及家屋外牆等屬於私人家戶領域的空間為主。

家園：涵蓋範圍包括家、部落，部落的空間認同因人而異，可能涵蓋的範圍有新好茶、舊好茶及好茶居民熟悉之生活領域。筆者也將輔以蒐集舊好茶、新好茶之空間資料並詢問居民，加以比對現今的居住空間並加以分析論述。

（二）研究限制

（1）語言

筆者不具魯凱語之聽說能力，而好茶部落內五十歲以上之中老年人多數較悉魯凱語，訪談時筆者需用簡單的詞彙並花費較多的時間解釋筆者欲探知的問題，受訪的中老年人也會傾向用較為簡單的中文詞彙回答，尤其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家大多不諳中文，回答的內容會較為簡單。

（2）原住民受災部落對外來平地研究者的信任度

原住民因歷史上長久以來受到漢人的各種掠奪，以及漢人對原住民文化的不了解而歧視等因素，原住民對平地漢人原本就有些許不信任。加以好茶部落受災後，在隘寮安置所三年的期間有許多學術團體、人民團體、慈善機構及政府單位進進出出，但實際上能長久陪伴或是對部落有實質助益的外來團隊並不多，居民常不清楚在部落裡的外來者是誰？來做什麼？是不是做了研究之後就不了了之？是否會帶走部落的資源、知識又不加以回饋？而對外來的平地研究者有許多疑慮，因此部份不甚熟稔的好茶居民在與筆者相處及應答上容易有所保留而影響居民被訪談的意願、訪談的深度及準確性。

（3）家屋內部空間調查不便

部落對外來研究者的信任度也影響筆者能夠研究調查的空間範圍，魯凱族的傳統中，訪客直接進入家屋內部是不禮貌的行為，在庭院空間接待客人是魯凱族的生活習慣。且先前在禮納里曾發生過竊案、強迫推銷等事件，增加好茶居民對外來人士的戒心。再者，魯凱族的民族性較為傳統保守，重視女孩子的貞潔聲譽，筆者身為外來女性研究者，舉止、行蹤多少引人留意，進到不認識的居民家屋內部恐較為不恰當。

（4）每個居民對家園認同都有所差異，但筆者僅能以有限的抽樣樣本進行分析

在研究訪談當中，筆者發現好茶的居民因為不同年齡在不同的部落環境生活成長，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命經驗，不論是同年齡層、同階級、同家戶的個體

間對家園的認同都有差異存在，但筆者僅能以有限的隨機抽樣訪談樣本進行研究分析。

(5) 研究公共空間營造的限制

自 2010 年底好茶遷村至禮納里時，好茶部落範圍內僅有家屋和基礎設施如道路、滯洪池完工，公共建築與空間如：教堂、集會所、行政空間.....等皆未興建，至今 2012 年中旬，公共空間僅戶外球場、四座教堂等堪稱完工，筆者評估此階段研究公共空間營造與家園認同並非較為恰當之時機，故禮納里好茶部落的空間營造僅研究家屋外部空間。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空間、地方、地景

關於空間的論述，依主客觀的不同，分成空間、地方、地景。空間是個抽象的概念。Tim Cresswell 說過，當我們談到空間，我們容易想像到外太空或幾何空間。空間有面積和體積。地方和地方之間有空間 (Cresswell, 2004)。

而地方是人創造的有意義的空間，有意義的區位 (a meaningful location)，John Agnew(1987)提出，「地方感」是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Tim Cresswell (2004) 則說，創造「生活的好地方」是生產地方的主要方式之一。蔡文川(2009) 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人對四周環境的熟悉程度、掌控能力、使用習慣、以及感情的依附等，都是「空間感覺」。

相較空間與地方，地景 (landscape) 被視為一種過程，它由時間、空間、社群彼此互動交織而成；個人的經驗會決定其內心地景的建構；地景也提供了一個脈絡，去解釋人群與空間的關係 (徐主驊, 2010: 3)。Hirsch (1995: 9) 提出地景有兩個面向的意義：從主觀角度看地景，他是一個地方 (space)，此來自外部的 (outside) 觀點。

根據文獻中空間、地方、地景的定義，部落的所在地點與範圍即為地方，而在部落裡面由時間、空間、社群互動交織的地景，則有可能因部落內個人的經驗

而有不同的內心地景建構。以好茶部落為例，舊好茶是一個地方，但是因為老年人曾經在舊好茶體驗舊好茶的部落生活，而年輕人缺少整個部落的族人一起在舊好茶生活的經驗，或許只對舊好茶有著淺薄蕭條的印象，那麼同樣是在舊好茶這個地方，不同年齡階層的族人會對就好茶有不同的內心地景建構。

二、地方感和地方認同

關於地方感，許多學者有類似的觀點。Agnew (1987) 認為「地方感」是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段義孚 (Tuan, 1974: 4) 也指出：「地方之愛」一詞，指涉了「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繫」。Cresswell (2004) 則比較了地景和地方的差異：在大部分地景定義中，觀者位居地景之外，地方多是身在其中。地方不只是世間事物，還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蔡文川 (2009) 也有類似的說法，人對四周環境的熟悉程度、掌控能力、使用習慣、以及感情的依附等，都是「空間感覺」。地方感是對一個空間的感情及記憶，是社會、文化、歷史、環境、政治所建構的觀念，是主觀的觀念，是個人或群體的經驗。當對空間熟悉且賦予意義，空間就變成了地方。地方感除了情感之外，可能也包含了記憶和歷史。Cattell and Climo (2002: 21) 提出，人們變得在感情上附屬於地方，而地方擁有能力去喚起被遺忘的記憶，甚至被遺忘的自我；當地方對特定個人與團體充滿意義時，特定地方便維持了記憶與歷史的持續。根據前述文獻的說法，地方感是主觀的觀念，是個人或群體的經驗，當對空間熟悉且賦予意義，空間就變成了地方。筆者認為把此觀念套用在好茶居民身上，禮納里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就是主觀對空間賦予意義的行為，整個部落每個家戶都營造了家屋外部空間，如此的行為就變成了群體經驗，也是把空間變成地方的重要過程。

地方之所以為地方，就是因為有了主觀的情感依附，而地方認同也就因此產生。好茶的老人家說的：「我們的肚臍在舊好茶啊！每次做夢都在舊好茶呀！」淺顯的呼應段義孚和 Weil 的說法，段義孚 (Tuan 1977: 150-158) 說，當人將自己附著於地方，並且將地方當作家鄉時，地方認同便由此而生。Weil (Weil 1997: 41)

又進一步說明，對於一個地方的認同，就像是為自己的生命找到根本所在，既然是根，必然有讓人得以尋根的聯繫，這種聯繫便是探究地方認同行程的重要依據。也因此好茶居民在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過程會加入許多與過去自己家鄉關連的想法和空間元素，讓新的部落能夠與自己的根本有所連繫。蔡文川（2009）再次解釋了地方認同：「認同」由字義上來看，是「認為相同」的意思，是內心感覺和四周的人相同。同鄉們有相同的膚色、語言和生活習慣，而其他認同的情形還有思想、觀念、宗教、工作職業、嗜好或研究興趣的符合。對當地居民而言，地方感不僅推及空間中他們安身立命的物理界線（physical circumscription），對其他聚落與競爭者的察覺（awareness）也提升了他們對自己獨特性（uniqueness）與認同的感覺（徐主驊，2010：27）。徐主驊的觀點正呼應了好茶部落庭院空間生產的現象，魯凱好茶部落原本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就算是遷到新好茶的時候，周遭也無其他部落比鄰，但是遷居到禮納里之後，與瑪家、大社兩個排灣族部落的距離只有幾百公尺甚至一條馬路之隔，面對這樣的環境促使好茶提升對自己獨特性與認同的感覺，而將自身魯凱文化發揮在庭院空間便是提升對自己獨特性與認同的手段展現，致使個個家戶都十分重視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

關於原住民的部落認同，台邦·撒沙勒（2001：129-138）指出，部落地圖是將生活的傳統知識、歷史文化、自然環境資源、相關的社會經濟狀況透過集體的參與，從空間的理解方式記錄.....是將原住民對土地的認知與以具體呈現，也是部落集體的生活經驗，是一個社群認同的過程。在高至誠《人、空間與認同：一個排灣族部落的實踐》（2008）論文中，他也發現對平和人而言，聚落空間是一個說歷史的開始，透過地景事務的貫時性及永恆性，平和人用身體經驗了部落裡所發生的事物，.....透過實踐將傳統與現代的變遷與轉化，刻印到平和人的記憶裡，成為聚落認同與認識自己的開始。

地方認同雖然對於地方的成員有著特別的情感和意義，但它可能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存在每個成員的心中。Massey（1993）就認為地方沒有單一、獨特的「認同」；

地方充滿了內在衝突。可見即使在同一個地方，認同也不見得完全一致。如同筆者訪談好茶的居民們，每個人對舊好茶、新好茶、禮納里都有不同的定義和詮釋，影響到他們對新興部落的環境觀感和作為，這也是本研究欲探究之議題。

三、家、故鄉、原鄉

家是社會化的最小單元，也是一般討論「地方」的理所當然起點，段義孚(1974：4)認為家是地方的典範，人們在此會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比起任何其他地方，家更被視為意義中心及關照場域。他主張，在各種尺度上創造地方的行為，被當成是創造了某種居家感受(homeliness)。Gaston Bachelard(1994)指出，家屋/家(house/home)視為充當最早世界或最初空間，塑造了往後我們對外在各種空間的認識。家是個私密空間，其中的兼驗格外強烈。家屋的內部配置營造的不是一個同質地方，而是一連串有自己的記憶、想像和夢想的地方。而筆者認為，對魯凱族好茶部落來說，家屋外部空間也是家屋構成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有自己記憶、想像和夢想的場域。以家為中心，稍微往外圍擴大，余友良(2009)認為「家園」是「地方」最核心的討論範疇，家園包含了工作、日常活動等能夠支持生存所需的空間範圍。家園是一個地方、附著有「地方感」(sense of place)，個人情感、生命經驗與家園的地景、空間變遷之間，也因之緊密的相互交纏。放到好茶部落來看，這個家園在好茶人的心中可能是禮納里的好茶部落，可能是在記憶中的新好茶、舊好茶，也可能是從舊好茶週遭一直延伸到新好茶附近他們所熟悉的生活領域。對好茶居民來講，禮納里相對於舊好茶、新好茶，所有的個人情感、生命經驗與家園的地景、空間變遷才剛剛開始建立，對家和家園的認同也是。

對於「故鄉」和「原鄉」的定義，余友良(2009)也有一套看法：家園改變或失落成為「回不到過去」的家園空間＝「故鄉」，有具體時空指涉，故鄉印象永遠不會是它持續變動中的樣貌。透過記憶與想像去回述失落故鄉的過程中，我們所認為實存的、故著的故鄉印象其實早已悄然轉變為想像的、能動的「原鄉」內涵。他也說明，「文化原鄉」指的是透過文化經驗的憧憬想像與尋根溯源，產生某種抽

象文化空間的認同，並不是實際地理上的空間經驗，而是一種文化認同所投射的地方情感，也是對歷史上承繼先人情感、文化所賦予空間轉化的想像。如同筆者訪談到的好茶青年 RYM01，他兩歲就離開舊好茶，沒有舊好茶的部落生活經驗，可是在小學的時候常隨父母回去舊好茶，其父母親就會利用機會與他分享以前在舊好茶的生活、文化、家屋的狀況。透過這樣的過程，RYM01 對舊好茶的空間認同就不是實際上的部落空間經驗，而是一種文化認同所投射的地方情感，對 RYM01 來說是如此，對許多年輕一輩的好茶人來說也是類似的狀況。

以好茶居民為研究對象的王應棠在《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2000)中指出，回顧原鄉重新認同族群文化傳統與重建家園的意義是理解個人當下存在處境的過程，在此一過程中銜接族群文化傳統，賦予傳統再生的活力，據以找尋未來的出路。對於原鄉的情感，石版屋是好茶人奧威尼出生與成長的家屋，是他第一個生活的世界，無論如何破敗，它都是美麗的(王應棠，2003：：79)。對奧威尼來說，家累積了祖先的血汗和情感在裡面，原鄉的土地擁有祖先辛勤耕耘與營造的歷史痕跡，更有月光、雲瀑、相思樹、黃花、百合、守護神、蒲葵樹、貓頭鷹、山上的花與時序等熟悉的自然景物(王應棠，2000)。無獨有偶的，好茶部落內中老年人多會認為自己的肚臍在舊好茶，舊好茶是永遠的家，作夢都是夢到新好茶。而對年輕一代的好茶人來說，新好茶是他們第一個生活的世界，有兒時跳水、游泳、烤肉的美好記憶，就算新好茶景物已不再，關於新好茶曾經存在的一切都是美麗的。

四、神話、祖先與土地

探討台灣原住民的土地認同，神話、祖先(或稱祖靈)和土地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他們生活在一個文化的世界中，裡面充滿了他們自己的命名、傳說故事、儀式和個人的體驗(Tuan, 1977)。關於神話，余友良(2009)認為，所謂神話原始思維，即是「基本上他們都相信有關樂園的種種全部是真的，那是過去所發生過真實的歷史事件，真的曾經有過那樣一個黃金年代，而他們在遠古的祖先曾經

經歷過那樣的年代，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故事流傳下來」。

關於對祖先（祖靈）的情感，楊淑媛（2003：100）提到：地景就像是一種銘刻著過去、具有力量而引發記憶的機制。而且他所勾起的主要是和祖先有關的記憶，特別是祖先遷移與活動的歷史，以及自己和變成祖先之親屬之間親密的生活回憶。高至誠也認為：對排灣族人而言，面對變遷的社會傳統生活領域的重要性，不在於地上物的生產與土地的利用價值。而在於土地能連結祖先的智慧、傳承祖先的文化，並成為人群認同的起點（高至誠，2008）。賽德克族的依婉·貝林在《Utux、空間、記憶與部落建構 ---以 alang Tongan 與 alang Sipo 為主的討論》（2006）中也提到：祖靈的國度、生活空間、人際空間、神聖空間討論真正 Tgdaya 族群的社會實踐的架構，祖靈國度是部落內在文化核心，活著的人會與祖靈對話，人死後會去跟隨他已過世的父親，回到祖靈居住的地方。而本研究之對象—好茶部落，其族人也對祖先有類似的情感，在王應棠〈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2000：159）文中記錄著好茶耆老奧威尼說的話：

「家，被肯定是家是因為過去已經埋葬有自己的家族在裡面，這才是真正的家。假如只有一個房子的形式，他們不認為是家。家族的人死了，一定要送回去埋葬的這個家才是巴里烏。不過巴里烏是暫時的家，而巴魯古安則是靈魂的歸宿，是永遠的家…。巴魯古安被比喻為一個城市，一個村落，一個永遠的、自己的家園，老人家這樣說」

家累積了祖先的血汗和情感在裡面。土地擁有祖先辛勤耕耘與營造的歷史痕跡。魯凱族「將親人埋葬在家裡」並且相信靈魂的歸宿—巴魯古安（魯凱語，天堂，位於面對北大武山左側稜線下方），對他們而言，死亡就是回家，這樣的文化顯然在某些程度上成為老一輩好茶人對舊好茶眷戀的原因之一（王應棠，2003）。

關於王應棠提到好茶耆老奧威尼對家、祖先的信念，隨著時代變遷、遷村、信仰改變、老人家凋零等種種因素，筆者認為這樣的想法在中年以下的好茶人心中已不再強烈。離開了石板屋，信奉了耶穌，他們已不像從前那樣習慣和祖先對

話，而對於巴里烏（baliu）這個字的定義也有所改變，有人定義為「真正的家」，也有人認為是靈魂歸屬的地方，年輕一輩的人甚至會認為禮納里的家屋是巴里烏。

五、活動與儀式

在前人的研究中，地方的活動與儀式也是增進地方認同的要素，高至誠在《人、空間與認同：一個排灣族部落的實踐》（2008）研究中，認為尋根活動讓部落的青少年重新進入部落的生活領域，以認識、體會過去的歷史文化，並藉此產生對部落的認同。了解社群對歷史的書寫和描繪並重構社群的認同記憶。他認為排灣族人透過地景的歷史敘事建構出群體的集體記憶。並且在研究中發現，平和人透過「攀登北大武山」與「返回舊部落」活動，藉由活動中介紹的地景，一點一點建構出平和部落傳統領域的空間範疇。這空間範疇不是繪製出來的，而是經由身體與地景的記憶，感知體現出來的。筆者認為這個被人所感知到的空間範疇，並不是地理界線上的區分，而是一種歷史記憶的形塑。範疇內包含有真實的地景、人群的活動，祖先的歷史及範疇內發生的事物。.....認知到自己與其他聚落之間的差異，更是一種認同追求的過程。蔡文川在《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與想像》（2009）也寫到：節日慶典及婚喪儀式因為發生在特定地點，往往會增強人們的記憶，並附加地方的意義。可見，地方感、地方認同也可以透過地方特有的活動和儀式加以形塑並強調。

好茶部落搬遷治禮納里一年多的時間，已辦過許多共同的活動如：收穫祭、獵人祭、婚禮、年假聯歡活動、頭目家感恩禮拜、駐村藝術家表演.....等，還有許多小型聚會、年輕人一同在球場打球等小型的例常性活動，這些活動和儀式兜會慢慢的始部落的居民對新的土地產生地方感，進而慢慢的形塑認同。

六、文獻回顧論點統整

（一）關於「家」、「家園」的敘述

（1）曾在舊好茶生活的老一輩好茶人更是因為和石板家屋密切的生活依存，家屋

底下埋葬著過去在屋子裡生活的祖先，對家屋有濃厚的情感，甚至會把家屋人格化。

(2) 家是地方的典範，人們在此會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比起任何其他地方，家更被視為意義中心及關照場域

(3) 家屋/家 (house/home) 視為充當最早世界或最初空間，塑造了往後我們對外在各種空間的認識。

(4) 家屋的內部配置營造的不是一個同質地方，而是一連串有自己的記憶、想像和夢想的地方 (Gaston Bachelard, 1994)。

(5) 家園是一個地方、附著有「地方感」(sense of place)，個人情感、生命經驗與家園的地景、空間變遷之間，也因之緊密的相互交纏。

(二) 地方感與地方認同

(1) 地方感是對一個空間的感情及記憶，是社會、文化、歷史、環境、政治所建構的觀念，是主觀的觀念，是個人或群體的經驗。

(2) 地方之所以為地方，就是因為有了主觀的情感依附，而地方認同也就因此產生。

(3) 創造「生活的好地方」是生產地方的主要方式之一。

(4) 活動和儀式可以形塑並強調地方感與地方認同。

(三) 原住民對原鄉的認同有下列幾點：

(1) 神話傳說發生的地方

(2) 祖靈的國度，死亡就是回家

(3) 祖先努力的血汗與軀骨埋葬在此

(4) 第一個生活的世界

(5) 對山上自然的景物情有獨鍾

(6) 文化原鄉是文化認同所投射的地方情感，也是對歷史上承繼先人情感、文化所賦予空間轉化的想像。

(四) 關於部落地景的認同

(1) 地景被視為一種過程，它由時間、空間、社群彼此互動交織而成。個人的經驗會決定其內心地景的建構。

(2) 地景就像是一種銘刻著過去、具有力量而引發記憶的機制。而且他所勾起的主要是和祖先有關的記憶，特別是祖先遷移與活動的歷史。

(3) 聚落空間是一個說歷史的開始，它擁有地景事物的貫時性及永恆性，族人用身體在這個空間經驗了部落裡所發生的事物。

(4) 透過實踐（攀登聖山、舊部落等尋根活動）將傳統與現代的變遷與轉化，刻印到族人的記憶裡，成為聚落認同與認識自己的開始。

(五) 家園認同的形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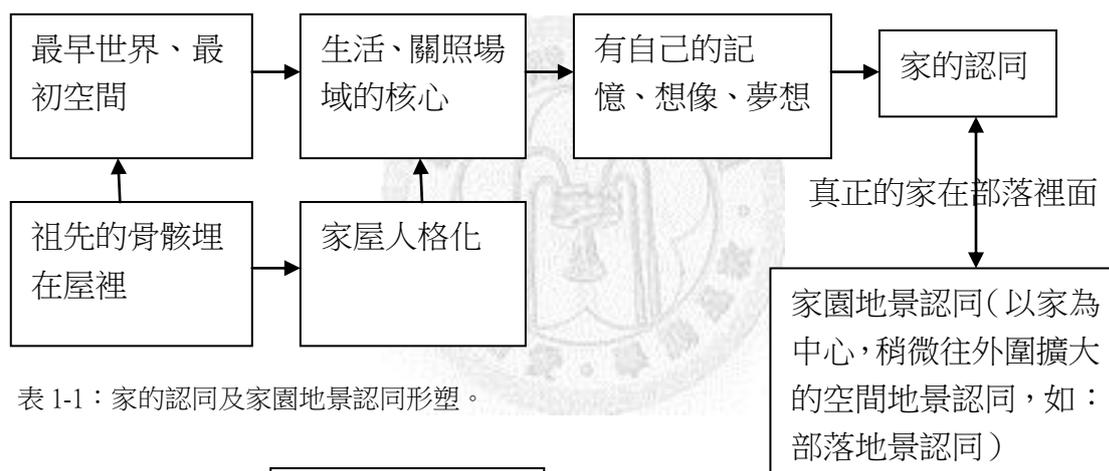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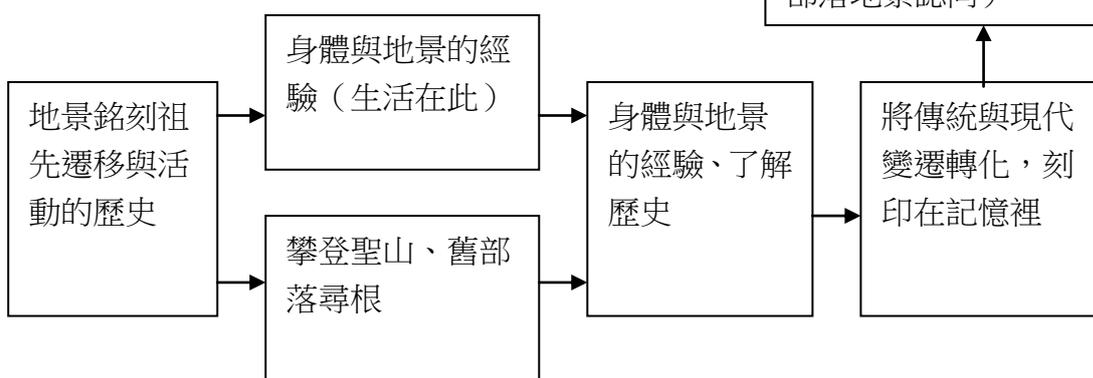


表 1-1：家的認同及家園地景認同形塑。



家是個人最早接觸的世界和空間，是生活和關照場域的核心，每個人對家都有自己的記憶、想像和夢想。而對魯凱族而言，舊好茶部落有祖先的骨骸埋在屋裡，因此對有些老一輩的族人來說，舊好茶的家屋是讓生者和已逝祖先有所連繫

的生活空間，也因為祖先生前活在家屋空間裡，逝後骨骸也埋在地下，彷彿靈魂沒有離開，家屋空間和祖先的靈是一起的，因而也會將家屋人格化。

地景承載著神話傳說、祖先的生活賢治軀骨埋葬於此，人生活在家園的地景當中，或是藉由尋根活動的方式與地景發生互動，了解、經驗地景承載著時間、歷史和人的活動，並將傳統與現代變遷刻印在記憶裡而形塑認同。

第四節 研究分析架構

一、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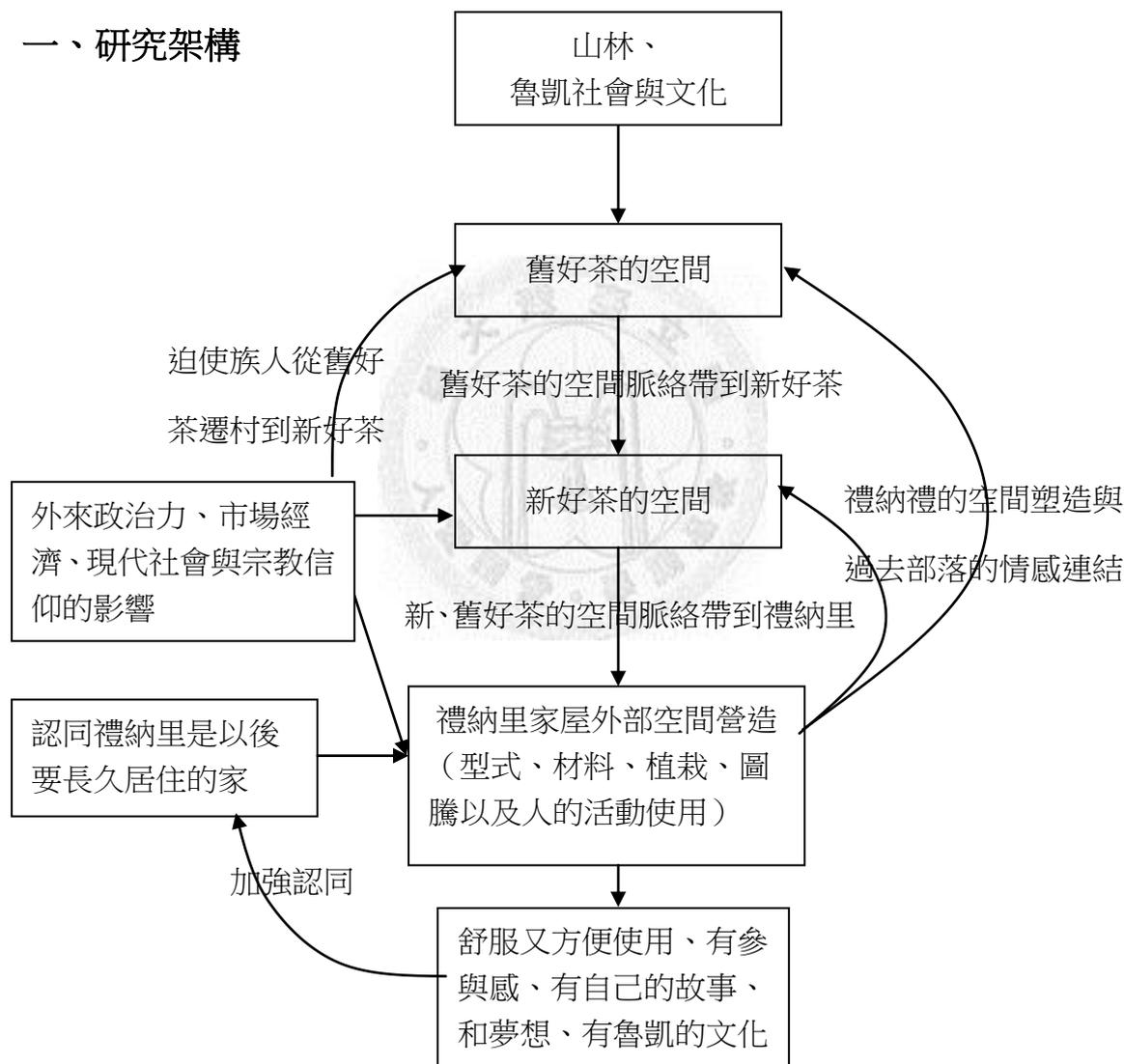


表 1-2：研究架構圖。

筆者認為政治、經濟、社會、信仰的變遷影響了迫使好茶族人必須從舊好茶遷徙到靠近平地的新好茶，遷村伴隨著經濟、社會、信仰的改變也影響了好茶族人對空間的觀念，如：土地（或使用權）私有的觀念，傳統階級的權力削弱也對

應在空間的改變。接觸平地社會也使得部落、家屋的空間型態不斷改變。在面對時空強烈變遷的狀況，好茶居民利用營造家屋外部空間的方式，試圖在情感上、地景上和從前居住過的故鄉產生連結，以增加對現居地禮納里的認同，使禮納里的好茶村更像魯凱部落，也使禮納里的家屋更有家的感覺。

二、家園認同程度

根據文獻回顧以及訪談，好茶居民對家園認同的要素依認同層級高至低分成以下幾類：

認同程度	家園的認同要素
高度認同	歷史、祖先的認同
	永遠的家、靈魂歸屬地
中等認同	故鄉情感延續的認同
	文化空間的認同
	聚落紋理、周遭環境的認同
基本認同	與空間互動的認同
	周遭生活機能的認同

表 1-3：好茶人家園認同的要素與程度。

- (1) 歷史、祖先的認同：傳說的發生地、祖先努力的血汗與軀骨埋葬在此（石板屋、祖墳）、魯凱族傳統的活動領域。屬於高度認同。
- (2) 永遠的家、靈魂歸屬地：心中永遠的家，每次作夢都夢見的地方，有深厚的感情，認為死後靈魂會回去的地方。屬於高度認同。
- (3) 故鄉情感延續的認同：源自於對故鄉的認同，因為認同過去居住的部落，因而仿製、轉化舊部落的地景元素，將故鄉的景物帶到新居地，讓故鄉的情感得以在新部落延續而產生的認同。屬於中等認同。
- (4) 文化空間的認同：因為將空間營造得有魯凱族文化特色，而有「部落的感覺」，認為空間與自己所屬的族群文化息息相關。屬於中等認同。
- (5) 聚落紋理、周遭環境的認同：建築物的型式、排列的方式、有無田地和墓地、認同山林自然的地景。屬於中等認同。屬於中等認同。
- (6) 與空間互動的認同：參與營造、便於生活使用的空間，營造成有自己的特色

和故事的地方，相信新居地是個好地方，有理想與夢想。屬於基本認同。

(7) 周遭生活機能的認同：認同交通、教育、生活機能、醫療資源的便捷。屬於基本認同。

本研究先觀察記錄禮納里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模式與元素，再透過訪談來了解好茶居民對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想法，探討空間營造的過程對好茶居民的意義為何？經此過程是否增加對禮納里家屋的認同？並藉由訪談內容中理解分析好茶人對禮納里家屋的認同程度，以及各年齡層居民對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參與度 和對禮納里的家屋的認同差異及原因，進而推論出好茶人在禮納里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家的認同之間存在的關連。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整理

- (1) 地方、地方感、地方認同之定義，關於家、部落的描述文獻。
- (2) 關於魯凱族好茶的信仰、文化、社會、生活方式、遷移脈絡等資料。
- (3) 新好茶資料蒐集：新好茶已於 2009 年莫拉克風災時全村掩埋，本論文寫作之關於新好茶的資料大多須仰賴過往文獻。
- (4) 舊好茶資料蒐集：舊好茶部落雖仍有少數族人居住，但已非三十多年前全村人在此生活之樣貌，石板屋多已傾毀，耕地獵場也都荒廢，需參考文獻資料幫助了解舊好茶部落的空間樣貌及生活型態。
- (5) 好茶空間資料蒐集：舊好茶、新好茶、禮納里的空間資料彙整比較，以利探究造成對「家」、「部落」不同認同的原因及背景。

(二) 田野調查

與好茶部落建立關係

- (1) 安置期的觀察陪伴建立與好茶部落的關係

筆者因在學課程之故，於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開始關注好茶村之遷村重建動態，並與同學每兩、三週前往隘寮安置所、好茶各教會、瑪家農場進行田野調查，

自發性的為即將遷入瑪家農場的三個部落辦跨部落報，並製做瑪家農場家屋模型、好茶部落地形模型，蒐集好茶村過往相片、地圖，與部落內的幹部、牧者、青年合作，舉辦相片展回顧過去以及認識未來部落的活動。後來更出席好茶遷建會議，為新部落的公共空間提出規畫方案與幹部、居民討論，直至好茶入住到瑪家農場（現稱禮納里）。為期一年半的課程讓筆者有機會較為長期的觀察到部落的空間、社會階級、生活樣態、族人的價值觀，同時也讓部落內的族人熟悉筆者的身分。

（2）走訪舊好茶

筆者曾於 2010 年初隨部落耆老邱爸實地走訪舊好茶部落，由耆老帶領參訪、體驗舊好茶的生活空間，聽耆老講述舊好茶的傳說、故事、生活模式、活動空間。此攀登舊好茶部落的經驗讓筆者親眼見到了山上的景物，有助於筆者了解舊好茶在好茶人心中的記憶、想像與認同，也讓筆者在與部落居民談及舊好茶時有更深入的討論。

觀察記錄禮納里好茶部落的空間

好茶村進住禮納里部落之後，於 2011 年八月豐年祭起，筆者不定期利用假日部落人比較多的時間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短暫的住在部落裡面，利用拍照、手繪、記錄文字，觀察居民的日常活動和使用空間的情形，並參與教會禮拜、朋友聚會、部落內的藝文發表活動等。同時因為好茶社區發展協會對過去筆者與同學們因課程提出的空間規畫方案有興趣，向台大城鄉基金會提出施作補助，台大城鄉基金會便又將執行該專案的工作交託予我。藉由協助基金會工作的職務，讓筆者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好茶部落的大小會議，藉此認識更多的朋友、長輩，方便日後的研究訪談。

田野訪談

單靠筆者個人觀點的調查紀錄只能針對空間樣貌描述分類，並不足以了解庭院空間改造的想法與認同，因而需藉由訪談來了解好茶居民對空間的真正想法。

過去與好茶相關之研究、文獻多是著重在特定人物的訪談、生活經驗，筆者

認為對象過與侷限，較無法呈現部落內部不同的觀點。故筆者多採隨機取樣訪談之方式，在部落內往返走動，隨機尋找願意受訪的居民，少數已認識的好茶人才用約訪的方式進行訪談。訪談時並無設定個別訪談，有時會有兩人一同受訪，或是其一為主要受訪者，另一人在旁聆聽，偶爾發表意見。訪談地點多為該受訪者所居的家屋庭院，一邊訪談一邊對照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模式。

(1) 預設研究對象類別

筆者雖然採用隨機抽樣的方式選擇訪談對象，但預設樣本內需含括各年齡層與傳統頭目、貴族、平民階級，以確保樣本多樣性，避免樣本過於偏頗不足以代表好茶村內普遍情況。最後取得樣本背景依社會階級與年齡層分類如下：

家戶身分	受訪人	家戶樣本數(雙拼戶且空間營造方式幾乎相同者視為同一樣本)
頭目、貴族	ROM01 (自我認同一半瑪家一半好茶人)、RYM02、RYM01、ROF01 與 HOF01 (一同接受訪談)、RMF01	4 戶
平民	CMF01、CMF02、CMM01、CMM02、CMF03 和 CMF04 雙拼戶兩位婦女、CYM01、CYM02	7 戶
殊榮者、藝匠、宗教身分者	HMM01 (祖父為國寶及雕刻師，本身為石板工匠，亦從事雕刻工作)、HMM02 (部落內跑最快的報信者)、HOF02 與 HYF01 (母女一同受訪)、HOM01 (基督長老教會長老)	4 戶
代碼說明： 家戶身分：R—頭目貴族 C—平民 H—殊榮者、藝匠、宗教身分者 年齡：O—六十歲以上 M—四十一歲未滿六十歲 Y—四十歲以下 性別：M—男 F—女 母體樣本數：好茶村 177 戶		

表 1-4：訪談家戶身分及樣本數統計。

受訪人年齡層	受訪人	年齡階層樣本數
六十歲以上	ROF01、HOF01、HOF02、ROM01、HOM01	5 人
四十一歲未滿六十歲	RMF01、CMF02、CMM01、CMF01、CMM02、 CMF03、CMF04、HMM01、HMM02	9 人
四十歲以下	RYM01、RYM02、CYM01、CYM02、HYF01	5 人
代碼說明： 家戶身分：R—頭目貴族 C—平民 H—殊榮者、藝匠、宗教身分者 年齡：O—六十歲以上 M—四十一歲未滿六十歲 Y—四十歲以下 性別：M—男 F—女		

表 1-5：訪談者年齡層及樣本數統計。

因好茶部落三十餘年來幾度遷村，不同年齡層的居民在不同的地方環境生活成長，對家、部落、文化的認知和認同也會有所差異，故筆者將訪談對象依照年齡層分類以便討論分析。除正式訪談外，田野調查過程中，筆者與居民閒聊之聽聞內容亦有引用作為研究參考。

(2) 訪談問題及記錄方式

訪談前先預擬欲詢問之內容，訪談時以類似閒聊的方式進行，記錄方式因筆者顧慮到居民的習慣及對筆者「平地外來者」身分的接納程度，大多採田野筆記輔以照相、速寫方式記錄，對筆者較熟悉或是習慣受訪之居民，筆者才使用錄音的方式輔助紀錄。訪談問題預擬時，先擬定共通問題，再依不同訪談者之身分、年齡、庭院空間作個別的詢問。通用訪談問題預擬如下：

受訪人背景	居住背景、生活經驗、階級身分
對環境的認同	◎喜歡、習慣這邊的環境嗎？和新舊好茶比較 ◎用哪個魯凱語詞彙稱呼現在的家屋？暫時或永久的居所？
庭院改造	◎庭院改造的方式是誰決定？受訪者的參與程度？ ◎改造構想、靈感、植物、誰施作、材料、施作方式 ◎是否因為懷念舊部落而仿造山上的空間、從山上帶植物下來種或從家鄉撿石板來放？ ◎家族身分、圖騰、故事在庭院中如何展現 ◎庭院空間改造後是否增加認同？是否更舒適？更喜歡？增加使用機率？

表 1-6：訪談問題預擬。

第二章 舊好茶到安置所的空間與社會

第一節 日治前傳統舊好茶的文化、空間脈絡

一、傳統遷徙脈絡

好茶部落，魯凱語 Kucapungane（古茶布安呢），有關好茶部落遷徙到 Kucapungane 的傳說，高業榮參考台灣總督府臨時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的研究，作了以下的描述：

「…相傳好茶部落的始祖普拉奴洋（puraruyan）是個孔武有力的獵人，約在距今 650 年前，從台東縣太麻里社至知本間的 rarando 山中腹突出轉彎處，名叫 Skipalhichi 的地方，帶著一隻雲豹溯太麻里河翻越叢山峻嶺來到霧頭山和北大武山（標高 3092 公尺）狩獵，他的雲豹在好茶的 dadaudaiwan 的 karusgan 地方不願離去，普拉奴洋這才發現好茶真是個風景優美，富於靈性的佳境。普拉奴洋便回到台東率領族人來此定居，再次向西越過高峰連綿的霧頭山的 manakual 茂密低矮叢林，下到 lumingan 台地（標高約 1800 公尺，意謂高山靜寂之所），部分族人留在此處居住，另約 5、6 戶約四十餘人來到好茶。」（高業榮，1986：201-203）

舊好茶可說是西魯凱文化的發源地，霧台鄉許多部落都是從舊好茶分支出去，黃世民在《雲報之鄉 隘寮群魯凱部落田野集》當中寫道：

「有一日，古茶布安的柏遜（Beseng）與古拉魯（Kulalu）兩兄弟，帶著他們的獵犬（也可能是雲豹），來到井步山下在今日霧台上方的拉魯古拉灣（Lalugulawan）一帶狩獵。工作終了，正整裝要返回部落時，那獵犬卻執意滯留原地，兄弟無奈，只得將牠置於該地之獵寮。兩兄弟回到部落，將此事告知父親，父親說：『那可能是個好所在，可以成為一個部落的地方』從此，霧台部落出現於魯凱歷史中。」（黃世民，2003：9）

而阿禮、神山也都是自舊好茶分支出去的部落，後來佳暮部落又從神山分出去。從這樣從台東太麻里遷徙到舊好茶，再從舊好茶分支初期他部落的遷徙脈絡顯示，在魯凱的傳統裡面，當原本的部落生活條件不足以滿足既有人口的生存需求時，族人便會去尋找適合生活的新居地。在舊好茶的歷史裡面也曾有過被排

灣族部落侵犯而逃回更早以前的部落 Lumingan，可見在從前的魯凱社會，遷徙是為了尋找更合適的居所，讓部落得以延續下去的行為。

二、傳統信仰與空間觀

好茶社魯凱人的傳統觀念中，人的生命是由祖靈轉世而來的，祖靈地 Parukuan 位於太陽出來的地方（茶埔岩山北側）。而人之死亡有自然死（好死）及山野意外死（兇死）兩類，前者稱為 Aruman，最後歸於祖靈地。後者稱為 Nalakac，常變成 Galale。指的是日常生活裡，經常可能在無意間看到你所不認識的，已經死亡之人的形象，此不認識之死者靈魂即為 Galale。由於大地萬物皆有神靈存在，因此可稱為一種泛靈信仰。（陳永龍，1992）

在好茶人的觀念裡，高的地方（也是東方）是好的、乾淨的，而低的地方則是較不好的、汙穢的，這除了和真實世界的社會關係（親東遠西之部落間關係）有關外，更也和其信仰觀念一致。（陳永龍，1992）

好茶人認為凡是右方的(Vanam)是好的、和善的、福氣的，而左或左方的(Vithi)是不好的、軟弱的、易怒的。除了左、右的對立觀念外，實際上還有上、下（高、低）；前、後；明、暗；內、外；中心、邊陲等和空間相關的對立觀念。在前、後的觀念上，好茶認為前是不隱藏的、坦白的，而後是晦婚不明的、不坦白的，因此又和明、暗的觀念有關。這些觀念也和好茶社會對男、女的觀點相連結。明亮、前方等是象徵男性的、集體的、共勞共享的，而後方的、暗的則屬於女性的、個體的。（陳永龍，1992）

三、傳統魯凱族的階級

魯凱族傳統的社會階級可分為以下幾種身分：

(1) 大頭目：魯凱語 yatavanan，是部落的大地主，擁有土地、獵區、河流。代表部落參與外社的公共事務。平日以收納賦稅為主。好茶部落有兩個大頭目家族，一為 Katankilang 家系，是剛遷徙至舊好茶時，幾戶人家所推選的頭目，從此為世襲頭目。Druluan 家族頭目為戰功頭目，祖先曾替好茶趕走敵人，好茶族人感念其英

勇功勞，遂立其為另一大頭目，擁有獵場、山徑。

(2) 貴族：包括小頭目 takiaki、貴族 kapecaclakan，為大頭目的近親。可以耕種土地不必納稅，也可以沿用貴族的名字。口語上，除了大頭目之外，村民多會尊稱小頭目、貴族為頭目。

(3) 長老：頭目和貴族為有效管理部落會另設部落長老協助管理，並舉行受封儀式讓部落認同。重要儀式與協調會議通常是長老代表貴族發言並主持會議，此外亦代表貴族與其他部落長老溝通及議婚。

(4) 士：為有特殊功績的平民或有特殊才能的族人，如雕刻匠、打鐵匠、長跑報信者。頭目會賜予他們某些權利如戴羽毛、有階級的頭冠。

(5) 平民：平民有向頭目納貢的義務，自己耕作收成的作物或是狩獵的肉品都必須將部分進貢給大頭目。

(6) 獵人：在傳統魯凱社會中，獵人捕獲到的獵物是部落內肉類蛋白質的重要來源，因此對部落的貢獻十分重要，獵人在補獲五頭成年公山豬之後始可配戴百合，所以出身平民但佩戴百合的獵人在部落內也會受到一定的尊敬。

在魯凱族的傳統中，只有頭目、貴族、雕刻家擁有雕刻物或在家屋雕刻的權力，且雕刻的圖騰樣式為頭目掌管，依照身分地位受予，不能誤用。但現今文化流變，雖然大致保持圖騰不能誤用的規範，相較從前已不那麼嚴謹，平民也能使用頭目專屬之外的圖騰和雕刻。以下是傳統上各種身分所能使用的圖紋。

頭目：熊鷹羽毛、陶壺、百步蛇、人頭紋、人形紋

獵人：百合

獵首者：人頭紋

四、傳統魯凱族的婚配與地位

傳統魯凱族的財產繼承為重男輕女，兒子的地位又以「先見到太陽的最大」，長子繼承階級、家屋及大部份的財產，分到么兒之時常有因財產不夠分而讓么兒入贅至有地位的女方家中。若家中無男丁，家產可由女兒繼承。

婚配也是改變社會地位的方式，魯凱族通常會階級內婚以確保社會地位，若雙方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分，則地位高者降級，地位低者提升。與比本身階級高的對象結婚可以提高自己的社會位階，但真正取得較高階級的是子女。

家名

魯凱族的傳統每戶均有家名，類似一個家族的姓氏，置於個人名字之後，長嗣以外則婚後分家、另立家名。家屋改建家名不變，除非完全絕嗣廢家。但現今魯凱好茶部落遷移離舊好茶之後，名字之後的家名通常是追溯至舊好茶的家屋。

五、舊好茶的自然環境

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舊好茶部落（魯凱語 kucapungane，音譯古茶布安）相傳是西魯凱文化的發源，舊好茶有六、七百年歷史，是好茶族人的舊居。舊好茶面對北大武山，在山腰之緩坡上，坡度約 40-45 度，高度在 900-1000 公尺左右，家屋沿著等高線闢築而成，方位多朝向東南方，陽光意味生命的來源，也是選擇較好的日照條件。

傳統舊好茶的生活倚靠山林，自給自足。族人在部落附近開墾適合耕作的土地種植小米、地瓜、芋頭等澱粉類作物為主食，也種植各種蔬果以補充生活所需。肉類蛋白質則需依靠獵人狩獵獲得獵物來取得，或是至臨近溪流捕撈魚類，另外也有小規模飼養雞、羊、豬。

六、舊好茶聚落

(一) 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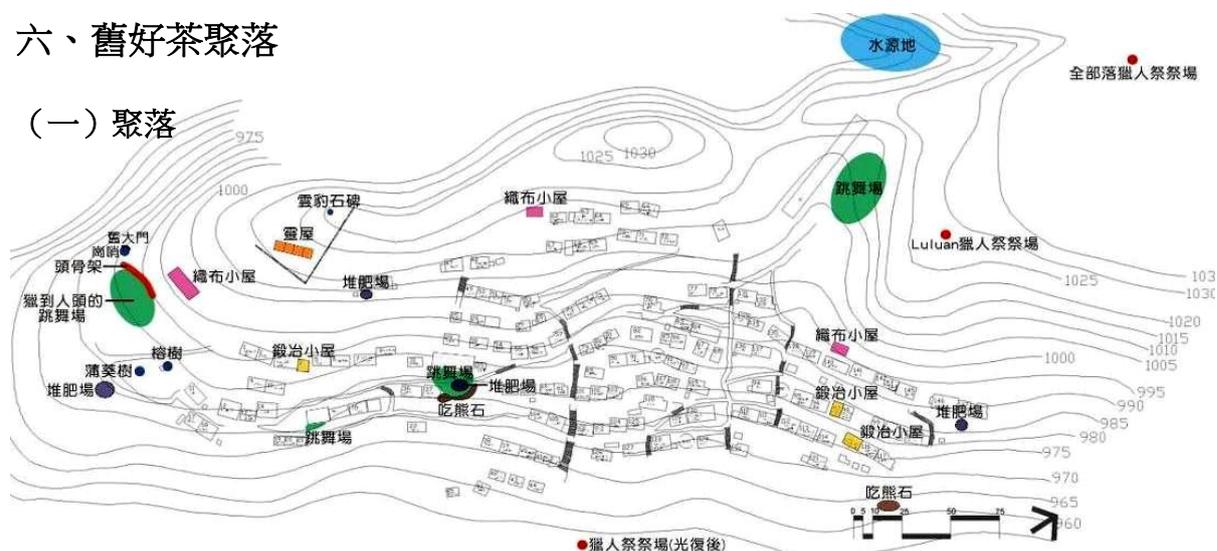


圖 2-1：好茶舊社平面圖。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具有公共性之空間散佈於聚落內，如吃熊石、頭骨架、靈屋、祭場、跳舞場、鍛冶小屋、織布小屋、堆肥場、公墓…等空間，空間之區位順應地勢環境、使用需求而設置，是較為有機、自然生成的空間模式。

(二) 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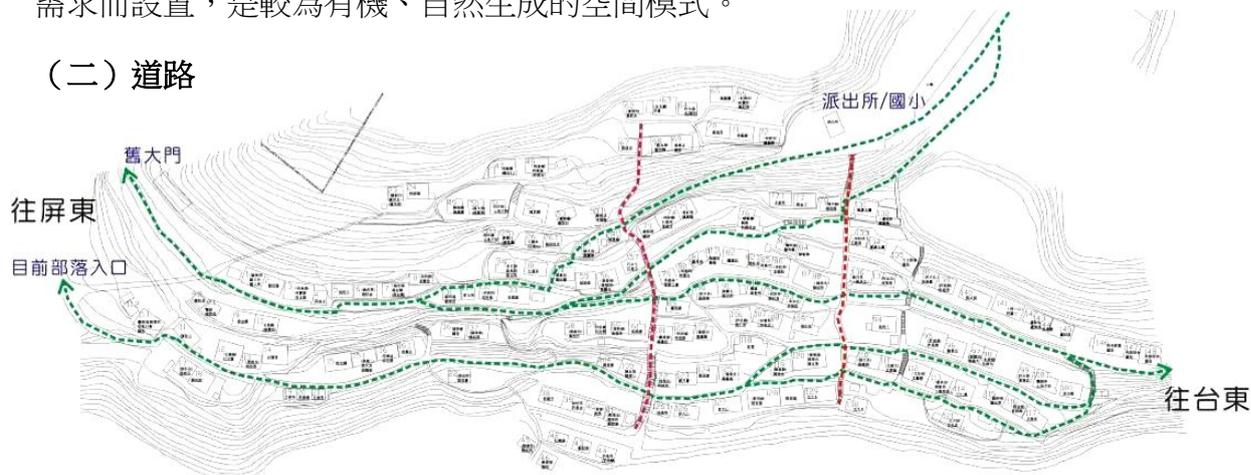


圖 2-2：舊好茶聚落內部主要幹道

圖片來源：好茶舊社石版屋群落及週邊環境調查暨修復規劃成果報告書

--- 強化行政中心的縱向石階
--- 昔日聚落主要人行幹道

舊好茶聚落以步行為主要交通方式，道路非以規劃方式劃設，是隨著部落之增長而變化，道路隨起伏變化之坡地地形彎曲劃設。結構上除

日治時期為強化行

政中心之二條縱軸外，道路間並無主次之分；居家前庭常成為穿越性之通路，形成一相當

特殊之動線。各戶之間以山牆

相鄰，屋坡面對庭院，聚落

內道路也隨家屋沿等高線關

築，約 2-6 戶之距離會有垂直等高線的道路以

連貫上下各層。

(三) 家屋

舊好茶的家屋分成主屋、前庭、附屬屋三個部分。



圖 2-3：舊好茶道路與前庭關係圖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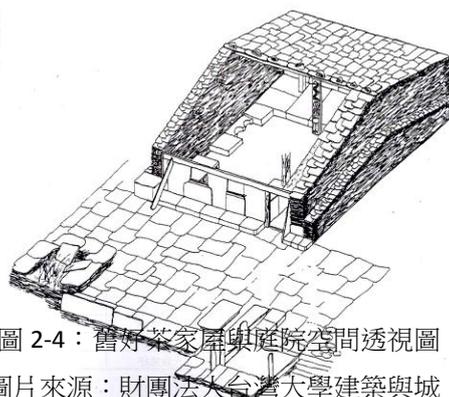


圖 2-4：舊好茶家屋與庭院空間透視圖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主屋在山腰沿等高線開挖，挖掘部分坡土往下方斜坡填高，使得家屋與前庭地面等高，在開挖後的筆直山壁以石板疊砌成石牆，為主屋後壁，家屋背面像是嵌在山坡裡。主屋兩側以石板疊砌成承重山牆，山牆上架木樑，以石板砌出前長後短之兩坡水屋頂，前坡（向陽坡）儘量壓低，正面開有門窗，各戶之間以山牆相鄰，屋坡面對庭院。主屋提供睡眠、煮食、社交、宗教與儲存等功能。

附屬屋主要為豬舍和廁所，日治前合一設於主屋的一側，於豬舍木樑上架石板而成廁所，人在上方排泄，豬養在下面。經日治統治者與國民政府干涉後，而與主屋分化，改置於家屋側邊空地或前庭前，雙坡水之豬舍以石板疊砌，後於聚落設公廁。

魯凱族的傳統中因為不忍死去的家屬曝屍荒野被野獸啃食，而有室內葬的習慣，魯凱語中的 baliu 就是指此生者、死者共同的家屋。室內葬的習俗一直到日治時期才設立公墓，改為將往生者埋在墓地。也因為家屋底下仍然住著自己的祖先，好茶人儘管經過幾波遷徙，老人家對舊好茶的家屋還是會有濃厚的情感。

（四）前庭

舊好茶石版屋外的前庭空間同時也是部落的道路，或者說前庭緊鄰著道路且無明顯界線，是相連通的區塊。前庭的地面皆鋪石板，前庭邊緣靠近山坡處往往會設置石板疊砌的座台、桌椅，或加上頂蓋成為涼亭。傳統上，以植樹作為前庭活動的自然遮蔭，有些家屋前庭植有大樹，結合樹下空間的座台或石桌成為休憩空間，也會在自家前庭周圍種些觀賞植物或果樹，如櫻花、香蕉、蕨類、百合...等。好茶人常在此空間炊煮、飲食、社交、編織、洗曬，族人在部落裡活動行走時，自然的會和前庭裡休憩或勞動的人們招呼問候，



圖 2-5：舊好茶尚有人居的家戶
照片提供：黃舒楸



圖 2-6：舊好茶的前庭空間

或是停下腳步加入前庭空間的活動。

舊好茶大頭目家的前庭空間特別寬敞，並且有從前與祖靈溝通、垂掛敵首的立石。大頭目家的前庭是部落內的小型跳舞場，據柯光輝大頭目口述，當時在舊好茶的家屋前庭可容納一百人圍成兩三圈跳舞唱歌，是舊好茶部落內的小型跳舞場，也是族人聚集討論部落事務的地方。



圖 2-7：李瑞珍家屋
照片提供：陳信成

(五) 植栽

筆者將舊好茶部落及附近現存或曾經存在的常見植物、特殊植物分成可食用、喬木、灌木、草本、蕨類五種，整理出下表：

	舊好茶部落及其附近常見或特殊之植物
喬木	紅欒木、蒲葵樹、榕樹、金鳳花、樟樹、相思樹、油桐樹、櫻花、
灌木	茉莉、夾竹桃
草本	百合、萬壽菊、刺茄、假酸漿、月桃、杜鵑、孤挺花、蘭花
蕨類	筆筒樹、羊齒蕨、山蘇
食用作物	小米、芋頭、地瓜、樹豆、玉米、蔬菜、九層塔、紅藜、南瓜、檳榔、龍眼、芒果、咖啡、柳丁、香蕉、木瓜

表 2-1：舊好茶部落及其附近常見或特殊之植物

其中，灌木、草本、蕨類植物（筆筒樹除外）株型較小，多種植於家屋與庭院四周。萬壽菊、刺茄、羊齒蕨、金鳳花是魯凱傳統頭冠裝飾之材料，百合更是魯凱族男子英勇，女子貞潔之象徵。月桃是魯凱族編織月桃席的材料，假酸漿葉可以用來包傳統食物吉拿富，龍眼、芒果、咖啡、木瓜、柳丁和香蕉則是山上常見的果樹。

榕樹是魯凱族傳統上人丁興旺的象徵，從前舊好茶入口有野生的榕樹。蒲葵

樹因為其高度及樹形特徵，曾是舊好茶部落之明顯地標。另外，好茶人都知道在舊好茶外圍有一棵紅欖木，是舊好茶通往西方的中途休息站，是從前出草的集合地，是迎接客人急送別的地點，也是思念在遙遠對山的情人，傳達感情的地方，因而欖木也成了對好茶人有特殊意義的植物。

第二節 日治時期之後舊好茶空間與社會的改變

一、日治時期舊好茶空間與社會的變遷

日本政府利用優勢的武力資源控管台灣住民，魯凱族好茶部落也在其設置駐在所之後成為日警管制之區域，原本魯凱族傳統由頭目擁有的資源、長老協治理部落的制度面臨嚴重的衝擊，部落的空間也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產生改變，不僅如此，日人更透過教育將其思想逐漸滲透，以利更加全面的控制原住民。

(1) 設立教育所、駐在所

1928年日人在舊好茶設立教育所，1929年設立駐在所，外來勢力開始進入好茶。

(2) 禁止頭目收取貢賦

日本政府實施了一連串土地國有及農耕民化措施，認為頭目不應坐享其成，鼓吹族人不要向頭目繳納貢賦。從此頭目家的經濟基礎大受打擊，而其家系成員們又因不習慣農耕事宜，因而不得不廉價地轉讓土地來交換所需食糧。曾經只要用幾隻豬和幾匹山地的織布，就可以換到一塊耕地，所以有能力擁有自己耕地的平民就漸漸增多。只有一些較貧窮，無法得到自家耕地的家庭，還繼續納繳租賦，這類人約是社民總數近三分之一的數量（許功明，1991：39-40）。此結果造成耕地使用權分散於平民手中，私有化且可繼承，加強了家庭和私有財的觀念，使貴族頭目家系也必須耕作，傳統頭目貴族的權力地位受到衝擊。

(3) 禁獵首、室內葬

日本政府嚴禁魯凱族傳統的獵首與室內葬，與獵首相關的祭儀、地點及部落的防禦設施（傳統崗哨、頭骨架、獵到人頭的跳舞場）皆失去功能和意義，部落西邊也出現墓場。從此好茶人習慣將過世族人安葬在墓地裡，家屋與祖先的軀骨分離。

日本政權實施了一連串土地國有及農耕民化措施，對好茶的社會文化造成極大的衝擊，不僅傳統的階層制度逐漸瓦解，衝擊了頭目貴族的權威，社會經濟也漸漸和外界產生更多的連結，族人始有土地私有概念，傳統的風俗民情也有相當程度的改變。

二、光復初期舊好茶空間與社會的變遷

國民政府在日人奠定的基礎上接手控管原住民族，包括好茶部落，除了國家行政力量介入之外，市場經濟也在光復後影響了好茶部落的經濟、社會和價值觀，並促使好茶人從舊好茶遷村到新好茶。

（1）界定行政範圍，指定頭目為村長

國民政府編訂個村山地保留地供原住民租用，土地同日治時期為國有。界定村域，形式投票通過頭目擔任村長，方便執行政令。此舉乃是藉著賦予頭目村長職位，實則要貫徹國家政策在部落內推行的手段。

（2）土地測量

土地測量確定了使用權私有化，各家戶擁有自家屋、私人田地的土地使用權，取代了傳統上土地為頭目所有的觀念，也使得傳統頭目貴族制度和土地、山林資源的實質權力關係被架空。

（3）信仰空間改變

經過日治時期及國民政府的移風易俗政策，傳統祭儀不斷減化式微，傳統祭儀空間也失去意義，取而代之的是外來宗教信仰，1965年時在舊好茶已出現長老教會、循理會、安息日會教堂。基督教不僅衝擊了傳統祖靈信仰，由於其教義人人平等，也衝擊到傳統的階級制度。

（4）市場經濟

1970年代，市場經濟已在好茶成型，平地物資不斷輸入好茶。在引入塑膠水管後，原本必須在水源地發生的活動轉變成在私人家戶就可進行，好茶人使用空間的私密性、個體化逐漸加強，連帶減少婦女公共互動的機會，傾向更家庭化、以家庭

為核心的生活。

終戰之後，國民政府推行的「山地平地化」措施導致部落更加依賴外界，逐漸失去自給自足的能力。國民政府初期，因對外交通不便且耕地不足，部落居民就不斷地外移。從 1950 年代初期至 1960 年代，年輕人紛至都市工作、婚後往往舉家搬遷至平地，至 1970 年代陸續遷走了一百多戶，使得好茶部落不得不面對遷離舊好茶的宿命。而這些自日治時期之後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也影響著接下來好茶部落遷至新好茶之後的空間表現。

第三節 新好茶的空間與社會

市場經濟在好茶在耕地不足、消費欲提升的狀況下使得人口外移加劇，長嗣之外的餘嗣紛紛外出工作，青壯年人口外流，村民擔心此趨勢長期下來會使部落解體，因此在 1974 年的村民大會中投票決議遷村，為交通、醫療、就業、教育及各項生活機能便利之考量，並在屏東縣政府及世界展望會的輔導下，1977 至 1979 年間好茶部落全村居民從海拔一千公尺的舊好茶搬遷至海拔約兩百三十公尺，位於南隘寮溪之河階台地，由縣政府規劃、興建的新好茶部落。

一、新好茶部落自然環境

新好茶背山面水座落在山谷間南隘寮溪北側的河階台地，地勢平坦，約傾斜十度，面向西南，因海拔僅兩百三十公尺，氣候已與平地相差不大，唯自然環境依山傍水，附近也有古道通往山上，在部落的居民生活相較平地簡樸自然。村落範圍獨立，四周是河流與山脈，距離最近的村庄水門尚有十一公里路程。

二、新好茶部落空間

(一) 聚落

新好茶為世界展望會協助規劃興建，背山面水棋盤狀規劃，各戶建地大小均等，排列較為整齊。公共性設施集中設置於主要道路與入口處，並增設停車場、公廁、民宿、烤肉區、游泳池…等服務性設施空間，以便對外發展之文化、觀光

產業。聚落住宅區塊除宗教設施外，並無可設置公共性空間之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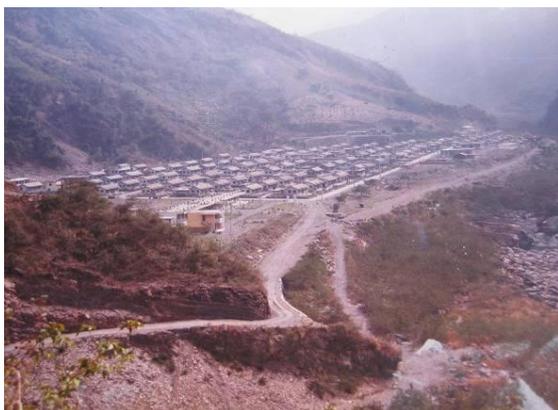


圖 2-9：新好茶部落 1979 年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杜冬振



圖 2-10：新好茶部落 2005 年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杜睿賢



圖 2-11：新好茶部落平面

圖片來源：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二) 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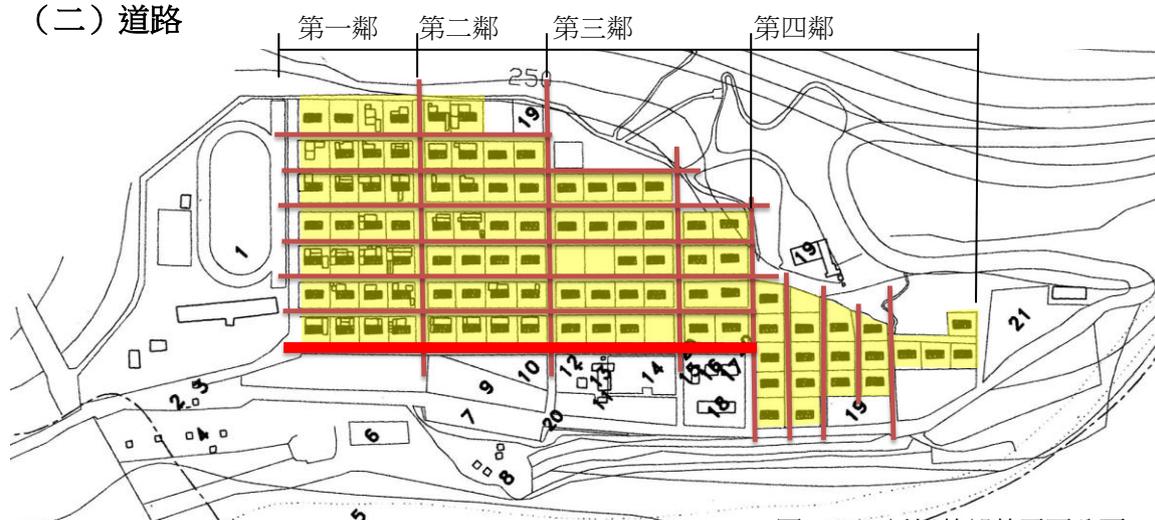


圖 2-12：新好茶部落平面分區

圖片來源：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新好茶聚落分為四鄰，1至3鄰每鄰為橫向配置方式，每家戶前後臨4公尺巷道（行政巷寬約7公尺），以四戶為一段，兩側設六公尺垂直巷弄，南北向配置4至7排房舍。第四鄰改以垂直向配置，每家戶左右側鄰4公尺巷道，以二至四戶為一段，配置8排房舍。

道路系統採棋盤式之配置方式，以車行為主要考量，家戶前後皆有馬路連接，除便利性外，其亦形成聚落非僅以左右橫向之前庭串連活動，各家戶同時可與前後家戶互動，形成不錯的社區關係。

（三）家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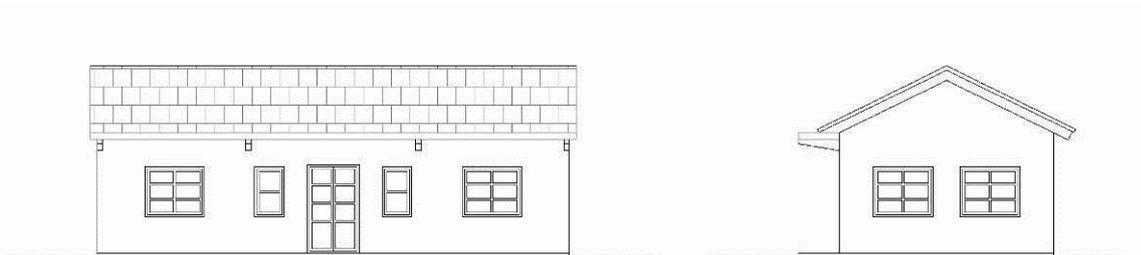


圖 2-13：新好茶家屋立面

圖片來源：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新好茶的家屋每戶約80坪土地，12、14、16坪的三開間住宅，其構造為磚造二坡水瓦屋頂，建於各戶土地中央，呈東西向長條型配置，房舍長約10公尺、深約4~4.5公尺，家屋前簷有90公分的前廊。

村內房屋經過30幾年使用，大部份經過增改建，增建方式如下圖所示：



圖 2-14：新好茶家屋增建示意

圖片來源：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新好茶家屋改建幅度依家庭需求與經濟能力而不同，約略可分為四種模式：

(1) 維持原有建築，僅進行建築修繕或戶外空間稍做整理



圖 2-15：新好茶家屋（一）

圖片來源：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2) 保留原有建築架構，並往後方或左、右側加建，或增建二樓



圖 2-16：新好茶家屋（二）

圖片來源：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3) 原有建築拆除，重新建造一層或二層樓之住宅



圖 2-17：新好茶家屋（三）

圖片來源：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4) 因分戶或買賣，將原有建築拆除，重新建造兩棟住宅，或以既有架構增建但分為兩戶。



圖 2-18：新好茶家屋（四）

圖片來源：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四) 庭院

到了新好茶，各家戶佔地均等且有明顯界線，庭院與道路已明顯區隔，各戶庭院也不再相通，土地私有化的概念逐漸或多或少存在好茶人心中，居民會在庭院空間的四周築矮籬，庭院和道路割離，不再具有穿越通道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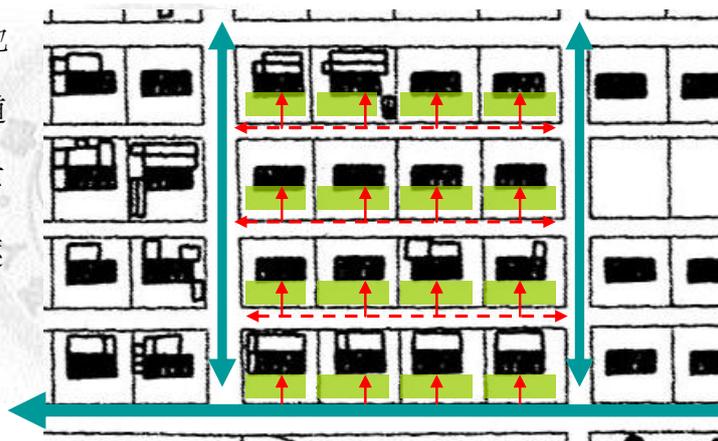


圖 2-19：新好茶家屋庭院與道路關係圖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儘管在新好茶的庭院已與公共道路分割，但庭院和庭院間、道路間的介面多運用矮石牆、植栽、矮籬...等阻隔動線卻保留視覺穿透的方式作為分野，庭院裡的活動也多延續舊好茶的前庭使用方式。好茶居民仍會在庭院裡洗曬、編織、炊煮、飲食，庭院依舊是三五好友社交的場合。



圖 2-20：新好茶家屋庭院

圖片來源：霧台鄉公所/杜初雄

房屋的前庭大部分鋪設石板外，其餘材質以使用水泥鋪面較多。前庭為交誼、休閒、工作的場域，使用活動如拜訪閒聊、休憩、編織、曬農作等。主要組成元素有圍牆、出入口、石板座椅、景觀植栽、洗曬空間、儲藏工作空間等。新好茶家屋圍牆多以石版砌築，或是水泥矮牆、綠籬等形式，多結合植栽、圖騰、石板鑲嵌、拼貼、雕刻、彩繪來突顯家戶特色。圍牆內常會設置低矮的石板椅座，結合圍牆設置於內側，左、右兩個角落會結合大樹或棚架，並類似舊好茶前庭空間的配置，結合石板桌與或設置坐台，成為聊天休憩的空間。



圖 2-21：新好茶家屋庭院休憩空間

圖片來源：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傳統上，建築裝飾在魯凱族屬於頭目家族專屬的權力，平民沒有資格雕刻、放置圖騰。但在新好茶時期，家屋的裝飾權已從頭目貴族階級普及到一般平民，好茶人紛紛在圍牆、矮籬、家屋正立面上利用、彩繪、雕刻等方式去表現自己家族的故事和身分，各家戶的牆面、庭院的裝飾表現比舊好茶豐富許多。

新好茶村內可見到的裝飾圖案有家屋名牌、菱形、甕形、百步蛇、燕子、蝴蝶、鹿、雲，以及傳統人像、人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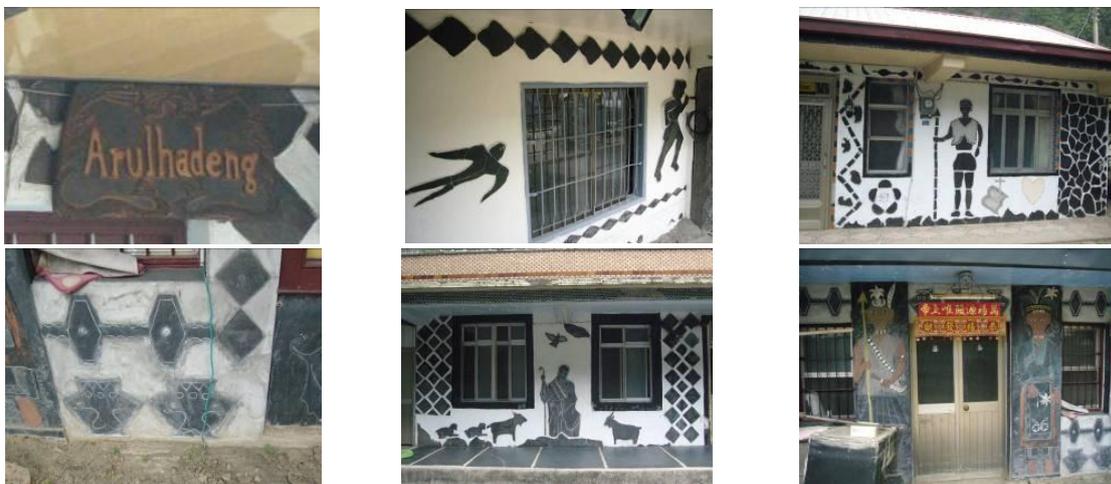


圖 2-22：新好茶家屋裝飾（一） 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圖形之外，新好茶家屋牆面有許多石板雕刻繪畫，多傳統生活的表現、家族身分故事、對於發源地或早期居住地的懷念、宗教意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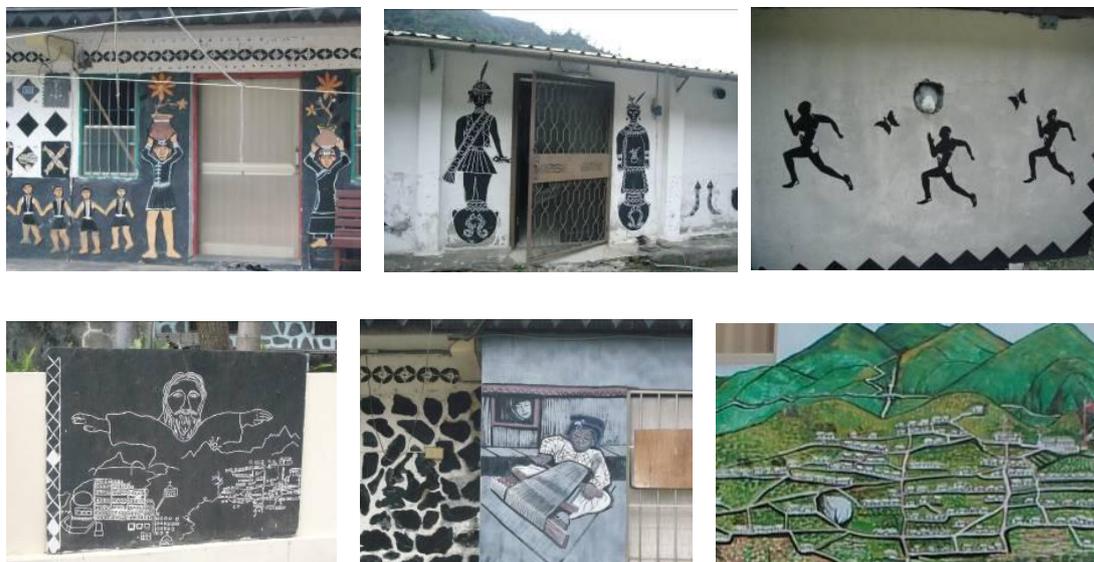


圖 2-23：新好茶家屋裝飾（二）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有些家屋的簷桁、門框、立柱等部份則有木雕裝飾。



圖 2-24：新好茶家屋裝飾（三）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圖 2-25：新好茶家屋裝飾（四）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也有外來較新的材質應用於圖騰上，如以壓克力板標示家族名，FRP 材質的動物浮雕，磁磚拼花、牆面彩繪等等。



圖 2-26：新好茶家屋裝飾（五）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五）植物

移居到新好茶之後因為和平地接近許多，筆者瀏覽新好茶的相片發現新好茶也種了平地常見的景觀植物，如萬年青、變葉木等。其他在舊好茶常見的植物像是茉莉、百合、萬壽菊、刺茄、假酸漿、月桃、杜鵑、孤挺花、蘭花、筆筒樹、羊齒蕨、山蘇.....等也都常見於新好茶的庭院空間，一棵代表部落興盛的大榕樹生長在新好茶的長壽俱樂部（老人聚會所）旁。另外常見可供食用的植物與作物有：小米、芋頭、地瓜、樹豆、玉米、蔬菜、九層塔、紅藜、南瓜、檳榔、龍眼、芒果、香蕉、木瓜.....等，有些種在田裡，有些果樹種在庭院或是部落周遭，尤其芒果樹、檳榔樹在新好茶隨處可見。

三、新好茶時期的部落社會概況及對空間的影響

在新好茶的這段時期，部落的社會變遷轉變，脫離了深山傳統仰賴自然自給

自足的生活，住進水泥房、柏油路的社區，年輕人不斷的外出工作，僅節慶假日回到部落做禮拜、探望家人，新好茶平日只剩老弱婦孺，成了假日部落。

村長、鄉長、鄉代、社區發展協會等行政體系的設立鞏固，外來宗教信仰也自成勢力，這些勢力有別於傳統魯凱族的階級制度，透過民主投票選出的頭人（就算是平民出身），教會裡的牧者、長老、幹部們，分別握有不同的資源、勢力或是社會聲望，對傳統部落中的階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加上土地國有、私有，無需繳納貢賦，部落族人也已脫離自給自足的生活去外地工作累積財富，頭目與貴族的傳統實質權力已幾乎被架空。

新好茶的家屋庭院空間因為經濟、社會的改變，與舊好茶產生了很大的差異，筆者整理如下：

（1）交通工具改變，前庭私有化與道路切分開來

舊好茶的前庭也是可供族人通行的路徑，而新好茶則是以車行為主的棋盤式規畫，家屋庭院與柏油路正式切分開來，同時也更加強了空間私有的概念。

（2）公共空間、設施

部落的傳統公共空間已被活動中心、小學、村辦公室等現代平地化的空間取代。

（3）各家屋外觀大量使用雕刻、圖騰

雖然一般平民還是會避免使用百步蛇、陶壺、人頭紋等宣示頭目階級的紋樣，但相較於舊好茶幾乎只有兩大頭目有家屋裝飾權的狀況，新好茶的家屋裝飾豐富許多，很多家戶都在家屋牆面上彩繪、雕刻、拼貼，敘述家族歷史，彰顯自家特色。筆者認為此現象也是頭目貴族勢力消弱而產生的文化流變。

（4）分戶、改建

新好茶部落在三十多年前規畫的時候已設定好戶數，但居民歷經三十年的時間在此繁衍、分戶，空間上無法像在舊好茶自然拓展，到新的地方另立家屋，因而多是在庭院空間加蓋，或是增高原本建物的量體變成二層樓。歷經三十年的新好茶已有多戶重蓋，呈現多種家屋樣貌，有的也類似平地透天厝的蓋法，建材方面也

變得多元，除了磚瓦水泥和石板，亦引進了平地常用的建材如鋼架、鐵皮、外來石材、磁磚、洗石子.....等。

第四節 隘寮安置所的過渡空間與使用

2007年八月的聖帕颱風後帶來的豪雨，好茶村受土石流侵襲，居民被迫撤離新好茶的家園，暫時居住於隘寮安置所，部分房屋被掩埋的居民在此住下，其餘居民在風災後返家。莫拉克風災過後，好茶村被土石流掩埋滅村，在遷入瑪家農場之前，經濟弱勢或老邁的居民亦被安置於此。

一、隘寮安置所週遭環境與內部空間

(一) 區位

隘寮安置所為廢棄營區加以隔間的臨時安置場所，位於屏東縣麟洛鄉，地處平原，週遭是農地與小聚落。



圖 1-1：地緣關係圖。好茶人從舊好茶到新好茶，再從新好茶被安置到隘寮安置中心，最終住進瑪家農場。



圖 2-27：隘寮營區空照圖 圖片來源：Google 底圖，吳青珊加以標註。

(二) 安置所的空間配置

安置所的建築物均為軍營建築加以利用，A、B、C、D、F、G 棟皆有分配住戶，在世界展望會的協助下，搭建了一些廊道，增加居民的使用空間。公共浴廁獨立於居住單元外，除 A、B 兩棟有廊道連通浴廁，其餘居民皆須經過戶外才能如廁、盥洗。除了居住和浴廁空間，為了讓行政單位、部落團體在安置期間依然能正常運作，營區內也有些空間提撥給社區發展協會、教會、好茶遷建會、課輔教室、村辦公室、育樂教室、公共廚房使用。



圖 2-28：隘寮營區配置圖 圖片繪製：吳青珊



圖 2-29：長老教會，亦做為部落內大型集會所。



圖 2-30：長老教會外遮棚，聚會或平日休憩使用。

營區內外閒置的空地多被族人加以耕種，成為零星耕地。「這邊（營區內部）的地都是大家自己整理的，先種東西的人先贏，勤勞的人地就大塊。」好茶青年 CYM03 說著。營區內部有許多菜圃、花圃、小米田、紅藜田，都是被安置在這的中、老年居民整理耕種的，他們大部分多是在自家房間外緊鄰的空地小面積種植作物，用網子、木條、木樁、石塊、磚塊、繩索、小圍籬...等劃定彼此的種植範圍。營區西南側另有縣府承租的田地供好茶人於安置期間種作。



圖 2-31、圖 2-32：營區內族人自行整理的耕作地。

（三）居住單元

隘寮營區為廢棄軍營，外牆為 RC 柱結合磚牆外覆水泥，屋頂是鐵皮加以簡易革熱。屏東縣政府將原來的營房用木板隔成數間三坪半的小隔間，一間房間即為一戶之居住單元，室內空間十分狹窄，雖然有世界展望會搭建的兩披可做為置物、交誼空間，許多住在安置所的住戶都還是另外在營區建築物外另外搭建臨時建物以增加使用空間。生活單元的機能配套不足，戶外供水、曬衣，乃至浴廁設施...等，皆有待改善，建築物內外遇雨還會淹水，生活條件極差。



圖 2-33：安置所內的家戶隔間。



圖 2-34：居住空間外的廊道，如同庭院般使用。

(四) 轉變的庭院空間

由本章前三節可知庭院空間在魯凱好茶族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空間元素，庭院空間伴隨著許多生活習慣，也是族人活動的重要場域。在隘寮安置所中繼安置的期間，在條件十分有限的營區內，簡易的營造營區內外空間，勉為支持日常生活所需。

世界展望會在營房建築外加蓋的鐵皮廊道也被居民們充分的使用，由於廊道寬敞約有三米寬，居民會把房間內放不下的物品拿到走廊上擺，包括洗衣機、炊煮用具、桌椅、置物櫃...等，大家也都會利用這個空間聊天、吃東西、編織、晾衣服...等，並沿著走廊外側栽種植栽或可實用之植物，如：木瓜、紅藜，並將機車靠著走廊停靠，亦會在此空間洗曬、編織、炊煮、飲食。

圖 2-35：半戶外的鐵皮雨披空間。多作為洗曬、置物、休憩、交誼的空間。



許多房間外用鐵皮和木板緊靠著住戶搭建了簡易廚房、浴室、儲藏室，自行接水、盥洗、生火炊煮、堆放木柴甚至圈養豬犬，和舊好茶、新好茶在屋外搭建的附屬建築有異曲同工之妙。沒另外搭蓋建築物的住戶也會善於利用原有的植栽搭上竹竿曬衣。由這些空間使用的方式和型態看來，空間形式雖然轉變，但家屋外部空間使用行為與新、舊好茶的庭院多有雷同。



圖 2-36：好茶族人在隘寮安置所營房外搭建的簡易附屬建築。

第五節 小結

回顧舊好茶到新好茶及隘寮安置所的空間和社會變遷有助於理解魯凱好茶部落的傳統文化面臨社會變遷對傳統階級社會的衝擊以及在空間上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對禮納里新部落的認同，筆者將前面幾節所提及之重大影響整理如下：

一、頭目貴族之地位與權力式微

日人將土地、林產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之後，魯凱族傳統由頭目擁有的資源、長老協助治理部落的制度面臨嚴重的衝擊，緊接著頭目也失去收取平民貢賦的權力，土地私有化且可交易繼承之後，國家行政權介入、基督宗教傳入，好茶部落傳統頭目貴族於現今社會幾乎無實質政權及自然資源所有權。

二、社會變遷與遷徙致使部落、家屋、庭院空間改變

（一）家屋空間不再生死與共

從日治時期禁止室內葬之後，家屋就與死去的祖先軀體分離，舊好茶部落於日治之後始有墓地，新好茶部落亦有墓地，家屋已經不再是生死與共的空間。

（二）現代公共空間取代傳統集會空間

而在日本政府、國民政府移風易俗的教化下，頭目的地位式微，部落會議不再是於頭目家前庭舉行，傳統的公共空間也一一被現代化的小學、活動中心、村辦公室所取代。

（三）居住空間現代化、規格化

（1）受平地社會影響，家戶空間脫離傳統樣貌

遷村到新好茶之後，市場經濟與平地社會價值觀影響更大，居住的空間環境也從傳統倚靠山坡建造的石板屋變成平地化、現代化的樣貌，。

（2）頭目貴族特權式微，家戶空間規格化，家屋裝飾權普及

頭目貴族的權力已無法和傳統時期相比，新好茶的家屋大小統一規格，原本只有頭目才擁有的家屋裝飾權也普及各家戶，只要有經濟能力，有想法，就能利

用拼貼、彩繪、雕刻等方式展現各家戶的家族身分、歷史故事來美化自己的家屋和庭院空間。

(3) 財產私有，傳統「庭院亦供人行」的共用空間形式劃分出公、私領域

於新好茶時期，空間、財產私有的概念已深植，居民很自然的沿著庭院和道路的邊界，利用植栽、矮牆、椅座等元素去圍塑自家庭院，使得舊好茶前庭也供人行走的空間特性消失。唯在隘寮安置所期間，曾短暫出現過半戶外雨披亦做為家戶延伸空間（類似庭院之使用行為）的空間現象，筆者認為是因為兩批乃屬公共廊道，各家戶又有強烈之空間使用需求而產生之空間使用型態。

(四) 部落離散及安置所的空間經驗使居民較易接受禮納里的環境

由於部落居民受災離散長達三年，隘寮安置所的空間極為惡劣，使得許多好茶居民提到居住環境及認同時，會將禮納里的環境與部落離散、臨時安置時的經驗做比較，因而認為禮納里的環境很好，並樂於接受、習慣。

這些社會與空間的變遷相互作用，持續影想好茶人對空間的概念，也影響到接下來本研究探討的禮納里好茶部落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與家園認同。

三、家屋外部空間的重要性

回顧舊好茶與新好茶乃至隘寮安置所的空間，不難發現在好茶人的生活與家屋外部空間有密切的互動，即便家屋的空間樣態改變了，甚至是在臨時安置的隘寮安置所都可以看到他們依舊習慣在家戶、家屋空間外部從事交誼、勞動等活動，並且將家屋外部空間打造成較符合好茶人生活習慣的模式，這樣的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在好茶部落遷至禮納里之後再度發生。

好茶部落隨著空間社會的變遷，傳統的魯凱文化受到許多衝擊，如此衝擊除了使得文化變異，也會促使族人們的文化危機感而使他們有動機彰顯屬於自己的文化，尤其接下來搬遷到排灣族的傳統領域內，周遭都是排灣族部落，文化危機感更加強烈，而家戶空間當中最容易被外人察覺的便是家屋外部空間，自然而然的成為彰顯自身文化的場域。

從傳統魯凱家屋的前庭到新好茶的家屋外部空間，我們已經看到一次明顯的家屋外部空間變異，家屋裝飾權普及、舊好茶前庭供人行走的空間特性消失，好茶人到禮納里之後又會如何營造新的家屋外部空間即是下一章筆者探討的核心重點。



第三章 好茶人在禮納里的家屋外部空間營造

第一節 好茶居民在禮納里營造空間的背景

一、好茶居民和禮納里建立關係的過程

(一) 遷村選址

現今的禮納里原稱瑪家農場，瑪家農場為台糖屬地，隸屬屏東縣瑪家鄉，在八八風災重建之前是一塊長滿雜草和相思樹的荒地，更早以前是排灣族瑪家部落的傳統領域，相傳曾住有幾戶排灣族的祖先。

屏東縣霧台鄉是西魯凱族群的大本營，其中又以好茶部落歷史最為悠久，舊好茶被視為西魯凱文化的發源地。三十多年前好茶人從文化發源地舊好茶遷村到新好茶，新好茶已屬好茶部落傳統領域之邊界，再往外就是平地人、排灣族的勢力範圍。2007年聖帕颱風帶走了新好茶四位老人家的生命並使部份家屋被土石掩埋之後，好茶村開始尋找遷村的地點。好茶村遷建委員會在2009年初成立，極力爭取遷村至瑪家農場，並委託台大城鄉基金會規劃新的部落配置，4月20日完成遷村計畫書，7月14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發文表示同意通過好茶遷村案的決議。遷村案通過的兩個星期後，就遇到八八風災。已退任的遷建會長陳再輝也表示：

「當時八八風災的情況因為災民變多了，所以雖然好茶單獨遷村案已經通過，卻忽然就被納入八八重建的條例中，談好的單獨遷村不算數，而必須與其他的災民共同遷村，土地的使用與族群完整性也與單獨遷村案差異很大。」(轉引自柯亞璇，2011)

2009年十月份的時候，莫拉克風災剛過兩個月，瑪家農場重建案正處於瑪家、北葉、大社、好茶四個部落協調土地的階段，且部落間有所爭執。筆者當時初次訪談好茶部落青年們時提出疑問：「瑪家農場是排灣族的傳統領域，好茶是魯凱族的，你們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青年M半開玩笑的回答：「現在是法治社會，

政府機關決策，誰還管什麼傳統領域對不對？」但說完隨即心虛的笑了笑。青年 L 補充說明：「現代依法來說不考慮傳統領域，依法能進去的只有好茶、大社。」青年們表示，他們只想要快點有個安全的部落，不排斥永久屋，蓋完之後再來想文化的問題，會希望遷村到瑪家農場是因為距離原本新好茶很近，也是在靠山的地方，感覺沒有離開山上，並且可以結合鄰近的原住民文化園區發展觀光，地質安全，離市區約半小時車程方便工作通勤。同樣的問題在當時問老人家卻得到不同的答案，有人說遷到瑪家農場根本就像是魯凱人贅到排灣，但也有人覺得跟排灣族住在一起總比跟漢人住還好。頭目柯光輝指出，瑪家農場自然條件不佳，風大雨大，日曬整天又處落雷區，不是良好的遷村地，他也擔心遷村到瑪家農場和其他排灣族部落一同生活會有文化被同化的問題。

好茶和鄰近的排灣族部落在從前的關係是十分緊張的，甚至到了現在還能指出排灣族哪幾戶人家的祖父出草過好茶部落裡哪幾戶人家祖先的人頭。從前因為地盤、資源的競爭而有過戰事的故事，還口耳相傳，不過到了現代，族群間已不完全對立，近數十年「魯、排」（當然如果是排灣族就會說是「排、魯」）已有不少人通婚，年輕一輩的也會結交排灣族朋友，但為了協調瑪家農場的土地分配，好茶是唯一遷到排灣族「勢力範圍」的魯凱族部落，和幾個部落的關係在莫拉克風災之後為了替自己爭取遷村居住的土地又稍稍緊張了起來。

莫拉克風災後的遷村過程中，筆者發現了好茶人對於遷村到瑪家農場的心態是矛盾的。他們知道他們會因此搬離霧台鄉這個魯凱文化圈，不是好茶也不是魯凱的土地，知道會跟不同文化的排灣族部落比鄰而居，知道政府給的條件有太多限制和問題存在，但是因為從 2007 年聖帕風災之後耗在遷村案的時間太久，族人四散，經濟能力有限的老弱族人生活在條件極差的隘寮安置所兩、三年的期間，苦不堪言。因此對好茶人來說，即便瑪家農場也許不是最理想的遷村地，大概也是當時能最快讓好茶擁有一個安全部落的解法。已經忍受好多年颱風來就要撤離新好茶的族人，又遇到 2009 年莫拉克風災滅村無家可歸的當下，「不是好茶、魯凱

的傳統領域」這種對土地認同的議題，雖然是個潛在的問題，但可能就不見得是最迫切的了，因為當時的局勢幾乎已經沒有更好的選擇。

（二）讓好茶人相信禮納里是安居好地方的故事

本研究的架構當中即預設好茶人認同禮納里是以後要長久居住的家才引發他們努力營造空間的動機，禮納里的新部落除了現實條件較舊好茶、新好茶便利許多，在搬遷到禮納里之前與之後都發生了一些故事讓好茶人更加相信這裡是他們可以永久安居的地方。

（1）vuvu 的告誡

在禮納里（當時稱瑪家農場）還沒蓋起房子的時候，有好茶族人帶著朋友開車上來逛逛，差不多是開到瑪家農場基地中段的時候，族人的朋友突然像被附身一樣開始說出一些聽不懂的話，離開瑪家農場後才清醒過來。朋友說是看到一整排著傳統服飾的 vuvu(排灣族長輩之意)，他們並將朋友被附身時說的話記下來請教排灣族人，大意是：雖然我們知道這塊土地以後就是你們的了，但是請你們要好好珍惜不要隨意破壞。因為被附身的友人是平地人，根本不會說魯凱或排灣語，也有傳說禮納里的施工過程中有挖到石棺，因此聽聞此事的好茶人都嘖嘖稱奇並深信不疑。

雖然這些傳說並無科學根據，但對相信的人來說其實算是溫馨的故事，vuvu(排灣族長輩)們不是用強硬反對的立場，而是用接受的態度希望好茶人好好對待這塊土地。這個故事在好茶族人間流傳，無形中增加了好茶人對禮納里的認同，並告誡大家要好好珍惜。而 vuvu 的話也和好茶老人家覺得「這裡是別人的地盤，不能夠為所欲為」的觀念不謀而合。

（2）第一位過世的族人

經歷了第一次在禮納里舉辦的豐年祭，入住不到一年，2011 年八月，好茶在禮納里走了第一位族人。

「在部落的遷徙史中，如果剛到新的部落，第一個在部落過世的人是什麼人很重

要，會關係到部落的命運。如果是年輕人且招受意外死亡，這是大兇，那如果是老人家且是自然死亡，這是大吉，表示這個部落的所在地是很好的地方，部落也會強盛」(CYM03)

這個在禮納里第一位去世的族人是一位百歲人瑞，她安詳的辭世無非是認可了這個新部落，族人們多因此更加認為禮納里是可以長久居住，安定下來的地方。「老人家走到這邊安心了！」、「以前在新好茶死掉的第一個聽說是年輕人」RYM02說。筆者在田野訪談當中也有排灣族的好茶媳婦提到好茶有迎祖靈，第一位過世的又是人瑞，因此她相信現在的好茶部落是個好地方。加以兩位年輕人的說法看來，搬遷到禮納里之後第一位過世的是百歲人瑞，對整個部落來說算是一件好事，也讓部落裡面的人更加相信這個新部落是可以長久安居的所在。

(三) 好茶人在禮納里的儀式活動

於文獻回顧得知活動和儀式可以形塑並強調地方感與地方認同，好茶人遷居到禮納里之後，對新部落的認同有一部份也是藉由許多共同的活動和儀式而一點一滴的增加。

(1) 2011 年收穫祭

收穫祭儀式之前有獵人祭 (uacapi)，據族人口述，從前獵人祭都是全村一起舉辦，去年 (2011 年) 在禮納里的獵人祭變成是分鄰舉辦，各鄰相互競爭增加了活動的趣味性。族人表示，去年的收穫祭與往年比起來，回來參加的人算很多，很熱鬧，比較有「部落的感覺」。收穫祭的主持人 CMM02 說：「去年豐年祭，每個鄰有五千塊的經費去運用籌備，設計活動、競賽讓各鄰較量，大家就會有動力，所以你看全村不到五百人，可是每個鄰都有六十到八十個人左右參加，算一算超過三百六十人，七、八成以上了嘛！」聖怕風災造成土石流之後又遭遇莫拉克風災滅村，歷經三年部落流離分散的過程，大家終於有一個地方重新團聚起來好好的籌備，這可能是 2011 年收穫祭較為盛大的因素。

筆者認為在一連串往平地遷徙的過程當中，部落面臨傳統文化消退、被同化

的問題，透過盛大且依循傳統的活動以強化對自身文化及禮納里這塊新土地的連結，讓好茶族人對禮納里的土地漸漸產生「部落的感覺」。

(2) 遷居新住地的儀式

Druluan 頭目家青年 RYM02 說，在遷居至禮納里時部落曾有過比較重大的儀式，集體到新好茶，用基督教的方式禱告，並把新好茶的泥土帶回禮納里，由部落長老林添增將新好茶的泥土灑到各家戶門前。不同於部落集體的儀式，RYM02 說明自己家迎祖靈的方式，因為姑姑是靈媒，因此由她引領，回舊好茶的家屋內起火，把火帶到禮納里。此儀式是由部落靈媒引領，屬傳統迎祖靈的儀式。

傳統的迎祖靈儀式受到基督宗教的影響而式微，只有 Druluan 頭目家族成員和少數族人用傳統的方式回舊好茶迎祖靈到禮納里，他們相信經過這樣的儀式，祖靈會繼續在新的部落保佑族人。筆者認為這些儀式不論是傳統或是非傳統的方式，都是一種連結新居地和故鄉的儀式，告訴自己是從哪裡來，不會忘記自己的根本。

(3) Druluan 頭目家族立柱、柯光輝大頭目入住感恩禮拜

在官方、行政部門的入住儀式之後，部落內的大頭目家族也有自己的入住儀式，2011 年八月，Druluan 家族立柱。

「好茶部落在去年 12 月遷居到瑪家農場永久屋基地後，由屏東縣政府舉行入官方型的入住儀式，而好茶族人在入住永久屋基地的 9 個多月之後，在今年的 8 月 20 日正式舉行了好茶部落家族 Druluane Kucapungane(魯魯安家族)的立柱儀式，意即頭目家族正式的遷移。

當天好茶部落 Druluane Kucapungane(魯魯安家族)邀請 Druluane 的家族長輩講話，揭碑儀式也邀請 Pathagaw Giringi、鍾思錦牧師、陳保華村長、杜冬振理事長、李金龍代表、林添增耆老、唐進樹、唐寶枝、蔣來義、安貴，等重要代表一起參與這個重要的立柱過程。

過程除了邀請 Druluane 家族的耆老說明這個家族的發展脈絡，好茶部落的鍾思錦牧師也表示，這個立柱儀式更重要的是告訴大家這個家族所要扛起的任務是親民、

護土、保家、建村、安新立命的重要使命以及這個貴族身份的價值。」(柯亞璇, 2011)

由上述新聞稿可知立柱代表該頭目家族有親民、護土、保家、建村、安新立命的責任，而立柱的意義根據婦女 RMF01 的說法：「具有權威性，過去在當家大頭目家才立柱，是出草掛人頭的地方，平民的貢品也擺放於此。」，Druluan 家青年 RYM02 說祖靈柱其實是像天線一般，是過去族人和祖靈溝通的媒介，他也說：「頭目一定要立柱，代表這個村莊確定要在這邊。」綜觀這些說法，頭目家族立柱對部落來說都是具有相當意義的大事，代表部落要在此安身立命。

好茶第一家 Katankilang，也就是現今柯光輝大頭目的家族則在今年 2012 年二月，家屋庭院都完工且立了由兩條百步蛇攀附的大型水泥碑之後舉辦邀請全村感恩禮拜。問起感恩禮拜的由來，青年 CYM03 說：「因為搬到這邊房子不是自己蓋的，所以沒有入住儀式，所已轉化成一種感恩的儀式，邀請全村的人參加。」儀式當天早上就開始殺豬準備，晚上七點正式開始，由牧師禱告，村長、來賓致詞，頭目夫婦感謝來參與的村民並介紹家族成員，然後村民們在頭目家屋前一桌一桌共進豐盛的傳統美食。

雖然現今社會頭目的地位和權力已不如以往，但透過感恩禮拜這樣大型正式的儀式邀請族人共同參與，一方面是鞏固頭目身分和族人的關係，一方面也向村長所說的「新居落成」一般，不同於官方入住儀式，以部落內部自己的方式去確立好茶部落要在此延續。

(4) 其他活動

好茶入住禮納里一年多的時間，已在部落內辦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活動，如聖誕節活動、春節聯歡活動、部落藝術工作者聯合表演展覽、二二八狼煙行動.....等。這些由部落內部自行發起、籌備、舉辦的活動都會累積成好茶人在禮納里的經驗和回憶，並藉由這些活動增加居民對空間的熟悉感和記憶，漸漸的對這塊土地產生情感甚至認同。

在文獻回顧中得知活動和儀式可以形塑並強調地方感與地方認同，身體的經驗、與人相處的記憶也會加強人對於空間的認同。文獻回顧當中也提到傳說故事的發生地，也是人們對一個地方有所認同的要素，好茶部落在禮納里口耳相傳的故事並經歷活動儀式，伴隨著時間增加好茶人對禮納里的認識和空間經驗，而讓好茶人漸漸的熟悉並接受新的環境，相信禮納里是可以讓好茶部落在此延續的好地方。既然要在此久居，就會和空間有更多互動，對空間有更多的想法，這也是居民開始著手營造空間的重要原因。

二、禮納里好茶的空間規畫

(一) 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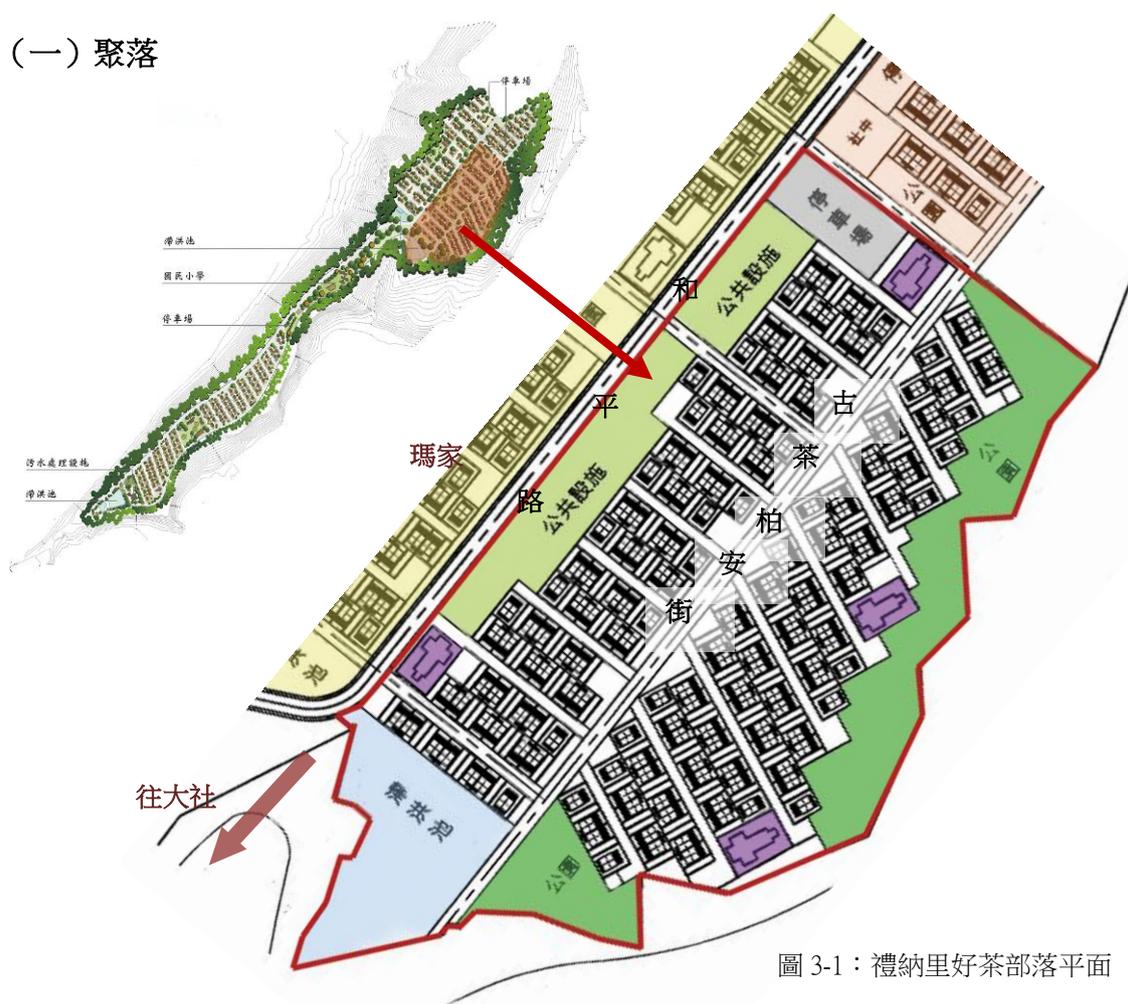


圖 3-1：禮納里好茶部落平面

禮納里於屏東縣瑪家鄉境內，為東北—西南走向之台地，介於海拔 100-250 公尺之間。好茶村範圍如下圖，隔著和平路面對瑪家部落，東北方是北葉村保留地，西南邊狹長的村落為大社部落。

禮納里的好茶村西北部緊鄰禮納里最大幹道－和平路，隔著和平路與瑪家部落相望，部落西南邊尾端是滯洪池和空地公園，村落外往下（西南邊）是禮納里三部落的產發中心以及長榮百合國小，更遠則是大社部落。部落字和平路往東南側依序是公共設施用地、住宅區、古茶柏安街（好茶村內最重要之東北－西南街道）、住宅區、保留坡地，教堂用地分別在村內四個角落，部落居民認為這樣的配置象徵四個教堂圍繞好茶村庇護村民。家戶遷居已於 2010 年底完成，剛入住時僅有家屋建築，其餘公共空間皆還是黃土空地，庭院空間也只有泥土、碎石和草皮，爾後公共空間設計才接續定案施工。教會建築於今（2012 上半年）大致成形，但其餘部落公共空間、設施，除了青年常用的戶外球場之外，皆在起步施工的階段。

（二）道路

禮納里好茶村內的道路巷道由平面圖看來彷彿植物葉子網狀葉脈的紋理，八米寬的古茶柏安街為村內主要道路，縱貫好茶村，其餘巷道由古茶柏安街橫向分枝出去，除了西北、西南兩條橫向通往和平路的道路略寬，其餘巷道皆為六米寬。

部落的空間被道路、巷道畫分，不同於新、舊好茶，巷道兩側家屋是面對面排列，空間上、視覺上，巷道有內聚的空間特性，一條巷道兩側十多戶與臨近的畸零地形成一個區塊（如上頁紅框圈選處）。經過新好茶的居住經驗，並早已習慣汽、機車等交通工具，加上禮納里空間的配置，居民很自然的將庭院和道路區分開來，巷道與家戶庭院以排水溝為界，排水溝外為公用巷道，排水溝內的空間做為私人庭院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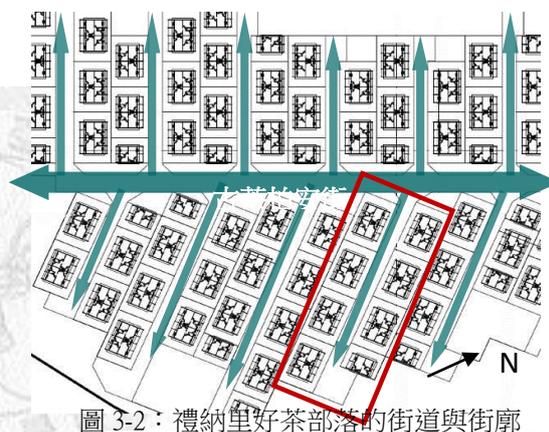


圖 3-2：禮納里好茶部落的街道與街廓



圖 3-3：古茶柏安街 17 巷（西北往東南）。各家戶隔著巷道正面相對。



圖 3-4：古茶柏安街（西南往東北）。兩側有若干畸零地，將來計畫綠美化。

古茶柏安街西北側兩側有若干畸零地，部落計畫將來綠美化，設計成具有魯凱文化的空間。六米巷道兩側是兩排面對巷道的家屋，每條巷道兩側約共有 10—16 戶，巷尾設置汽車迴轉空間，或有畸零地。巷道內可容兩台車會車，平時也會有孩童在巷道裡嬉戲。

(三) 家屋



圖 3-5 (左上)、3-6 (右上)、3-7 (右下)：禮納里好茶家屋 (一)、(二)、(三)。

禮納里好茶家屋型式共分成三種類別，為世界展望會委託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興建，A：雙拼緩斜屋頂 (右上)，B：雙拼尖斜屋頂(右)，C：獨立尖斜屋頂(上)。家屋為鋼構造二層樓建築物，外覆雨淋版、



洗石子，屋頂是鐵皮加以隔熱處理，正立面有兩披走廊，庭院空間較新好茶的庭院窄小，且家屋地坪與巷道路面、側院、後方家戶多有高低差。居民入住時，庭院的地坪只有泥土、碎石和草皮，並且多數家屋地坪和側院地坪有高低差。



圖 3-8：家屋地坪和路面、側院、後方家戶的高低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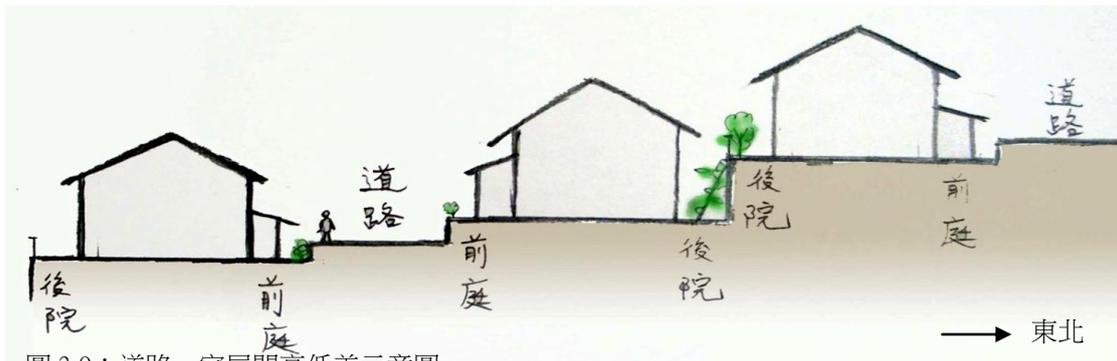


圖 3-9：道路、家屋間高低差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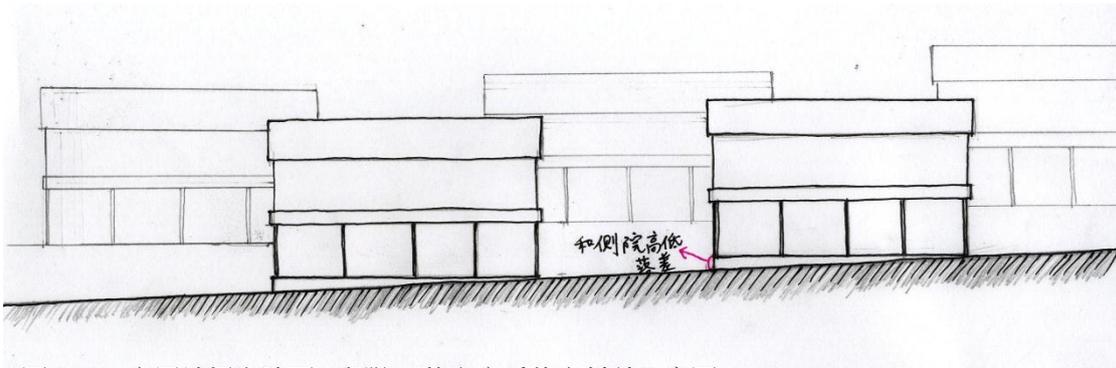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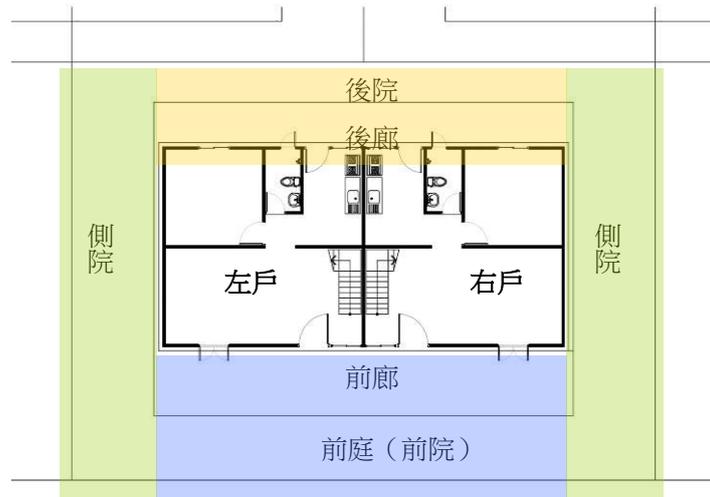
圖 3-10：家屋地坪和路面、側院、後方家戶的高低差示意圖

好茶的居民搬遷到禮納里之後，馬上感覺到家屋外部空間的高低差在日常使用的不便，透過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不少居民參與構思、施工，並在家屋外部空間完工後不斷的和人、事、物在空間中互動，逐漸的建立起庭院，甚至是家的認同。除了運用一些空間手法解決家屋外部空間高低差的問題，更有些居民對故鄉的情感家以著墨，將舊好茶的泥土、植物帶到自家庭院中繼續繁衍，或是將庭院空間打造得像是舊部落一隅，而最普遍的則是再現傳統魯凱前庭 taliapang（石板座台結合桌椅的前庭型式），使得家屋外部空間充滿了對故鄉情感投射，也讓居民在這些過程中進一步的認同這塊新的土地。

第二節 庭院空間改造生產的過程

「以前的習慣，進到人家家裡是不禮貌的行為。因為部落裡面有的人比較有錢，有的人可能比較窮苦，進到人家房子裡面好像是要去看人家有沒有錢一樣，所以我們不進去別人家，需要有外面這個院子讓大家可以聊天這樣。」(RMF01)

由前面敘述不難看出在魯凱的生活習慣當中，庭院一直是很重要且具備魯凱特色的生活場域。好茶人從舊好茶遷徙至新好茶之後，多接受了現代平地人所居住的房舍建材與空間，禮納里的永久屋設計與平面配置幾乎看不出魯



凱的文化，每戶皆為三十二坪，一廳、一廚、兩衛、四房的配置。儘管居住在如此的房舍中，好茶人依舊將過去某些既有的生活習慣、文化帶到禮納里，並展現在家戶庭院空間中。原本只是空地的庭院，在好茶居民的使用下，逐步的改變樣貌。

圖 3-11：禮納里永久屋一樓平面

一、自發性的營造家屋外部空間

禮納里永久屋的家屋外部空間如右上圖所示，約略可分為前庭、側院、後院及外牆立面，其中前庭和後院在原本的設計中即有遮簷，形成前後廊的半戶外廊道空間。好茶居民搬進禮納里之後，陸續佈置自家居住環境，起先是很習慣的把桌椅、置物櫃擺設到前廊，後院的部份多作洗衣曬衣、堆柴、置物等家務使用，接著種植物綠美化環境，或是種植少量可食用的傳統作物，有些家戶會在戶外置放烤肉架等器具。



圖 3-12：入住約兩個月的家屋外部空間

隨著入住的時間拉長，經濟條件較寬裕且對庭院空間較有想法的居民開始改造自家庭院的鋪面，並配合生活使用習慣，自行蒐集建材（購買或採集），使用以往習慣的石板、木材等自然材料，結合現代建材如：磚、水泥、磁磚、石材、洗石子等，並加上景觀植物或草皮來美化家屋外部空間。

筆者在田野訪談中聽見 ROM02 與遠朋閒聊中的分享：「光這些石頭至少就花了我四個月（採集）」，並且施做的時候也會要兒子一同幫忙學習。部落青年 CYM01 也說：「凌晨就被我爸媽挖起來去採石板吶！」可見此階段的家屋外部空間營造不僅是自發性的，也是較為緩慢，並由家庭中的部分成員或一同參與施作，甚至帶有傳承的意味！

二、重建會補助家屋文化語彙美化加速家屋外部空間營造

在 2011 下半年度原民會補助每戶十萬塊美化家屋庭院的鼓舞下，原本應當較為緩慢、長期的家戶空間營造，一時間變得積極迅速許多。2011 年十、十一月份間，為了趕著讓鄉公所驗收以申請補助經費，各家戶不斷的施工。兩個月過去，好茶已經呈現與剛入住時完全不同的風貌，除了增添更多的綠意，也大肆彰顯屬於好茶的魯凱文化。

不同於原本無補助就積極進行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家戶，2011 下半年因十萬元補助而興土木的施工家戶，家戶對庭院空間改造的參與度因人而異。家中成員有施工技術的，多與家人討論構想後即自行施作。其次是家戶成員討論庭院型式之後，委託有營造技術且要好的親友或部落內的工匠施做。但由於短期內一百多戶的家屋外部空間都在進行施工，部落內部的營建工匠從早到晚上的施工依舊不足以應付村內需要的人力、材料，因此許多家戶也紛紛找來其他部落的工班，甚至是他們所謂的「白浪包商」，也就是平地工人來進行施工。Druluan 家族的長輩 ROM01 就表示：「『白浪包商』和部落內的工人不成比例，白浪不懂魯凱精神，做工就比較簡單。」

由上述現象看來，筆者認為原民會十萬元的補助雖然大力的刺激好茶居民親

自改造或構想自己的居住空間，但行政上設定的驗收期限也使得居民必須找不懂魯凱文化的包商來施工的現象，影響了工程、文化語彙表現的細緻度，而驗收的標準也過於粗糙沒有和傳統文化相配合，是造成下段文中圖騰糾紛的原因之一。

三、圖騰、雕刻使用權引發的紛爭

值得一提的是在庭院施工的期間，部落內因為圖騰使用權的議題產生了一些紛爭。在傳統上，只有頭目、貴族以及受頭目認可的工藝家才可以使用雕刻、圖騰的權利，平民必須有戰功才能使用人頭紋，否則一般來說，陶壺、百步蛇、熊鷹羽毛、人頭、人形等圖像以及各類雕刻只有少數頭目貴族家戶能使用，平民並不能使用圖騰。但如筆者第二章提到新好茶各家戶紛紛使用象徵頭目貴族之外的圖騰來裝飾家屋，已不像傳統嚴謹的規範，只要不觸犯階級象徵，平民也能有家屋裝飾權。

原住民會補助每戶十萬塊美化家屋外部空間，鄉公所驗收的時候要求要有原住民的文化語彙、圖騰意象，否則不能通過驗收。許多好茶居民為了順利通過驗收得到十萬元補助，誤用圖騰，有的則是交給外來工匠施做，工匠沒有多加考究就放了「魯凱族的圖騰」（卻是頭目貴族專屬的圖騰）在庭院或牆面上。這些現象看在頭目和貴族的眼裡自然引發了反對、糾正的言語，而平民也覺受傷並且兩難，不放圖騰無法通過鄉公所驗收，放圖騰又會被指正。

「我覺得那是政策的問題啦！他們做這個十萬塊，有一個解釋是說，鄉公所講的是說，要有文化的象徵，就是做這個工程你要有一點文化的味道在裡面，啊那是不是好像就要有一些圖案在上面？比如說像畫畫啦！放幾個陶壺幾個代表我們魯凱族的東西這樣子，就是你會搞混啦！你做這個前庭，你就是原住民啦！魯凱族會做就是在做一個文化的呈現啦！不用說你一定要有什麼圖騰在上面。然後那時候他們也很為難啊！你要放什麼圖騰？頭目家族會和平民家族有一些摩擦啊！啊就是村莊也沒有去處理這件事情，比如說開個部落會議，去討論你哪一家可以放什麼圖騰，像新好茶那樣，會跑步的，會游泳的，每一家都可以放自己家族的歷

史故事。因為沒有經過討論，所以頭目心裡很不舒服，啊其實平民也很為難啦！不曉得到底要放什麼才好，又怕觸碰階級上的那個。」(RYM02)

「……包括有平民，你做這些圖騰，你塞個錢給頭目之後，頭目不講話了，那你對其他貴族，對其他的老百姓來講，這個東西不是你的東西啊！」(RYM01)

在 RYM02 和 RYM01 的言論當中可以得知圖騰糾紛的癥結點，原本階級和圖騰之間嚴謹的秩序被打亂，少數平民置放貴族圖騰的行為無法被有效的制約，部落內也沒有合宜的機制去解決，RYM01：「沒有開部落會議，那個叫做頭目會議，都是部落的幹部和當家頭目，也是無解啊！」這樣的爭議經過頭目會議討論後，依舊在部落內無法得到了共識，圖騰的爭議在遷村重建後，成為對文化規範的一項衝擊。但鄉公所的驗收標準在媒體報導圖騰爭議、部落與政府機關協調後，修正了驗收的標準，不再拘泥於「具象的圖騰」，此風波才終稍平息。政府的美意執行失當引發部落內部對於族群階級文化認同混淆而產生衝突，確實對文化造成一定的影響，但反過來看，也因此增進了居民對於新部落空間議題的討論，讓好茶居民注意到傳統階級與特殊貴族圖騰規範的重要性，儘管目前看來是有少數踰越的現象，但多數平民皆因此意識到圖騰的規範。

第三節 空間改造的元素

一、型式與建材

在重建會補助十萬塊之後，2011 年 12 月，禮納里的好茶部落幾乎每家戶都完成了前庭增改建。改建的方式除了依照各家戶的喜好、創意之外，空間的型式主要還是與魯凱族的生活習慣息息相關。筆者根據田野觀察大略將前庭型式作以下分類：

(一) 整座前庭相同（相似）建材型式；前廊與戶外兩塊空間不同設計

以下頁 3-13 兩張圖為例，禮納里好茶的前庭改建，前廊（有遮簷）地面絕多數居民都鋪深灰色仿石板紋路的磁磚，而前庭無遮簷的部份則大致有兩種選擇：一為方形石板或磁磚鋪面，周圍設椅座，與前廊空間形成完整的前庭座椅區；另

一種則是順著原本的建築設計，以前廊地坪為分際，桌椅集中陳設在前廊，戶外空間利用不同材質、植栽、陳設、庭園造景去營造更多樣的空間感。也有不少家戶前庭的戶外空間雖然也是陳設椅座，但鋪面材質選擇碎石、卵石、草皮、不規則石板等與前廊鋪面作區隔。



圖 3-13：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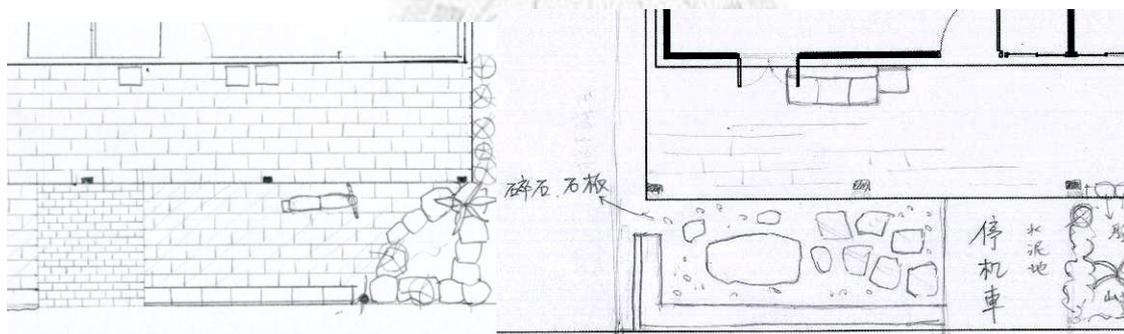


圖 3-14：禮納里好茶前庭平面（一）。左圖前庭為完整的前庭座椅區加上些許變化，右圖前庭則是比較有變化的做法，戶外鋪面部分鋪石板，部分鋪碎石。

（二）前庭有無明顯矮牆、椅座、高差與巷道區隔



圖 3-15：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二）

庭院改造後，許多家戶施做水泥矮牆，外覆石板，對內則是結合座椅的方式呈現。但也有一些家戶因為家屋地坪較路面低或個人喜好的因素不施做矮牆，只用植栽、地面鋪面的型式區分內外。少數較為特別的則是用格柵來區隔庭院與道路。



圖 3-16：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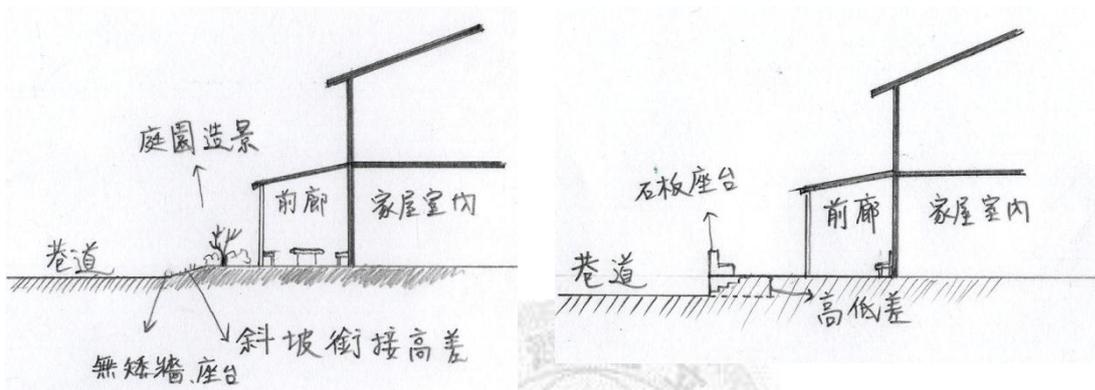


圖 3-17：家屋前庭的型式與巷弄關係剖面示意。右上圖為整座前庭相同（相似）建材形式，有座台矮牆與巷道區隔，用階梯銜接高差；左上圖為前廊與戶外兩塊空間不同設計，無矮牆分界，用緩坡的方式銜接高差。

（三）前院鋪面與石板的使用

兩戶間進口處與路面高差較大的家戶會採用石板或水泥等硬鋪面階梯，高差小的家戶會採用斜坡的方式銜接前庭與巷弄，斜坡的材質除了石板外，有的家戶考慮停機車、穿脫鞋等使用，採用不同的鋪面材質如：水泥、空心磚甚至是洗石子。前庭兩側進口處因為前庭銜接側院處也常有高低差，通常會用石板或是水泥、空心磚、碎石鋪成斜坡或階梯。



圖 3-18：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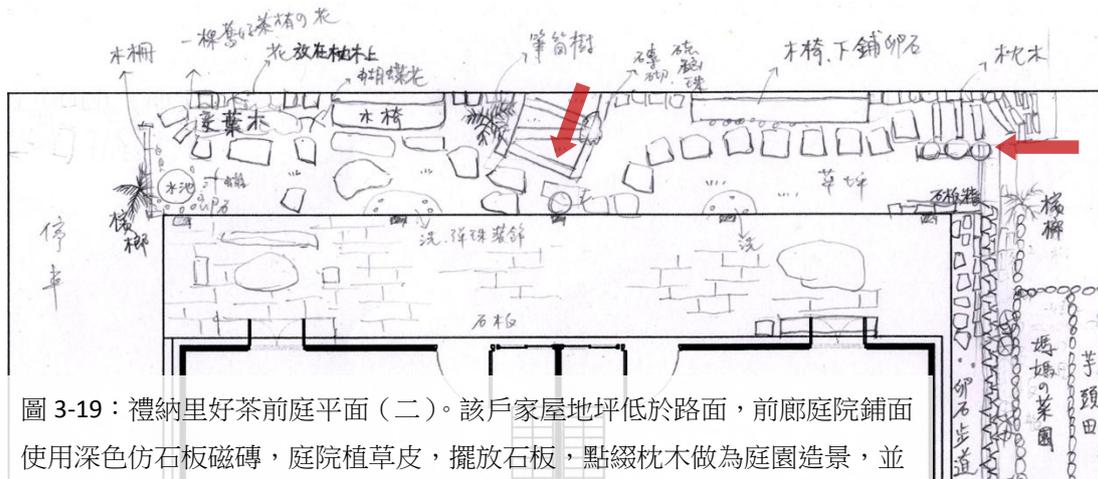


圖 3-19：禮納里好茶前庭平面（二）。該戶家屋地坪低於路面，前廊庭院鋪面使用深色仿石板磁磚，庭院植草皮，擺放石板，點綴枕木做為庭園造景，並使用枕木階梯銜接高低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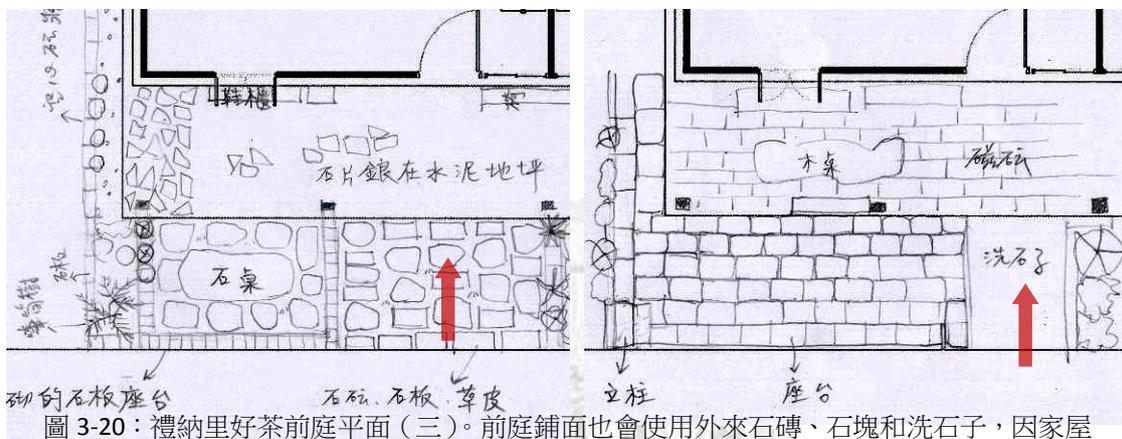


圖 3-20：禮納里好茶前庭平面（三）。前庭鋪面也會使用外來石磚、石塊和洗石子，因家屋地坪高於路面，前庭入口使用斜坡的方式銜接高低差。

各家戶前庭戶外空間的鋪面有許多型式，材質上大致分成仿石板磁磚、方型石板密鋪、方型石板留縫植草、不規則石板、石塊、碎石、卵石、草皮、洗石子、空心磚、混搭.....等。

前庭椅座面對巷道的部份由外看來也如同院子的矮牆，居民通常都用石材美化。因林務局限制石板開採，石板來源不足，採傳統工法將小片石板疊砌的作法佔較少比



圖 3-21：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五）



圖 3-22：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六）

例。小石板疊牆的方式除了一般的水平堆疊，也有人疊成斜的做成三角形混菱形圖樣，或者中間留空鑲入雕刻圖樣。有居民指出，細石板疊成的牆面很尖銳，人們靠近的時候容易不小心刮傷，所以採用其他工法。通常是將石板立起來工整砌在水泥牆或磚牆上，或是不規則拼貼，甚至用灌模的方式仿製小片石板疊砌成石板牆的外貌（FRC）。部分居民也不侷限使用石板牆的型式，使用磁磚、洗石子等材質美化牆面。



圖 3-23：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七）

（四）側院與後院

庭院改造之後，大部分的家戶前庭都是扮演著門面、交誼等類似客廳的空間性質，而側院和後院就形成了較為服務機能或是留空的空間。



圖 3-24：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八）

服務空間：側院常作為停車位、戶外炊煮空間、商業空間、養狗的地方，工作室、置物空間（堆放木柴、工具、炊具）則隨居民彈性配置，有的由後院延伸

到側院，並隨住戶需求自行搭建簡易建物、遮棚，而洗衣、曬衣的區域則都在比較隱密的後院。因曾有宵小偷竊部落家戶的瓦斯桶，不少居民為了維護後院的私密性以及防止偷竊，紛紛搭起了圍籬、柵欄、鐵窗、鐵門。

植栽和種作：許多家戶會在側院種植景觀植栽和魯凱族傳統的頭冠植物來美化家屋四周的環境。有不少老人家喜好種植作物，有的側院會被當作小塊田地使用，後院也會種零星食用作物、香料，方便在廚房煮食的時候就近摘採。



圖 3-25：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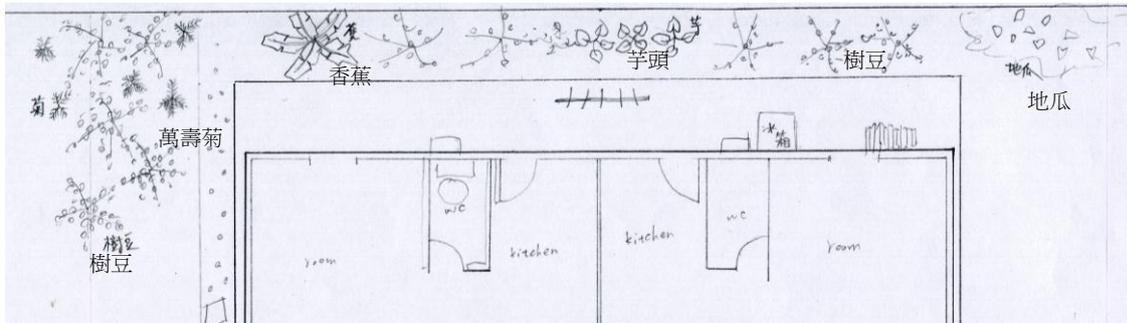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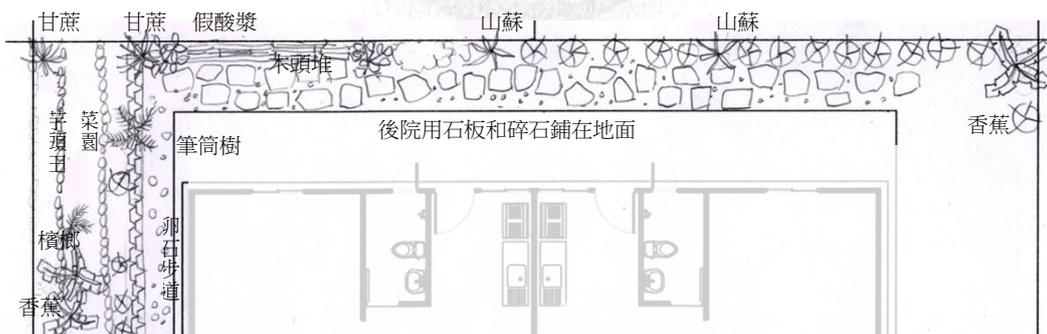


圖 3-26（上）、3-27（下）：禮納里好茶側、後院平面（一）、（二）。家戶的側院和後院時常種植零星美觀或可食用的植物。



二、雕刻、圖騰與彩繪

在魯凱族的文化中，僅有在貴族家屋中能使用雕飾。以好茶舊社則更為嚴謹，幾乎只有在兩大頭目家屋可見雕刻裝飾的元素。根據既有的調查研析，可知這些家屋的雕飾運用多在立柱、簷桁、天花木板上，外部空間可見則以一般魯凱族常見之頭目家簷桁、前庭中的頭目標石為主，象徵敵首的白石則目前為好茶較特殊

的象徵裝飾手法。(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8)



圖 3-28：禮納里好茶部落頭目家屋。左上為柯光輝頭目家屋，右上為安貴頭目家屋。右下為蔣來義頭目家屋。

筆者由文獻資料及訪談得知魯凱族的傳統當中，雕刻和圖騰是頭目和貴族的特殊權力，Katankilang 柯光輝大頭目之家屋除了頭目家最重要的立石之外，在柱面上、牆面上都有代表頭目身分的人形、陶壺、百步蛇、人頭紋等雕刻裝飾。立石上的兩個側邊有兩條百步蛇，最終只有一個頭，意義是頭目可能有很多個，但是最大的還是只有一個頭。Druluan 安貴頭目的家屋牆面可以看到由部落藝術家畫上的百步蛇圖騰，以及牆面高處的深色橫簷木雕，上面刻有人頭及百步蛇。據 Druluan 家青年 RYM02 口述，此橫簷木雕是其曾祖父所雕刻之複製品，掛在家屋牆面上是為了紀念曾祖父，而牆上的百步蛇圖紋也是此橫



簷木雕上的其中一個紋樣。Druluan 蔣來義頭目的家屋牆面掛上傳說故事裡百步蛇和太陽的圖畫，相傳兩條百步蛇守護太陽生的蛋，蛋生出了一個女孩子，是排灣族的頭目，是他的祖先。旁邊還置放預備擺設的人形雕刻，家屋的裝飾還在進行當中。

除了頭目與貴族可以擁有雕刻的權力，頭目認可的雕刻師也可以有雕刻裝飾權。Litaku（中文名：蔡旺）就是部落公認的部落國寶級雕刻師，其孫 HMM01 的家屋就仿製了 Litaku 生前的雕刻，裝飾在柱面及牆面上。柱面上雕刻的是人形紋及百步蛇，牆面橫掛的則是人頭紋及百步蛇紋（圖 3-29）。筆者問及這些圖樣的意義與故事，蔡國安大哥表示自己還來不及請教，爺爺就已辭世。

有別於頭目貴族體系，射日家族也擁有豐富的圖騰、雕刻等裝飾，甚至也在家屋旁立石，石碑上有勇士射日的雕刻圖像。關於射日家族的故事如下：該戶家族祖先是射日英雄，傳說中古時候曾有兩個太陽，日夜輪流照耀，人民萬物無法調養生息，由此戶家族的祖先射到其中一個太陽使其光芒減弱變成月亮，族人十分感念此家族，因此對此家族也十分敬重。

除了較傳統的雕刻、圖騰樣式，也許是鄉公所一開始的驗收標準要求要有文化語彙的圖騰使然，又或是隨著社會變遷的文化流變，在禮納里也出現了一些新生的自我表述圖樣。像是林添增長老的家屋牆面就有很具特色的頭飾圖樣，長老的太太說：「這個是長老頭上在戴的（頭飾）。」算是新生的自我表述圖樣，也是依據該戶家屋成員的身分所放置，顯然一般民眾並不能隨意使用此圖像。

平民當中也有些例外能使用特殊圖紋，家族成員曾經是代表國家的馬拉松選手這戶人家就使用了蝴蝶、傳統跑最快報訊者的頭冠、長跑人像的圖騰。該戶屋



圖 3-30：射日家族的雕刻和立石



圖 3-31：林添增長老家的頭冠樣式彩繪



圖 3-32：柯廣一家屋牆面的浮雕

主 HMM02 表示，這些圖騰是自己的榮耀，是過去在傳統部落間通報訊息跑得最快的殊榮，祈雨的時候要跑得比雲快且跑遍傳統領域，該殊榮由頭目公開頒發特殊的頭飾（即牆面上的頭飾圖樣）。而蝴蝶在魯凱族是表示輕快的意思，「你有沒有看過其他家放蝴蝶？連頭目都不能放這個圖案！蝴蝶在魯凱族是代表輕快的意思，是一種殊榮。」(HMM02)。圖中洗石子牆邊界的麻繩紋路表示堅硬、堅強的意思，「門邊波浪狀的紋路是象徵波濤洶湧，在外比賽有得有失，也有遇到險惡的人或困境，像是人在大海中浮沉。」 RYM01 幫忙闡述這些圖紋所代表的意境。

在傳統魯凱部落的習俗當中，獵人捕獲的獵物常常納賦給頭目並分食給族人，獵人分享的獵物是部落裡重要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若獵人獵滿五隻成年公山豬，則可配戴一朵百合花，受到部落族人的尊敬。因此百合花也是獵人的殊榮，在現今打過五頭公山豬的獵人也算是被認可使用百合花圖騰。而筆者訪談的其中一個獵人家戶則是在家屋牆面上放置獵人射山豬的雕刻，用以表現該獵人的勇猛。



圖 3-33：獵戶家屋牆面的雕刻

因為圖騰在傳統上只有頭目貴族以及頭目認可的工匠家族能使用，部落內的階級與圖騰爭議事件發生之後，一般平民多避免爭端不使用雕刻與圖騰，頂多使用由百步蛇紋轉化過的三角形、菱形或者服飾上常出現的圖樣、背帶圖樣、有階級象徵之外的自然界動植物等較無爭議性的圖像或幾何形狀。另外也有居民使用和信仰相關的圖案、雕刻物來營造家屋外部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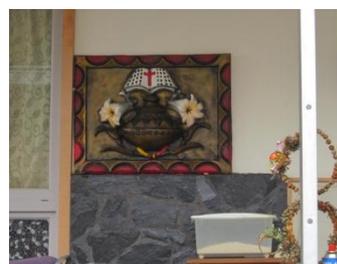


圖 3-34：平民家戶家屋外部空間裝飾。

除了鋪面的圖樣使用，許多家戶也在牆面掛上圖畫，甚至是彩繪牆面。而圖畫的內容多與魯凱族傳說故事、活動、器物、家族人物、家族故事、動植物、故鄉景色相關。



圖 3-35：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十）

三、植栽

如同過去的生活習慣，前庭和側院都會種植各種傳統植物和過去部落週遭常見的植物如：百合、萬壽菊、黃水茄、美人蕉、假酸漿、金鳳花、月桃、茉莉、筆筒樹、羊齒蕨、山蘇、樟樹、榕樹、檳榔.....等。另外還有其它景觀植物如：日日春、萬年青、蘆薈、變葉木、黃椰子、龍柏、仙丹、九重葛、雞蛋花、非洲鳳仙花、小葉欖仁.....等。不少家戶的側院與家屋地坪有高低差，他們會利用擋土塊的空隙當盆栽種植山蘇、芋頭、小型植物。



圖 3-36：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十一）

種作的部分，舊好茶的食物來源主要為農作，輔以狩獵補充肉類蛋白質，今

狩獵行為已式微，但不少老人家依舊喜好種植作物，有空地就種，除了部落週遭一些畸零地外，有些側院會被當作小塊田地使用，後院也會種零星食用作物，多種植地瓜、樹豆、芋頭、香蕉、木瓜、玉米、蔬菜、瓜類。



圖 3-37：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十二)

第四節 家屋外部空間的功能及人的活動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類似我們的主客廳的那種概念在裡面。所以 taliapang 大家已經習慣他就是可以坐在這裡，大家互相看之外，也是大家三五好有左右鄰居可以刺繡啊、聊天、娛樂的一個地方，然後它也兼具一種守望相助的意思，我在這裡就可以看到有沒有人去你家。」(RYM01)

從 RYM01 的口述內容可以知道，魯凱族的前庭是一個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空間，關於前庭及側院、後院的使用活動，筆者觀察訪談後歸類如下：

(一) 假日聚會

當前庭工程施作完畢，部落居民在前庭的活動更加頻繁，常坐在前庭聊天飲食，或是召開小型會議。尤其假日夜晚在外工作的族人回到部落常在前庭有熱鬧的家族聚會，或是幾個年輕人聚在一起唱歌、烤肉、小酌、吃宵夜、聊天嬉鬧，聚會當中常有人



圖 3-38：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一)

經過就加入，常持續到凌晨兩三點。因為多數家戶前庭鋪面都是石板或磁磚的緣故，如有生火燒柴則會視情況移到側院。

(二) 會客

前庭在會客上有相當重要的功能，筆者在田野訪談時，多半是先與居民問候，介紹自己後接著閒聊幾句，用聊天的方式進行訪談。有空閒且諳中文的居民便會

招呼我在前庭就坐，手邊馬上拿出食物或飲料招待，邊飲食邊對話。其中好茶婦女 RMF01 說道：「以前的習慣，進到人家家裡是不禮貌的行為。因為部落裡面有的人比較有錢，有的人可能比較窮苦，進到人家房子裡面好像是要去看人家有沒有錢一樣，所以我們不進去別人家，需要有外面這個院子大家可以聊天這樣。」筆者也留意到，在部落裡，對於一般不甚熟稔的訪客，屋主通常都是在前庭的空間招待，較少在屋內客廳會客，並且大家都非常習慣在戶外聊天的方式。可見前庭空間對魯凱的生活文化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公、私領域緩衝空間。

（三）休憩

白天在部落裡常可見到老年人坐在前廊靠牆處，或是前庭靠巷道的椅座上，閒著無事就曬曬太陽看著戶外的動靜也好，鄰居進出活動，偶有人經過問候，或許有親友會進到院子裡談天。



圖 3-39：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二）

（四）勞動

部落中、老年的婦女喜好編織、刺繡、串花環，喜慶的時候身上穿戴的服飾有許多是自己家人或朋友親手的傑作，婦女從事這些手工藝的時候常會將材料拿到前庭，一邊編織刺繡一邊與親友聊天、飲食。



圖 3-40：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三）

前庭也是作物的曬場，老人家會循著祖先的習慣，在前庭曬月桃葉、花生、小米、芋頭等作物，所以很多前庭的空間採用硬鋪面，並且保持潔淨乾爽，大部分人家的前庭都要先脫鞋才能進去，因此在前庭進口處常會看到家戶留設脫鞋、置鞋的空間。

前庭是各家戶很重視的空間，居民多會保持前庭的整潔時常清掃洗滌，老人家常常閒不下來，一邊打掃庭院一邊活動身軀。許多前庭的角落或前廊柱子旁邊

都有水龍頭或小水槽，整理庭院時更加方便。

雖然現今家屋各戶都有廚房、瓦斯爐，但是好茶許多居民還是很喜歡燒柴炊煮食物，蒐集來的木柴會堆放在家屋後院或側院，在側院搭設簡易的炊煮器具生火煮食。而後院空間較為狹小，通常都用來擺放洗衣機、熱水器、瓦斯，並在此晾曬衣物。有些居民會因為工作或興趣需求，在後院或側院搭建簡單的工作室、儲藏室，利用這樣的空間進行個人的工作。

（五）商業

雖然禮納里的永久屋部落從一開始規劃設計就無留設商業空間，但現今社會只要有人居住就有商業需求。入住後不多久，部落內就開始有幾戶人家在自己的家屋開設雜貨店、早餐店、小吃攤、飲料店、卡拉 OK.....等從事小本生意。



圖 3-41：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四）

這些商店多是在前廊設攤，擺放冰箱、廚具，戶外空間則是陳設桌椅，輔以傘架或是活動式的雨棚遮陽擋雨，提供給前來消費的客人使用，部分商家也會把側院作為商業空間運用。

（六）停車

不少家戶會將機車、單車、電動代步車等交通工具停放在前庭，有的會將交通工具停放在前廊以避風雨，而有的家戶為保持前庭清潔，會在前庭進口處留設可以停放機車的區塊，鋪透水磚或水泥，或是乾脆將車輛停放在側院。但汽車一定是停放在側院或巷道，不會停在前庭的區域。

由上述六點內容可看出，禮納里好茶的庭院空間當中，側院與後院的使用則是較為服務、機能性的空間。而前庭則是類似主客廳的戶外空間，它是一個家戶的門面，有許多交誼、日常生活的活動在前庭發生，也因為各家戶的前庭都頻繁的使用，常有人聚集停留，居民們在前庭聚會的時候，常常會留意路邊經過的人

車，而達到部落內部守望相助的功能。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偶爾須拜訪特定居民，時常尚未敲門呼喊，旁邊或對面的鄰居就先詢問我的來意，並告知我遇拜訪的對象是否在家，或者去了哪裡，何時回來。可見前庭的空間具有將部落內居民的互動緊密聯繫的功能，同時也提升了部落內的治安水準。

關於家屋外部空間的使用與活動，筆者對應平面圖整理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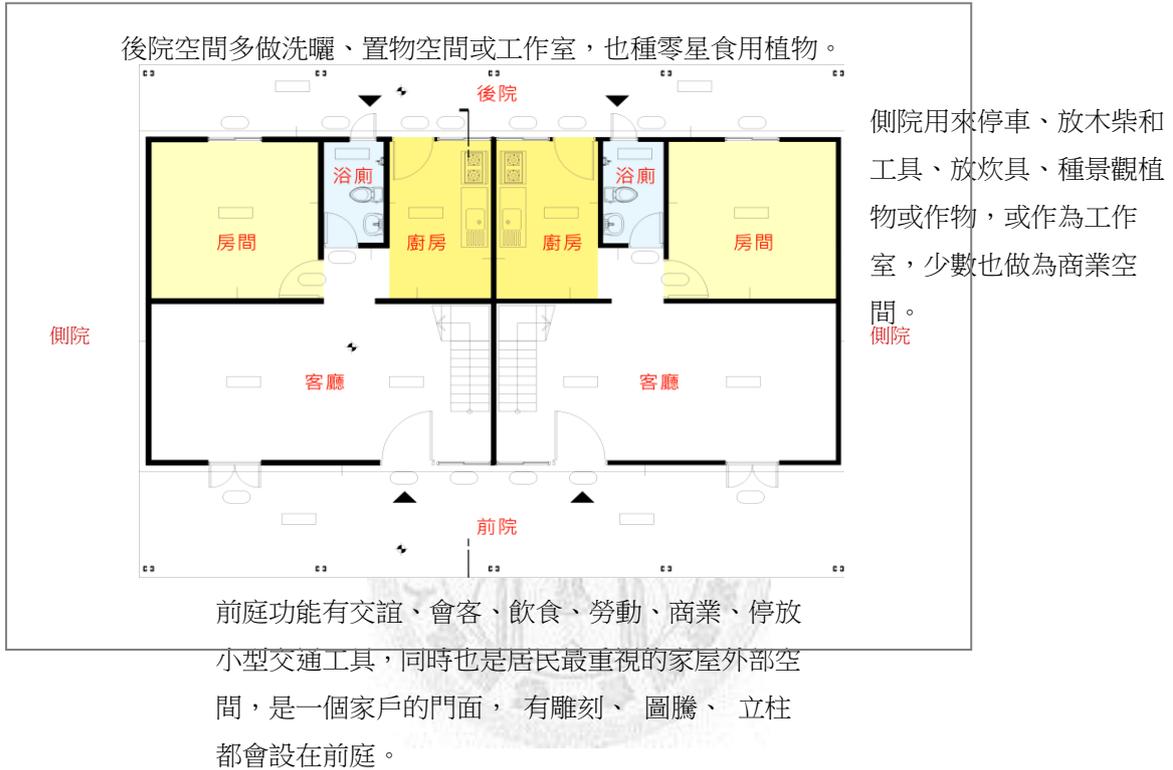


圖 3-42：家屋外部空間的活動（五）

第五節 新、舊好茶空間與禮納里家屋外部空間的關聯

一、好茶各時期的空間比較

(一) 聚落空間

	傳統部落	新好茶	禮納里好茶
聚落地貌特性	山區陡坡	平緩河階台地	緩坡台地
配置方式	有機線性平行區塊	棋盤狀道路平行區塊	網狀葉脈線性平行區塊
橫向小段戶數	2~6 戶	4~5 戶	5~16 戶
聚落朝向	東南	西南	
坡向	東南向陽坡	西南向陽坡	西或西南
海拔高度	750~1200M	230M	130~210M
地形	坡度 40~45 度	坡度 10 度	三級坡以下區域

表 3-1：好茶各時期的聚落空間比較

(二) 家戶空間

	傳統部落	新好茶	禮納里好茶
土地面積	30~60 坪	80 坪	50 坪
家屋構成	主屋 2 開間、附屬屋 1 間、前庭	主屋 3~4 開間、附屬屋 1~2 間、前庭、側院、後院	雙拼或獨立主屋、前庭、側院、後院
家屋使用坪數	15~25 坪	14~50 坪	34 坪

家屋寬、深	8~18M * 4~6M	9~17M * 4~10M	7.5M * 7.5M
前庭寬、深	8~18M * 4~6M	13~17M * 4~6M	7.5M * 4.8M
家屋型式	一層斜屋頂	一層斜屋頂、二層平頂/斜屋頂	二層雙拼緩斜屋頂、二層雙拼尖斜屋頂、二層獨立尖斜屋頂
建築材質	石板、木頭	磚、RC、鋼材	輕鋼架、木材、鋼板
營建方式	部落互助、自力造屋	專業團隊營建、搭配自力營造方式	專業團隊營建、搭配部分自力營造

表 3-2：好茶各時期的家戶空間比較

(三) 舊好茶、新好茶、禮納里好茶家屋外部空間比較

	舊好茶	新好茶	禮納里
家屋和庭院的關係	獨立家屋，庭院隨地形限制無固定大小。	獨立家屋，庭院大小固定，隨各家增建後減少庭院面積。	多為雙拼屋型，少數獨立屋，庭院大小固定。
庭院和道路的關聯	庭院也是大家可以通行使用的空間。	庭院和道路有明顯界線，失去了通道的功能，並慢慢有庭院私有化之觀念。	庭院和道路有明顯界線，有些家戶也與鄰戶庭院有所區隔，庭院失去了通道的功能，是公私空間的緩衝，有人認為院子是大家的，有人認為可能傾向私有。
使用與活動	行走、聚會、會客、休憩、勞動、炊煮、洗曬、置放物品。	聚會、會客、休憩、勞動、炊煮、洗曬、置放物品、停車。	聚會、會客、休憩、勞動、炊煮、洗曬、置放物品、停車、商業。
型式	順應地勢有寬有窄，前庭最前	庭院大小相等，與鄰居、道路的邊界會用矮	庭院大小相等，有側願和後院，前庭與鄰

	緣堆砌石板坡坎，同時也是座台，視庭院大小及使用需求搭配休憩的桌椅、涼亭。	牆或籬笆圍起。矮牆的型式有石板堆疊、磚砌水泥牆外覆石板或加上各種建材裝飾，有的對內會設計成有靠背的座椅。院內會放置桌椅，有的會在庭院搭起棚架形成半戶外空間。	居、道路的邊界多會用矮牆或籬笆圍起，通常矮牆會設計成對內是有靠背之座椅，矮牆的型式有石板堆疊、仿石板堆疊型狀之模板、磚砌水泥牆外覆石板或加上各種建材裝飾。另一種型式則是無矮牆，採庭園造景的方式美化。
材料	取自大自然，坡坎、地面、階梯都以石板為材料，桌椅、涼亭部分使用木頭。	除自然建材石板、木頭之外也融合現代建材，如：紅磚、水泥、洗石子、各式磁磚、外來石材、空心磚、鋼架、浪板	除自然建材石板、木頭之外也融合現代建材，如：紅磚、水泥、洗石子各式磁磚、外來石材、空心磚、鋼架、浪板、帆布
圖騰	◎幾乎只有在兩大頭目家屋可見雕刻裝飾。 ◎雕刻裝飾用在立柱、簷桁、天花木板上前庭中的立石為主。 ◎圖樣主要是人形、陶壺、百步蛇、人頭紋等雕刻裝飾。	◎家屋裝飾權已從頭目貴族階級普及到一般平民。 ◎除了頭目貴族原本的雕刻圖騰，好茶人紛紛在圍牆、矮籬、簷桁、門框、家屋正立面上利用彩繪、雕刻。 ◎多表現傳統生活景象、家族身分故事、對於發源地或早期居住地的懷念、宗教意涵等。 ◎圖案有家屋名牌、菱形、甕形、百步蛇、燕子、蝴蝶、鹿、雲，以及傳統人像、人頭。	◎圖騰與階級的嚴謹度部分產生混淆，但多數居民遵守階級規範。 ◎頭目貴族使用人形、陶壺、百步蛇、人頭紋等具有階級代表性的圖騰。 ◎平民則利用拼貼、彩繪、雕刻魯凱族傳說故事、活動、器物、家族人物、家族故事、故鄉景色，或是利用三角形、菱形、服飾上常出現的圖樣、背帶圖樣、信仰相關的圖案、有階級象徵之外的自然界動植物等較無爭議性的圖像或幾何形狀來裝飾。

植物(本欄大概列舉)	◎食用作物：小米、芋頭、地瓜、樹豆、蔬菜、九層塔、紅藜、香蕉、瓜類、龍眼、芒果 ◎週遭植物：紅欖木、蒲葵樹、榕樹、金鳳花、樟樹、檳榔、百合、萬壽菊、刺茄、假酸漿、月桃、筆筒樹、羊齒蕨、山蘇、櫻花、相思樹	◎食用作物：小米、玉米、芋頭、地瓜、樹豆、蔬菜、九層塔、紅藜、香蕉、瓜類、龍眼、芒果 ◎週遭常見植物：榕樹、金鳳花、檳榔、百合、萬壽菊、刺茄、假酸漿、月桃、筆筒樹、羊齒蕨、山蘇、	◎食用作物：小米、芋頭、地瓜、樹豆、蔬菜、九層塔、紅藜、香蕉、瓜類、金針 ◎週遭常見植物：榕樹、金鳳花、樟樹、檳榔、百合、萬壽菊、刺茄、假酸漿、月桃、筆筒樹、羊齒蕨、山蘇、櫻花、相思樹 ◎其他景觀植物：雞蛋花、馬拉巴栗、小葉欖仁、茉莉、變葉木、黃椰子、龍柏、九重葛、日日春、萬年青、蘆薈、非洲鳳仙花、美人蕉
-------------------	--	--	---

表 3-3：好茶各時期的家屋外部空間比較

二、禮納里家屋外部空間元素與文化的轉變

(一) 型式、材質與活動

由上個段落整理出的三個表可看出好茶經過幾番遷徙，家屋外部空間的型式和材質也隨著遷徙的地點、被規畫的空間、社會環境的改變而演變，從舊好茶到新好茶到禮納里，家屋從最傳統自然石板屋變成和平地人一樣的磚、瓦、鋼筋水泥房子，然後又變成歐式的房型。這個過程當中，改變的不只是房子的樣式，包括土地均等分配、土地私有化的概念增強，外來建築材料讓好茶人除了石板之外有更多的選擇，平地的審美觀、價值觀也多少影響著居民對空間的看法。

於是前庭空間的屬性從「人人都可以經過」的比較開放性的空間，變成傾向私人庭院或「類似主客廳」的空間，並用仿效舊好茶前庭前緣座台的方式去圍塑私人家戶的空間範圍，與道路、鄰戶有了空間上的界定和畫分（禮納里部分家屋庭院有與鄰戶作邊界區隔）。材料也從單純的石板混入了磁磚、紅磚、水泥、洗石

子、外來石材.....等，甚至用磁磚代替了原本石板的使用，或者加入了現代庭園造景的元素去美化。部分族人對於「磁磚代替石板」的現象並不十分認同，覺得石板才是魯凱的文化，並且堅持用他們所認為「比較傳統的做法」去營造庭院空間。雖然前庭的型式與材質或多或少的改變，但傳統前庭的活動除了通行的功用被現今規畫的柏油道路取代之外，多數的功能都被保留了下來。

比起舊好茶的庭院，新好茶和禮納里的庭院空間多了側院和後院，在新好茶，後院和側院多被增建為室內空間或附屬屋，而禮納里的側院和後院空間則是作為輔助家務或零星食物來源的使用空間，有的側院和後院也已被改造成儲物間、工作室、車棚.....等空間，或是放置狗籠，這樣的空間使用行為其實與舊好茶的附屬屋空間雖不盡相同，卻也頗為類似。

（二）圖騰的使用規範轉變

文化原本就有流變的可能，前面提過，好茶部落在遷徙的過程中改變的不只是房子的樣式，離開了深山，和平地接觸更加頻繁，原本適用於傳統舊部落的社會體制和階級制度受到國家行政體系、平地價值觀的影響，更加速了與魯凱階級有關的文化轉變。當土地、路徑、河川、林場不再是頭目所有，平民有在外賺取財富的自由，有爭取公家行政職位的機會管理村落事務，加上宗教上人人平等的觀念，頭目的權威相較從前就減弱許多。

（1）平民也有家屋裝飾權，新型的圖騰或圖樣表彰家戶身分

從前在舊好茶幾乎只有 Katankilang、Druluan 兩戶大頭目家屋才有立柱和雕刻裝飾。好茶部落遷到新好茶的時候，恰巧處在一個部落社會型態跟著平地轉變的階段，新好茶時期的平民家戶已有家屋裝飾權，只要不擅用頭目貴族的圖騰，多能被部落的價值觀所接受。而這樣的觀念也在禮納里繼續沿用。魯凱族的傳統當中，百步蛇、陶壺、人頭、人像、羽毛等都是象徵頭目貴族階級的圖騰，一般平民不能使用，其他非頭目貴族但是有特殊身分、歷史故事的家族就會用其他圖樣表述自己的家族身分，獵人的家會放許多動物的圖樣、有百合花的頭冠圖樣，運

動選手也會放跑步的人像，部落長老的家屋牆面放長老頭冠圖樣，工藝家就把自己拿手的畫作、雕刻掛到牆面、柱面上，也有為了紀念已逝長輩，將祖父的英姿畫在牆上，還有更多以故鄉景物、自然界動植物、傳統服飾上的圖樣做為家屋裝飾的圖像。這些都是自新好茶時期開始，沿用發展到現在禮納里家屋，別於傳統的新型自我表述方式，也算是新型的圖騰或圖樣。

(2) 傳統階級圖騰的使用產生爭議尚無共識

隨著社會變遷，頭目貴族的實權不再，現今魯凱家屋外部空間所使用的立柱、圖騰、雕刻和節慶穿著的傳統服飾幾乎是僅存可以彰顯傳統階級身分的方式，因此有頭目貴族身分的家戶多會放置圖騰於家屋內外空間，也是因為部落內十分重視家屋外部空間與階級身分的關係，爭議也因此而生。魯凱族的頭目貴族階級分為三種階序：大頭目 yatavanan、小頭目 takiaki、貴族 kapecaclakan，但在口語上，除了大頭目之外，村民多會尊稱小頭目、貴族為頭目或皆稱貴族。隨著好茶一再遷村也衍生了部落內部頭目家族究竟是誰當家的爭議。

「以前在新好茶的時候，比較大的頭目只有一、兩個，其他都出去了，可是現在搬到這裡，他們又都回來了，回來了也是頭目啊！他們有的以前又是同一個家族分出來的，就變成說有五、六個，那個勢力好像就分散了。」(HYF01)

由 HYF01 的口述內容大致可以聽出現今禮納里好茶村內為何有多達四棟家屋立柱的原因（在舊好茶只有 Katankilang、Druluan 兩戶大頭目家屋才有立柱），甚至也有立柱卻不被認同的情況出現，部落族人也都對此狀況各有所見。當原本只有一、兩個大頭目變成了五、六位頭目，勢力分散，對逾越規範的貴族也無法制約。

「現在在吵的都是他們自己家族內在爭誰大，不然就是那種比較大的貴族，他逾越了他應該遵守的規範，我們平民根本不會有這種爭議。」(CYM03)

「現在是中華民國，我今天放了什麼多西你不喜歡，敢來破壞嗎？來破壞我就告你啊！變成是這樣。」(RYM01)

RYM01 的說法點出了現今魯凱社會的秩序也被國家的法制力量影響。部落內

部隨著頭目貴族的階級產生爭議，又缺乏強制規範的力量，各階序頭目貴族可以放置的圖騰就失去了絕對標準，變成有些各自表述的狀況。另外也有花錢買圖騰的狀況產生。

「……包括有平民，你做這些圖騰，你塞個錢給頭目之後，頭目不講話了，那你對其他貴族，對其他的老百姓來講，這個東西不是你的東西吶！」(RYM01)

當頭目本身也任由平民使用不屬於自家身分的圖騰之行為發生，魯凱族傳統的階級與圖騰規範就更加薄弱了，但依筆者的觀察與訪談，大部分的平民依然是謹守本分不敢逾越。

筆者將上述圖騰使用之現象整理成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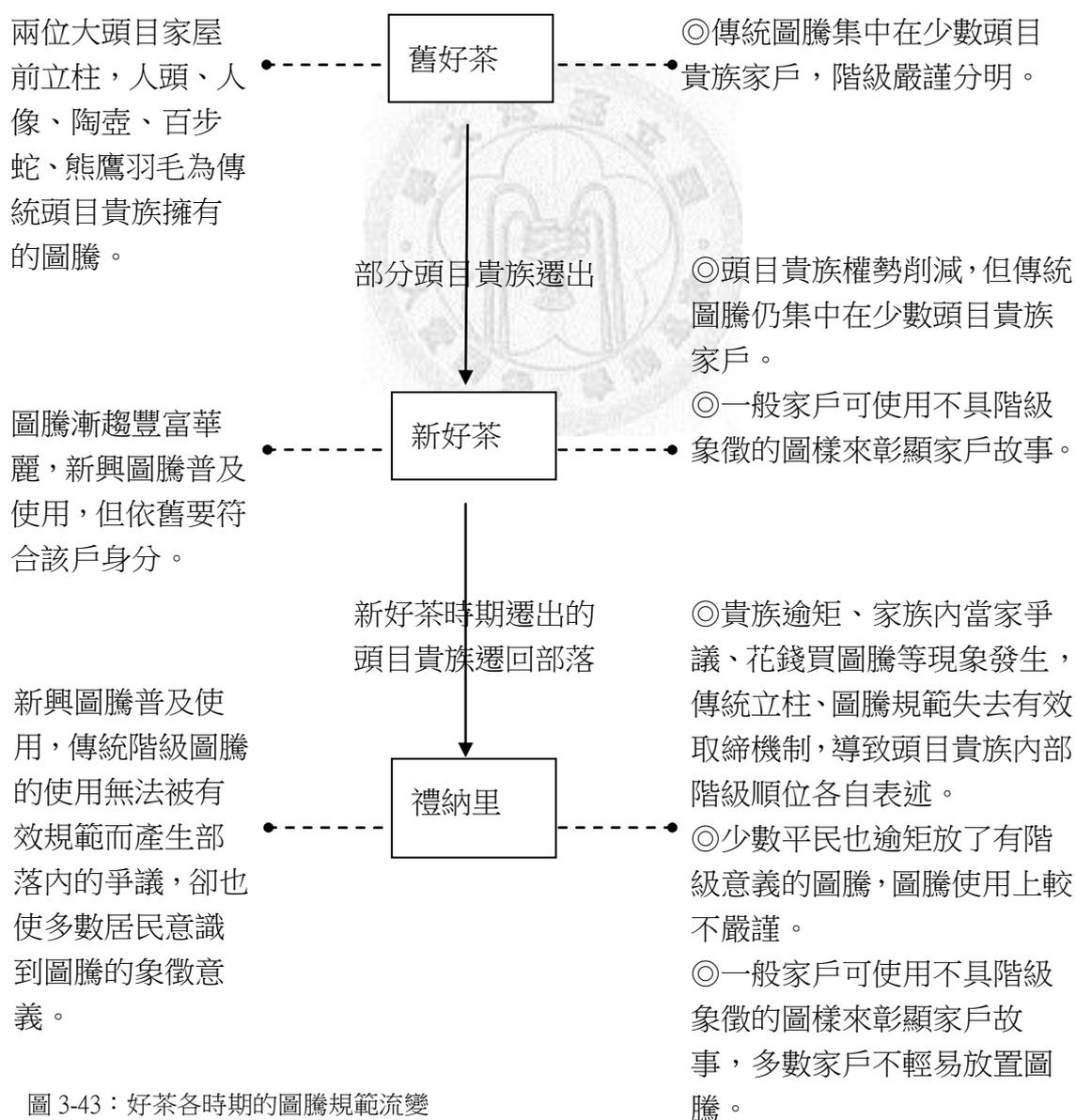


圖 3-43：好茶各時期的圖騰規範流變

第四章 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好茶人對家園認同探討

第一節 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認同增加的關聯

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始於各家戶成員的構想及身體力行的參與，並將空間營造成各家戶認為舒服、方便使用與美觀的空間，又運用各種圖騰、圖樣和空間元素將家屋外部空間營造成有自己的故事且彰顯家戶身分的樣貌，並因為家屋外部空間增添許多富有魯凱文化的元素，以及仿製、再現故鄉的地景元素而讓好茶居民們感覺各家戶甚至整個部落成為「有魯凱文化」地方，讓舊好茶或是新好茶的故鄉情感能夠在新部落延續。這樣的家屋外部空間營造過程，也是好茶居民對新部落、新家增進認同的過程。

一、構想及身體力行的參與感

禮納里的家屋是由世展會捐助提供，房舍只有三種類型，大家住的房子都一樣是鋼、木構造的歐式建築。對許多好茶人來說，他們來到了別人的土地，接收別人幫忙蓋好的房子，缺少參與其中的過程，心中難免感到陌生不踏實。

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對好茶人來說就是自己（或自家其他成員）對空間的想法付諸實現的過程。在交屋之前的階段，硬體空間礙於現實層面往往必須依循建築團隊、政令、多數決的決定，入住之後，被空下來的家屋外部空間正好可以讓各家戶自行發揮，並且是顯而易見，大家容易效仿比較的場域。不論是形式、材料、圖騰、植栽，許多人不只參與庭院空間設計的構想、討論，更親自去找尋、搬運材料和植栽，有技術的居民還會自行施工。家屋外部空間的改建方式大部分會由屋主、長嗣主張提議，並與家人討論決定，然後自行找材料施工，或是找認識的親友幫忙，再次才是找其他原住民或平地工班施作，找工班施作的過程也都會有家屋成員在旁觀看監督。這個過程對好茶居民來說是重要的，他們透過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勞動去把庭院空間打造成讓自己和家人喜好、便於使用、感覺舒適美觀的樣貌，並且使得原本都一樣的永久屋開始有了自家特色，讓自己家跟別人

家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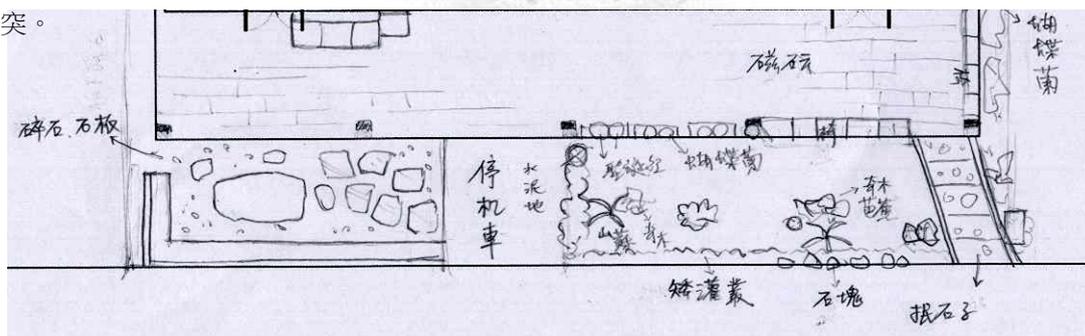
(1) 與鄰戶討論、找親友施作

CMF04 表示，和隔壁鄰居兩戶雙拼是抽籤住在一起的，院子的部分是兩戶一起討論一起施工，找哥哥做的。受訪者 HYF01 獵戶家，同一家分戶後住在兩戶雙拼的家屋中，其家屋庭院是家人一同討論，兩戶同時施作，請平地景觀業的朋友幫忙設計，所以有枕木、卵石等景觀元素，另外也有甕、琉璃珠搭配造景，屋主利用從前自己在新好茶打的石板，親自在庭院疊砌石板牆，庭院施工的部分也有請朋友公司的工匠來做。CMF01 說：「我們

這個就是找舅舅來做啊！隔壁大哥做花園，我們做這樣（石板桌椅）也是很配呀！」這三個例子顯示了他們對庭院空間的想法與鄰戶配合的關係，並且是找自己信賴的親人來施作。



圖 4-1（右上）、4-2（下）：HMM02 與弟弟雙拼戶之家屋前庭（右上）、HMM02 與弟弟雙拼戶之家屋前庭平面圖（下）。居民依照自家戶的想法，並配合鄰戶一同設計營造庭院空間。右戶 HMM02 做花園，左戶做石板桌椅，庭院型式不同但材質相似，外觀上兩戶的庭院空間並不衝突。



(2) 主導構想並親自施工

筆者訪談的對象當中也有自行設計施工的家戶，像是 CMM01 與母親同住，雙拼戶的隔壁是弟弟的家屋，兩戶的前庭是兄弟一起討論，又因為母親想要跟舊好茶一樣在月亮池看魚，所以設計了假山、水池，水池裡還養魚，並且自行施工。

CMM02 的家屋的庭院也是依照自己的想法，自己設計自己做，結構的部份如：紅

磚、水泥則請平地漢人來做。有些家戶則更是在十萬元補助之前就自行構思、改造庭院空間，像是石板工匠 HMM01 用自己的雙手改造庭院空間。

(3) 參與討論後跟隨長輩施作

新婚青年 CYM01 與父母的雙拼戶也是依照家人的意思自行改造。CYM01 說：「院子是我們自己做的，全家人一起討論，因為不想擋住前面，所以沒有像別人家做圍牆圍起來。……結婚之前就做好院子了！……凌晨被爸媽挖起來採石板吶！」Druluan 頭目安貴的家屋在十萬元補助之前就已改造完成，其子 RYM02 也說明了自己家屋庭院的構想與自己參與的部分：「有稍微討論啦！都覺得這樣子還不錯，因為爸爸覺得這樣子弄比較像在部落，比較有那個...那個在舊好茶的感覺啦！這樣做的話就比較像以前的生活方式。」筆者問：「那院子是自己做的嗎？」RYM02：「自己做的，我爸爸跟叔叔做。」筆者問：「那你有幫忙嗎？」RYM02：「有啊！主要是我爸爸啦！」由青年 CYM01 和 RYM02 的分享對話可看出，他們在家屋外部空間營造過程中參與的方式是參與討論後跟隨長輩施作。

(4) 構想後親自監督包商施工

通常就算是找外面的包商來施作庭院空間，設計構想也多是源自家屋成員，家屋成員也會監督施工過程。像是 HOM01，他自己決定庭院的樣式再找工人來做；CYM02 和母親住在一起，雙拼戶的隔壁是哥哥，他們家的庭院空間改造是依照 CYM02 自己的構想，和媽媽、哥哥討論，在院子裡放上朋友做的藝術品，施工的部分是兩戶一起，叫白浪（平地人）包商來做，施工的時候自己在旁邊監督，也帶包商去往新好茶的河邊去撿石板來放；RYM01 的家屋後院及側院的商用空間是他個人設計，而前庭主要是其父親的構想。



圖 4-3：CYM02 家屋外部空間。自己構想院子的設計，和媽媽、哥哥討論，在院子裡放上朋友做的藝術品，施工的時候也帶包商去往新好茶的河邊去撿石板來放。

「爸爸他都有監工，.....透過監工，然後跟師父講你要怎麼做怎麼做，甚至我們外觀的頁岩堆疊也都是他自己做的。.....我沒有一起做我都用看的啦！通常有老人家，老人家都會要求這樣做啦！.....常常因為我是新一代的年輕人，他是比較老一輩的老人家，有可能我們的審美觀念，或者是我們庭院的設計是不一樣的，可是我還是覺得我要尊重老人家，所以其實多半都是他們的意思啦！我就是旁邊協助啊！」(RYM01)

筆者從這些訪談對象的口述內容發現，不論是表達意見、觀摩或監督施工過程、材料的採集甚至親手施作，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大家多會參與，透過這個參與的過程，或多或少會增加好茶居民對現在居住的家屋的認同，覺得還很難適應禮納里的 CYM02 說：「能夠設計庭院，自己去找材料，自己搭瓜棚，至少讓自己對這邊有參與感。」長輩 HMM02 也覺得庭院營造過後「有自己的特色，有人住的感覺，有生命了啊！」閒談中，好茶女婿 HYM01 也說：「(大家)會很滿意自己的傑作，當初心好茶滅村大家為什麼那麼難過就是因為覺得自己完美的傑作就這麼憑空消失很可惜很不捨.....」由這些言論可見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過程是好茶居民和禮納里的空間建立關係很重要的一環。而當各家戶紛紛營造庭院之後，家屋的空間也就產生了有別於他的自明性，無形中促使各家戶居民增加對自己家屋的認同。

此外，從訪談的內容也不難發現主導意見的人多是屋主或長嗣，老人家最堅持的就是家屋前面的前庭空間，他們會很重視空間的型式、材質、傳統元素。爸爸說要怎麼做，孩子跟著看跟著幫忙學習，有意見可以表達，但是還是以長輩的意見為主；兒子構想要怎麼做，也要尊重媽媽的意見。甚至也有爸爸帶著兒子一起去採集工料、帶著兒子一起施做的家戶，筆者認為這個參與的過程不只是去參與意見的發表、空間的生產，同時也是在這過程去經驗、體會魯凱文化的社會制度，並且讓這個空間生產的過程變成是一種經驗傳承的行為活動，而這樣有意義的傳承活動就發生在現在居住的家屋，增加了居民對此的記憶與認同感。

二、舒服、方便使用又美觀的空間

由前述比較可發現，魯凱族因過去傳統部落的生活方式及空間模式的關係，雖然好茶村三十餘年來因為遷離深山，在空間、社會上都受到平地文化影響而多少有所改變和轉型，但依舊保有許多具有魯凱文化的生活習慣。從前在舊好茶，石板屋內空間狹小，許多日常交誼、聚會、農務、炊煮、洗曬等活動，多會在前庭空間發生，前庭也會種植或是自然長出可乘涼的樹木、可配戴的傳統植物或是食用的果樹、九層塔等植物。

到了新好茶，庭院的使用習慣除了開始有矮籬區分內外界線，庭院的功能大致沒有變化，多數的居民也都將庭院營造成便於魯凱生活的形式。莫拉克風災滅村之後遷居至禮納里的好茶居民，硬體家屋空間雖然變成歐式的樣貌，卻依舊難以改變魯凱族好茶人喜好善用庭院空間的習慣。世界展望會提供的永久屋僅有室內空間和有雨遮的前後廊，對剛入住的好茶居民來說，空間上並不足以因應魯凱族喜好在戶外休憩、勞動的生活習慣，於是喜好在屋外聊天、活動的村民進住後紛紛把簡易桌椅擺設到前廊上，並隨著時間推移，一點一點的和空間互動、改變空間，尤其當重建會提供每戶十萬塊的金錢補助之後，更促使好茶居民積極的將庭院改造成自己覺得美觀的、方便日常生活使用的空間。

於是禮納里好茶各家屋庭院空間就出現了居民口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這個樣子」的樣貌，雖是誇飾，但以大部分家屋的型態來看，最多家戶都雷同的就是沿著前庭邊緣砌成的石板（或材質更替改良、仿石板）座椅，有的並在院內或是有雨遮的前廊擺張桌子，方便在屋外聊天、會客、編織。



圖 4-4：「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這個樣子」的庭院樣貌

「這樣庭院整個做起來空間比較大，然後也凸顯魯凱石板的特色，有充分的空間

招待客人。.....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類似我們的主客廳的那種概念在裡面。所以 taliapang 大家已經習慣他就是可以坐在這裡，大家三五好友左右鄰居可以刺繡啊、聊天、娛樂的一個地方，然後它也兼具一種守望相助的意思，我在這裡就可以看到有沒有人去你家。」(RYM01)

RYM01 的話當中指出，除了交誼的功能，也因為各家戶的庭院常有居民活動，因而也加強了守望相助的功能，HMM02 補充說：「因為種農作物嘛！都要曬芋頭乾啦、小米啦、玉米啦！」可見魯凱族的前庭空間對農作活動也有一定的功能存在。

好茶人從舊好茶時期的生活習慣就是喜歡在前庭活動交誼，經過幾次遷村依然保留了這樣的生活習慣，部落的居民不論是在舊好茶出生的長輩、在新好茶出生的年輕人，他們都習慣、認同這樣的生活模式，並且把禮納里的家屋前庭空間營造成符合生活習慣的空間樣貌。炊煮功能則因為各家戶前庭普遍有鋪石板、磁磚恐不耐熱而多在側院，清洗、置物的功能也隨著家屋配置將廚房設在屋子後方，而多利用後院或側院空間。不少家戶的後院延伸到側院空間搭起了簡易遮棚，形成工作、儲藏、停車空間，也增加了家屋外部空間的使用機能。

三、家戶身分的表徵，有自己的故事

從前在舊好茶幾乎只有頭目家屋和前庭能夠立石、雕刻、裝飾，從新好茶時期開始，好茶人就會在圍牆、矮籬、家屋正立面上利用拼貼、彩繪、雕刻等方式去表現自己家族的故事和身分。到了禮納里，除了固有的傳統圖騰文化，頭目、貴族會在前庭立石、使用他們專屬的特殊圖騰雕刻，如：人頭、陶壺、百步蛇之外，多數平民還是不輕易使用特定圖騰，但隨著時代與文化流變，圖騰的使用標準已較為寬鬆。

好茶人對於自己的特殊榮耀都會十分重視，HMM02 因為有報訊最快、代表國家參加馬拉松比賽的榮譽，其家屋就有蝴蝶、賽跑選手、特殊頭冠的圖樣，並且把比賽的獎牌直接鑲在柱子上，以彰顯自身的榮耀。HYF01 的父親是家屋屋主，

獵過五隻山豬，所以就在家屋牆面掛上獵人打山豬的木雕。另外若是在部落內有被認同的特殊身分，也時常會在家屋前庭內有所表現，像是部落長老林添增家屋的牆壁就畫上了長老的特殊頭冠，這個圖樣只有部落長老能放，明顯的區隔出長老家與其他家屋的不同。HOM01 的家屋牆面上也有一個百合花的陶壺上有十字架的浮雕，除了表示自己的信仰也強調了教會長老的身分。畫家會彩繪自己的家屋或是將得意的作品掛在牆上，最明顯的就是部落畫家盧啟村，他在家屋正面和側面原本空白的地方都畫上了自己的得意畫作，家屋又緊臨著部落內重要街道—古茶柏安街，他在家屋牆面的畫作多與舊好茶景物有關，整片畫作使得家屋變得顯眼，同時也展現了主人的繪畫能力與思鄉情懷。而 HMM01 仿製祖父生前的雕刻掛在柱子和牆面上，除了懷念自己的祖父，同時也表示自己是有聲望的雕刻師的後代。這些例子都是村民們彰顯自己身分於庭院空間的表現方式。

不只是圖騰、雕刻可以看出家戶的身分，前庭是一個家戶空間最明顯的場域，可以看得出該戶人家花了多少技術、心力營造。石板工匠的家屋就能明顯看到其敲打堆疊石板的功力比他戶精湛許多。有的家屋用磁磚代替石板，有的將石板貼在牆面上，有的是一層一層的疊砌起來，石板取得不易，當一個家戶能夠使用比別人多的石板，便也是能力的象徵。於是，經過好茶居民的一番打造，將自己的身分、地位、能力彰顯在庭院空間當中，庭院就變成了一個展示的場域，如同祭儀和喜慶場合大家悉心穿戴身上的行頭一番，放置的圖騰、雕刻有所依據，並重視這個空間，也為此感到榮耀。

四、成為「有魯凱文化」地方

家屋外部的空間營造行為是一群有魯凱文化、生活習慣的人，將庭院空間營造成「有魯凱文化」的地方。改造庭院空間的行為曾經也發生在新好茶，但是在禮納里的新的好茶部落，將部落空間營造成「有魯凱文化」的地方有更深一層的重要性。根據筆者訪談，住在新好茶的時候，田地就在新好茶和舊好茶中間的區域，有些青年的童年還常常往返舊好茶去放羊。再者，新好茶村的位址仍屬魯凱

大本營霧台鄉境內，附近亦無其他部落，因此許多好茶人認為住在新好茶的時候並沒有「離開部落」的感覺，閒談中，好茶人偶爾也用「好茶」指稱新好茶、舊好茶及他們熟悉的生活領域。但是禮納里這塊土地從前就是排灣族瑪家部落的傳統領域，行政區域劃分也非在魯凱族的地盤霧台鄉而是瑪家鄉，莫拉克風災前的產權更屬台糖所有，部落裡的老人家至今都還認為禮納里是「外村的地」、「不是自己的地方」，而中年人甚至年輕一輩居民的也有離開家鄉的感覺。

住在陌生的土地、歐式的房子，離開了從小生長的家鄉，並且就緊臨著其他排灣族部落，人和土地的關係變得薄弱，對居住地沒有歸屬感。但是改造庭院空間的過程，透過許多方式讓新部落的空間和原鄉產生情感的連繫，同時也加入了許多魯凱文化元素在空間當中，一家一戶的改變，逐漸形成具有「魯凱文化」的部落風貌，進而讓好茶居民在空間營造的實踐中漸漸增加對禮納里的認同。

RYM01 的家屋前庭樣式和舊好茶的前庭空間類似，鋪面材質運用了不少石板，提到魯凱的庭院，他說：

「都會有庭院！我們新好茶也都是有庭院，都是這樣！所以跟我們過去在舊好茶的格局是一樣的，我們前面就是庭院。……你看我們好茶的這個設計喔！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是做這樣的一個 taliapang，魯凱族叫做 taliapang，它在我們魯凱族來講，在過去舊好茶的生活，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場所。」(RYM01)

「舊好茶庭院都有平台，我們叫 taliapang，可以坐下來。你看每一戶人家一定都要有一排椅子，因為我們魯凱族愛聊天，很重感情！……我們對石板有很深的情感，一定要有石板才像魯凱。」(CMM02)

由上面兩段話可以看出，好茶居民運用用石板在家屋外部營造 taliapang 空間的方式，讓家戶空間成為有魯凱味、有魯凱文化的地方。

五、故鄉情感根源的延續

對家屋外部空間營造意見鮮明的中、老年人，對前庭空間的看法多會與舊好茶產生關聯，依照各自的喜好和方式讓新的家屋空間和原鄉產生連結。筆者在訪

談當中發現，在舊好茶出生，有舊好茶生活記憶的人（年齡層約四十歲以上）都會表示十分懷念舊好茶的景物與生活，他們會把對舊好茶的情感展現在現在居住的空間當中。而稍微年輕一些的壯年人，也傾向將過去對他們生長的那個年代的好茶（新好茶、舊好茶及熟悉的領域）的情感，利用構想或親身實做的方式，在庭院空間展現出來。以下是筆者觀察到好茶居民讓禮納里家屋外部空間和新、舊好茶產生關連的表現方式：

（1）仿製、轉化舊好茶的空間

空間的形式上，出生在舊好茶，有舊好茶生活經驗的好茶人對於禮納里家屋庭院有複製、再現舊好茶空間的傾向。以圖 4-5 家戶為例，這戶人家的前庭座椅是以磚塊水泥為骨



圖 4-5：CMF02 家屋外部空間

架，再用貼石板、外疊石板的方式施做，和從前舊好茶的「純石板」座台不同，空間的形式也因應現地環境稍微改變，但大致上可以說是將舊好茶的前庭空間外觀複製下來。庭院空間使用類似此種做法的家戶不在少數，只是因為成本、石板取得不易等原因，有些家戶在鋪面上會用磁磚、外來石材、洗石子來代替，因此 RYM01 才會說：「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是做這樣的一個 taliapang，魯凱族叫做 taliapang，它在我們魯凱族來講，在過去舊好茶的生活，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場所。」上圖住戶 CMF02 在舊好茶長大，她略帶滿意口吻的說出：「我們以前在舊好茶的院子就是這個樣子！」並且同意筆者詢問：「搬到這裡還是要想念舊好茶嗎？」的說法，可見其依舊嚮往、懷念舊好茶的空間，並將禮納里的家屋前庭刻意打造得宛如舊好茶家屋前庭的意圖。Druluan 頭目蔣來義、安貴的家屋也是類似的做法去營造家屋外部空間，家屋前庭的地坪使用石板或深色磁磚，並用石板打造椅座外部，他們都認為這樣的空間和舊部落的模式較為相似。前庭地坪及椅座外部都使用石板的 HOM01 在訪談中

表示以前在舊好茶的前庭就是這樣，如此的營造模式是因為想念舊好茶。可見對許多好茶人來說，前庭的空間模式不只是因應生活的習慣，還包含了對舊部落的思念。對於前庭空間的模式，RYM01 具體的提到和舊好茶的關連：

「所以其實我們的設計概念剛好也很結合過去我們在舊好茶的一個連結，所以本身我們文化圖騰的部分，甚至包括我們庭院的設計呀！都不離開我們過去在舊好茶生活的那種環境，雖然是改良的，可是畢竟也是對我們來講，對老年人來講，是一種很大的慰藉啦！」(RYM01)

RYM01 的一席話點明了在禮納里家屋庭院仿造舊好茶前庭空間的原因，透過這樣在異地仿造故鄉的空間，能夠讓居民，尤其是眷戀舊好茶的老人家能夠感受到心靈的慰藉。除了庭院的空間模式類似舊好茶前庭之外，也有居民認為一定要有石板才有魯凱的味道。

「我們對石板有很深的情感，一定要有石板才像魯凱。這個房子很現代歐洲的樣式，有石板之後就有魯凱味，慢慢的就回到魯凱的生活習慣。很多人用改良式的建材，像是石英磚、磁磚代替，文化就這樣會漸漸消逝。」(CMM02)

此番話說明了現今好茶家屋庭院的空間模式多受舊好茶的前庭空間影響，同時點明了他對石板的堅持，CMM02 認為石板的文化價值是不能夠被其他建材替代的，以往幾百年的舊部落都是用石板打造，石板是魯凱傳統空間語彙很重要的元素。就筆者的觀察，中老年人確實會對石板有較為執著的感情，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居民不惜金錢上的花費或是採集的艱辛，一定要放石板在庭院的原因。



圖 4-6：比較傳統的前庭做法。在老一輩居民心中，石板疊砌的方式是屬於比較傳統的空間樣貌。

RMF01 的家屋前廊鋪類似板岩材質的深灰色磁磚，前庭地面鋪石板，並如同舊好茶前庭設有坐台，坐台外牆結合了陶壺、人頭的雕刻樣式，並種植從前在舊好茶常見的榕樹。前庭入口的部分還利用原本家屋地基和道路的高差，沿著階梯打造了一小片假山，上面種植了山



圖 4-7：RMF01 家屋外部空間

上常見的蕨類植物。她說之所以做假山是因為過去在舊好茶是高海拔地區，假山是為了紀念山上的舊好茶部落。類似的庭院改造方式也在 CMM01 兄弟與其母親的家屋前庭施做，此棟雙拼兩戶的庭院樣式大致相同，矮牆結合坐檯，外表是水泥灌模仿石板堆疊的樣式，前庭兩側各有一個小假山結合水池，水池內還飼養小魚。「媽媽想要跟舊好茶一樣在月亮池看魚，所以有水



圖 4-8：CMM01 家屋外部空間的水池

池、假山。」CMM01 說。將山上的景色畫在自家牆面上，把瀑布、舊好茶的石板屋彩繪在牆面，藉此懷念故鄉的景色，都是把空間、景色經過仿製和轉化後移植到禮納里家屋的手法。



圖 4-9：家屋外部空間的彩繪（一）



圖 4-10：家屋外部空間的彩繪（二）

前述幾個例子可見，前庭改造在建材上多少因為材料取得不易（如石板開採需要經過繁複的行政程序核准）、自然環境條件不同（沒有天然的林相、水源）有所改良替代，但許多家戶的庭院都透過類似的方式仿造或轉化山上的空間，也有在牆面畫上舊好茶景物的手法，去表現自己和舊好茶的淵源和情感，並且藉由這樣的空間，期許以往的精神能夠在新的部落延續。

「.....涵義很多啦！包括整個 taliapang 在疊頁岩的過程都有很多感情在裡面，啊就是說透過在疊這個喔，不但去呈現自己的一個文化圖騰之外，也是在告訴來的人，我們本身過去老人家，我們魯凱族的那個文化，那個相互幫忙的社會，是非常緊密的社會，那個感情是連結在一起的，所以那個頁岩的意思也是在這裡。甚至我們都很重視，我們都不能穿鞋子，然後把它拖地，就變成是我們非常重視的一個空間嘛！」(RYM01)

從 RYM01 的言論當中可以知道，庭院施工「疊頁岩」這樣的動作其實也是去追溯自己魯凱文化的過程，然後透過塑造和舊部落類似的空間，去維繫從前的活動、情感、精神，讓舊部落的魯凱文化在新的地方延續。並且，如同 RYM01 所言，筆者觀察到多數的家戶都對前庭空間十分重視，從外面進到前庭都要脫鞋，並且時常打掃維護。

從上述種種可見好茶人對故鄉的依戀，也透過複製、轉化舊好茶的空間，再現於禮納里的前庭，藉此彰顯自己的根源，讓對故土的情感、魯凱傳統文化、精神、生活方式能夠在異地延續下去，讓新的部落也帶著點舊部落的傳統色彩，讓思念故鄉卻又回不去的好茶人得到心靈上的一絲慰藉。

(2) 種植魯凱傳統生活、飲食習慣相關的植物和作物

萬壽菊、刺茄、羊齒蕨、金鳳花、百合花等植物都是傳統魯凱族的頭冠植物，具有美觀及實用價值，通常種植在家屋四周，前庭、側院、後院都有他們的蹤跡。月桃、假酸漿、拉



圖 4-11：家屋外部空間的植物（一）

維露葉等包裹阿拜和吉拿普的植物，還有木瓜、香蕉、芋頭、地瓜、蔬菜、九層塔、樹豆等食用植物較不具美觀價值，配合廚房或戶外炊煮空間的相對位置，多種植於後院或側院。

有別於一般平地社區家戶會栽種的植物，與魯凱族生活息息相關的植物和作物普遍的栽種在每家戶的庭院當中，不只是裝飾點綴，也是形塑魯凱村落庭院特色的要素之一。



圖 4-12：家屋外部空間的植物（二）

小米因需要較大的耕作地，雖然也曾有好茶居民在整塊側院種植小米，但自從好茶村分配到長榮百合國小對面的耕地後，小米、紅藜等需要較大面積集中耕種之作物就不太有居民種植在自家庭院中，改種在申請到的耕地裡。



圖 4-13：家屋外部空間的植物（三）

（3）種植好茶記憶空間中特別的植物

有些人會把存在或曾經存在於舊部落，在好茶人心中具特殊意義的植物，設法從他處取得種在禮納里家屋旁。以下是筆者觀察訪談到的特殊植物：

榕樹：是舊好茶和新好茶都有的重要樹種，RMF01 的家屋前庭旁邊種了一棵榕樹，是因為榕樹在魯凱族的傳統中是人丁興旺的象徵，在她的記憶中，舊好茶部落的入口有一棵榕樹，她把榕樹在禮納里種下，希望好茶的人口可以在此興盛。

紅欖木：好茶人都知道在舊好茶外圍有一棵紅欖木，是舊好茶通往西方的中途休息站，是從前出草的集合地，是迎接客人及送別的地點，也是思念在遙遠對山的情人，傳達感情



圖 4-14：家屋外部空間的植物（四）

的地方。每年都會回舊好茶的青年 RYM02，對山上的紅欖木也有特別的情感，因此特地去買了小欖木種在禮納里。

檳榔：RYM01 家的前庭用盆栽種了一棵檳榔樹擺在前庭入口座台高處，使得這棵還沒長大的檳榔變得十分顯眼，RYM01 說明自己在舊好茶的家屋是跳舞場，有一棵檳榔樹，這棵檳榔樹是懷念舊好茶所種。

(4) 從山上帶下泥土、植物和石板

部落裡在遷居至禮納里時曾有過比較重大的儀式，大家去新好茶禱告，由林添增長老帶著新好茶的泥土回到禮納里，撒到各家戶門前。這個儀式並非魯凱族的傳統遷居儀式，比較傾向現代融合宗教信仰的儀式。部落青年 CYM03 針對從故鄉帶泥土下來的行為提出自己解讀的方式：「你用科學的角度去看，那泥土裡有故鄉的養分，山上的種子，把你土帶下來灑，這邊就有可能長出山上那樣的植物。」依其說法，可見他希望禮納里能有類似故鄉的環境的立場。

許多家戶從山上（舊好茶、通往舊好茶的沿路及傳統領域）帶下泥土、筆筒樹、山蘇或其他生長在舊好茶附近的植物種在現今家屋週遭。這些種植物的行為其背後意義又大於普通種植百合、月桃、萬壽菊、羊齒蕨等「日常生活文化」所習慣的種植行為，中老輩的好茶人透過回到過去生活的領域，在爬山的過程中付出勞力，思念在舊好茶生活的景象，把故鄉的植物老遠帶下，移植在新的部落，種在自己的家屋旁邊，「想把山上的原生種植物帶下來種，怎麼說？好像看到它就想到舊好茶那樣。」筆者問：「一種情感的投射？」HMM01：「對啦！應該是這樣！情感投射！」CYM01 也說：「有幾棵山上的植物帶下來種，那個我媽媽堅持的，可以用來做頭冠的，種在那邊……」CYM02 的庭院用了一些從新好茶撿來的石板，也有想從新好茶帶檳榔來種的想法：「我現在行動能力不好，要不然我也會去拿植物下來，把當時在那個環境的感覺，再把它帶到這裡重建起來。一定要從自己的家鄉帶下來，像石板就一直還想再從新好茶採，等我好一點的時候想去好茶拿檳榔苗下來種，從小部落裡面就是有很多檳榔樹，有檳榔就很親切。」回故鄉採集

石板對好茶人來說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政府單位嚴格限制的情況下，居民就算用「撿」的也要撿一些帶到禮納里。距離近，取得方便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這些「撿」來的石板是來自故鄉，如同 CYM02 強調石板是從新好茶帶下來的，部分好茶人也從新好茶帶了少量石板到禮納里。在筆者訪談的十餘戶當中，有三個不同家戶（兄弟、父子連棟雙拼，相互討論，同時施工者算一戶）的庭院所使用之部分或全部石板是源自於新好茶，Druluan 頭目安貴的家屋前庭的石板則是由從前在霧台的石板家屋取下，二度利用。HYF01 的父親就是用新好茶的石板打造庭院，HYF01 說：「因為石板是從故鄉來的，所以有延續的感覺。」

因為離開家鄉搬到了新的地方，對土地陌生、沒有感情甚至有人認為難以適應。這些曾存在故鄉的植物、石板承載著他們從前生活的記憶，把家鄉的景物移植到新的部落是讓新居地慢慢產生熟悉感的方式，是硬體之外的精神重建，會讓居民覺得有心靈上的慰藉，故鄉的植物在新的土地茁壯，熟悉的景物陪著在好茶出生的人在新的土地生活，人和土地的關連與情感似乎就不是完完全全被切斷，多少彌補了和故鄉土地的關聯被切斷的感受，而有一種在禮納里「延續的感覺」。

六、由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看家的認同

（一）家屋外部無可取代的 taliapang（結合座台和桌椅的前庭）

在一連串的遷徙當中，家屋和庭院的空間、材料與型式或多或少都已受到外在大環境的影響而有部分改變，對於前庭空間材料的認同漸漸的已不侷限於石板的使用，部分居民在型式上也接庭園景觀設計的元素，但大部分可以明顯看到 taliapang（魯凱語，指結合座台和桌椅的前庭）座台的型式在兩度遷徙之後依然保留下來，筆者認為這是好茶居民最認同的家屋前庭空間模式。

禮納里家屋前庭的功能與舊好茶大致相仿，這代表著好茶人和前庭互動的生活習慣承襲了下來，前庭的改造是依照著好茶人的生活習慣而施做；但另一種可能是，因著好茶人對故鄉的家的情感認同，即使一再遷村，庭院空間的型式某種程度上被堅持的保留以成為情感上的慰藉，他們認為這樣的型式是家屋不可或缺

的外部空間，同時也是連結到傳統部落生活的空間模式，而使得他們使用庭院的生活習慣也一併留存下來。筆者認為生活習慣保留與庭院的空間營造型式互為因果，用以往在故鄉習慣、認同的生活方式去營造他們新的居住空間，也因為營造出來的空間而維持著他們所認同的生活模式，讓新居地增添「家」的感覺。

（二）新型的圖騰或圖樣彰顯家戶特色增加認同

另一方面，對於圖騰使用規範的認同也在遷村的過程伴隨社會變遷衝擊傳統階級而有所改變，居住於石板屋的年代，好茶平民並不使用雕刻、彩繪等方式裝飾家屋，雕刻是頭目貴族才有的權力。自遷村到新好茶之後，新興圖騰普及使用，只要符合該戶身分及歷史故事，好茶居民都能夠接受一般家戶使用不具階級的圖騰與圖像來裝飾家屋，認同這些新興圖騰是屬於部落文化的一部分，並且善於在家屋外部空間顯見處運用這些新興的圖騰和圖樣，以增家家戶的自明性和空間認同。

目前遷居到禮納里的好茶部落，關於圖騰文化的認同，筆者認為正處於文化流變衝擊的過渡期，爭議過後部落內部尚無完整明確的共識。禮納里好茶部落內圖騰放置的爭議乍看之下似乎是遷村對文化認同較為負面的衝擊，但筆者認為因為這些爭議，好茶居民們多關注到圖騰所代表的意涵，而更長遠來看，這可能是文化流變過程中，重新定位、型塑圖騰文化認同的契機。且撇開這些圖騰的階級爭議，在家屋外部空間雕刻、彩繪這些圖騰即是對家戶空間做標記的行為，其背後的意義也是意圖彰顯自己所認定的家戶階級身分、故事，藉著這些圖騰來增加自家戶空間的辨識性及自己對家屋空間的認同。

（三）魯凱傳統植物與一般景觀植栽並存

比較舊好茶、新好茶及禮納里好茶可以發現禮納里的家屋外部空間受到平地社會的影響栽種了一般平地住家會種植的景觀植物，然而不變的是依舊栽種了許多跟魯凱飲食、生活習慣息息相關的傳統植物以及在舊好茶周遭常見的植物，這些植物並非禮納里原生植物，可見是好茶人刻意種植，而這些種植傳統植物的行

為不只與生活習慣相關，亦可視為將空間置入魯凱空間地景元素的做法，讓空間中充滿故鄉常見的植物，增加家屋外部空間和自己文化、情感的關連性，以增加自己對家屋空間的喜好、認同。

(四) 家屋外部空間營造所能增加的認同與限制

透過各種空間元素的營造，並且經常性的使用家屋外部空間，使得空間的模式與在空間中發生的活動伴隨著時間增加好茶人對禮納里新家的認同，然而家屋外部空間營造過程所能增加的認同仍有其限制。

根據文獻回顧以及筆者訪談相互映證，好茶居民對家的認同要素由高至低可分成以下幾類：

(1) 歷史、祖先的認同：傳說的發生地、祖先努力的血汗與軀骨埋葬在此（石板屋、祖墳）、魯凱族傳統的活動領域。屬於高度認同。

(2) 永遠的家、靈魂歸屬地：心中永遠的家，每次作夢都夢見的地方，有深厚的感情，認為死後靈魂會回去的地方。屬於高度認同。

(3) 故鄉情感延續的認同：源自於對故鄉的認同，因為認同過去居住的部落，因而仿製、轉化舊部落的地景元素，將故鄉的景物帶到新居地，讓故鄉的情感得以在新部落延續而產生的認同。屬於中等認同。

(4) 文化空間的認同：因為將空間營造得有魯凱族文化特色，而有「部落的感覺」，認為空間與自己所屬的族群文化息息相關。屬於中等認同。

(5) 聚落紋理、周遭環境的認同：建築物的型式、排列的方式、有無田地和墓地、認同山林自然的地景。屬於中等認同。

(6) 與空間互動的認同：參與營造、便於生活使用的空間，營造成有自己的特色和故事的地方，相信新居地是個好地方，有理想與夢想。屬於基本認同。

(7) 周遭生活機能的認同：認同交通、教育、生活機能、醫療資源的便捷。屬於基本認同。

筆者根據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元素探討是否增加好茶居民對家的各個認同要

素做對應如下表：(○：增加認同 X：無增加認同 △：增加認同的程度較少)

認同程度	家屋外部空間 營造的元 素 對家的 認同要素	型式	材料	圖騰	植栽	移植、 仿製舊 部落的 地景元 素	活動 使用
高度認同	歷史、祖先的 認同	X	X	X	X	X	X
	永遠的家、靈 魂歸屬地	X	X	X	X	X	X
中等認同	故鄉情感延續 的認同	○	○	X	○	○	X
	文化空間的認 同	○	○	○	○	○	X
	聚落紋理、周 遭環境的認同	△	△	X	△	△	X
基本認同	與空間互動的 認同	○	○	○	○	○	○
	周遭生活機能 的認同	X	X	X	X	X	X

表 3-4：家屋外部空間元素與認同要素之關聯

由上表整理可看出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元素增加了哪些對家的認同，難以增加認同的部分是一開始遷村的區位就已決定的周遭生活機能。另外也因為時間和歷史的因素，家屋外部空間營造雖然能增加居民與空間互動的認同、文化空間的認同，甚至是感覺故鄉的情感能在新部落延續，但卻無法因此使有「舊好茶是永遠的家、靈魂歸屬地」概念的居民認為禮納里是靈魂的歸屬地，也無法動搖祖先努力的血汗與軀骨埋葬在舊好茶事實，因而歸結出家屋外部空間營造所能增加居民對家的認同程度僅限於增加基本認同及中度認同兩個層級，對於家的高度認同部分，短期內並看不出影響。

而關於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好茶人對家的認同更深入的討論，將於下一章仔細說明探討。

第二節 居民對禮納里的觀感與家園的認同

一、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後居民對禮納里空間的看法

(一) 美觀、舒適、方便使用

筆者在訪談時所聽到好茶居民對於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後的觀感多是持正面看法，許多人表示院子做起來之後感覺舒服或方便使用，居民多認為視覺上更加美觀、舒適，使用起來也更加方便，家家戶戶都能聊天聚會。

(二) 空間的參與感以及個人特色

空間的參與感以及個人特色的展現對好茶居民來說也是重要的，CYM02：「能夠設計庭院，自己去找材料，自己搭瓜棚，至少讓自己對這邊有參與感。」HMM02認為院子做起來之後「有自己的特色，有人住的感覺，有生命了啊！」好茶女婿HYM01說：「(大家)會很滿意自己的傑作，當初新好茶滅村大家為什麼那麼難過就是因為覺得自己完美的傑作就這麼憑空消失很可惜很不捨.....」由這些居民的說法可以了解到，家屋外部空間營造是居民和居住空間發生關係很重要的一環，藉著這個過程讓大家對現在住的地方有參與感，也可以依照家屋成員的喜好去營造自家的特色，甚至對自己所營造出的空間感到獨一無二的驕傲。

(三) 有家、魯凱、部落的感覺

許多人表示院子做起來之後有家的感覺，有魯凱的感覺，有像部落。RYM02同意院子做起來之後更像家，像自己要住的地方，很像部落。CMF02認為院子做好之後有比較像家，有魯凱的感覺。HYF01也同意院子做起來之後有比較舒服比較像自己的地方。當筆者問到院子做好之後和剛搬進來的時候有什麼不同，RYM01與XMM01說：

「那時候(剛搬進來)就想像能像現在這樣的庭院啊!阿就也是成真啦!.....有啦!有那個部落的感覺了!」(RYM01)

「之前剛搬來的時候，覺得好像颱風來房子就會被吹走的感覺，睡覺都會做夢，夢到房子好像在水上漂，人躺著就被漂走那樣。這次回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院子

都做好了，有比較穩的感覺，就睡得安穩，沒有做那個夢了！」(XMM01)

上面兩段話可見經過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過程，大家把陌生且與故鄉空間頗具差異的地方加以改造之後，居民們紛紛覺得現在的禮納里比剛搬進來的時候更像魯凱族居住的地方，不只自己的家屋有家的感覺，也因為家家戶戶都將家屋外部營造成有魯凱文化的空間，而讓整個村莊有「部落」的感覺，甚至讓好茶居民感覺到踏實安穩。

二、年齡層與家的認同探討

因好茶部落三十餘年來幾度遷村，不同年齡層的居民在不同的地方環境生活成長，對家、部落、文化的認知和認同也會有所差異，故筆者將訪談對象依照年齡層分類以便討論分析。

(一) 魯凱語中和家屋相關的語彙

受台邦·撒沙勒老師的提點，得知魯凱語裡面關於家、房舍的辭彙有許多種說法，各有其意義，筆者在訪談部落裡幾位中年以上的長輩對禮納里家屋的情感認同時，發現對家屋的魯凱語稱謂與其對家屋的認同有密切的關聯，因而整理出兩個較常被拿來指稱家屋的語彙，以便接續往後段落之探討：

baliu：同王應棠〈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中所指「巴里烏」，傳統的定義是生者、死者共同的家屋，也是部落裡的家屋，是人與建築物的共同體。但現今的意義傾向「真正的家」以及靈魂歸屬的地方。

umauma：臨時搭蓋的居所，暫時住的地方、工寮之意。

dane：指家屋，一般的房屋。

(二) 老人家對禮納里的認同

(1) 滿意、習慣，但是 baliu 在舊好茶

兩位年約五、六旬，在前庭空間編織聊天的 ina (阿姨) ROF01、HOF01 表示：「來到這裡就安心了，比安置所好很多！」提到禮納里的環境，她們說：「這邊很漂亮，有石板，有樹！」顯然是滿意現在居住的地方。而當筆者進一步用魯凱語

彙詢問，試圖理解她們對禮納里的認同時，兩位老人家用魯凱與簡短的討論一番，回答我：「umauma！」她們說 umauma 是臨時的、工寮的意思，「baliu 在舊好茶！」「我們的肚臍在舊好茶吶！每次做夢都在舊好茶呀！」她們又說。可見她們雖然對現居地的生活環境感到滿意，但真正的家還是在舊好茶。

同樣的問題，筆者詢問 ina (阿姨) HOF02 是否習慣禮納里的環境，ina (阿姨) 說：「習慣啦！不然咧？」她也同意 baliu 在舊好茶，並且說：「這邊是外村的地，不是魯凱的地。……做夢還是在舊好茶！」HOF02 點出了禮納里並非魯凱的土地，顯示出其心態於某種程度上認為自己不歸屬於這塊土地。

筆者也有訪問到認為禮納里的新部落環境很好的老人家，HOM01 很滿意的說：「來到這邊最好了啦！醫療方便，什麼都方便！……舊好茶永遠忘不了！但是這裡很好！現在比較舒服，這邊是新興的地方，交通很方便。」可是即便如此，HOM01 還是說：「baliu 在舊好茶」可見舊好茶在老人家心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2) 不滿意，但是試圖營造舊部落氛圍

對於現在棲身的禮納里家屋，ROM01 並不滿意禮納里的居住環境，他認為禮納里的家屋打破了傳統部落住宅結構的建置，雖然看起來自然、詩意，但是沒有部落原本的樣貌，人與人的相處也不像從前熱絡，變得有些公寓化、社區化了。「以前鄰居家的事情就好像我家的事一樣，但現在隔一條這麼寬的馬路，對面的人一回來就進去房子裡把門關起來……」ROM01 的說法點出現在居住的環境與傳統部落相異之處，也因為空間規劃與傳統部落的空間差異造成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疏離。提到家屋前庭外牆，他說要貼小石片，硬體還是要用部落的模式。筆者又問，經過一連串庭院空間的改建之後，是否會讓禮納里的家屋更有家的感覺時，ROM01 回答：「這裡怎麼樣都是休閒屋！」可見他在家屋庭院試圖營造舊部落氛圍的意圖，卻還是認為禮納里的環境比不上傳統舊部落。

(3) 只是過渡暫住的地方

筆者曾聽過較極端的說法，一心向著舊好茶的部落耆老 ROM03，曾在夜裡於

商店前庭和親友聚會間喝了幾杯之後說：「在這裡我覺得人生只剩活著，對未來完全沒有希望！……我回來住兩天就要回山上去！」ROM03 對舊好茶及山林有很深的情感，認為舊好茶才是他的家，民國七十九年回到舊好茶重建舊石板屋之後就時常回山上居住寫作，現在禮納里的房子對他來說只是偶爾回來居住的地方。

（三）中年人對禮納里的認同

（1）認為禮納里是 dane、umauma，baliu 在舊好茶

常回舊好茶的中年婦女 RMF01 表示：「baliu」是指部落的家屋，包括房子、住在裡面的活人、埋在底下的祖先，是生者死者與共，永久的家屋，現好茶村民若提到「baliu」都是指舊好茶的石板家屋，「dane」則是指一般的家屋，她用「dane」來指稱禮納里這邊的房子。（筆者曾幾度旁聽新好茶國賠案的部落會議，會議中提及新好茶的家屋都使用「dane」一詞，映證了 RMF01 的說法，「dane」指一般的家屋，也適用於新好茶家屋。）但是有些人認為禮納里的家屋是「baliu」，關於這個現象，筆者將會在下個段落進行討論，但可想而知的是 RMF01 認為自己真正的家在舊好茶，禮納里的家屋只是一般的房子，不過她在禮納里的家屋庭院也和其他居民一樣加以施工改造，把庭院空間營造得和舊好茶類似，並種植象徵部落人丁興旺的榕樹。

在舊好茶國小唸到六年級才遷村到新好茶的 HMM01，在十萬塊補助之前就著手改造家屋外圍的空間，他在後院搭了一個工作棚，仿製了爺爺 Litaku 生前的雕刻作品，用來裝飾家屋外牆和前廊的柱子，也靠著自己的雙手打造前庭，用石板把外牆疊起來。由此看來他應當是對現在住的家屋十分有想法，筆者本以為透過親身打造的過程，HMM01 應該會更加喜歡現在住的地方，於是問他喜不喜歡這裡的環境？HMM01 思索了一下說：「還是喜歡舊好茶，不會去想新好茶，小時候的回憶都在舊好茶，那裡是出生地呀！做夢還是夢到舊好茶。」對於家屋的魯凱語，在筆者轉述老人家指稱禮納里家屋所說的「umauma」一詞之後，他也表示贊同，認為自己對禮納里這塊土地還沒有感情。

(2) 嚮往舊好茶的生活，但是禮納里是 baliu

CMM01 大哥認為禮納里的空氣和水比舊好茶差很多，也認為以前在舊好茶生活的時光十分美好，「我們的心還是在舊好茶呀！」他說。當筆者向嚮往舊好茶生活的CMM01詢問如何稱呼禮納里家屋，並轉述老人家的書法時，他感到困惑的問：「『umauma』不是田裡面的那個屋子嗎？怎麼會是『umauma』？不知道捏，老人家怎麼會那樣說？應該是『baliu』！」原以為 CMM01 應該會像筆者訪談到的老年人一樣，認為現在居住的家屋會用「umauma」去稱呼，但顯然「baliu 在哪裡？」或者是「禮納里的房子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魯凱語去稱呼？」抑或是「覺得自己真正的家在哪裡？在禮納里嗎？」居民們已各自存有不同的看法。

(3) 舊好茶和禮納里都是 baliu

CMM02 對於禮納里的環境還沒完全適應，他說：「習慣，但是沒有完全適應。這裡是別人的地，別人的傳統領域，不是屬於自己的地方，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這種觀念！..... 舊好茶是童年的記憶都在那裡，永遠難忘的地方，作夢都是夢到舊好茶，而且在那裡人情味比較濃。」雖然習慣，但沒有完全適應，就算已經入住一年多，CMM02 還是強調禮納里不是屬於自己的地方，並且還是難忘舊好茶的生活，而他對舊好茶的懷念也具體的展現在自家庭院當中，庭院除了結構使用磚塊水泥，鋪面都用石板，牆面也是用石片疊砌起來，看起來與舊好茶的前庭空間十分相像。筆者問及 baliu 在哪裡，CMM02 說：「舊好茶是 baliu，這裡也是！」可見 CMM02 雖然還沒完全適應禮納里，某種層面認為這不是屬於自己的地方，但是又矛盾的說這裡也是 baliu。筆者認為這是好茶人的過渡時期，覺得禮納里不是魯凱的地，卻是整個部落以後要繼續生活的地方，既是以後要一直住下去的地方，然而又尚未完全認同。

(4) 認為禮納里是休閒屋，但五十年後這邊是不是 baliu 呢？

已經習慣離開部落在平地生活的長輩 HMM02 說：「比較懷念舊好茶生活的二十五年，在新好茶的時候已經去平地生活了。..... 剛剛搬進來會睡不著，一直

到現在也都還是會，而且這裡沒有隱私啊！也還沒有感情。」因為在新好茶的時候已經去平地生活，比較少新好茶的記憶和認同，所以 HMM02 較不懷念新好茶。而因為禮納里的空間上家屋和家屋距離比在新好茶緊密許多，又因建築材質、型的關係，隔音品質不佳，隱私上相對較差，影響 HMM02 對現居環境的觀感及認同，並且，他定義禮納里的家屋是休閒屋，偶爾可以從市區回到部落裡度過假日時光。筆者問及 baliu 在哪裡的時候，HMM02 並無明確回答，反而問：「那我問你啊！五十年後這邊是不是 baliu 呢？」筆者：「對年輕人來說當然就是啊！」HMM02 笑著說：「對嘛！一定的啊！」這樣的問答間，HMM02 已經點明了「baliu 在哪裡？」這個問題和不同世代的生活居地背景有密切的關連，看自己對家對部落的歸屬感在哪裡。

（四）年輕人對禮納里的認同

對四十歲以下的青年人來說，他們最深刻的共同記憶就是在新好茶生活的時光，尤其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們在新好茶出生，新好茶是他們生下來接觸的第一個生活環境，由於正處於社會變遷與平地密切接觸的時期，年輕人多有外出求學、工作的經驗，他們對傳統魯凱文化和傳統魯凱空間的概念沒有老年人那麼清楚，在禮納里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過程中，通常是跟著家中長輩看、跟著做的角色，也是很容易就習慣新部落的一群，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對空間沒有意見或是對原來的部落沒有情感。筆者訪談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或是閒聊當中常常會聽到他們十分懷念新好茶的生活，在新好茶有許多和水、溪流、蛇、釣青蛙.....等和自然環境互動的生活經驗，但是搬到禮納里之後這些都消失了，「以前在新好茶游泳，平常不去游，故意等到颱風來才要去！」CYM04 說著，並且和 CYM03 津津樂道的談論小時候在河裡救人的經驗。「年輕人對河流、古道的不捨可能大於對家屋的不捨。」好茶女婿 HYM01 指出年輕人對新好茶認同的要素，同時也回應了前面年輕人所說的話。而歷經滅村之後部落流離的過程，終於又再擁有一個新的部落，CYM03 說：「從什麼都沒有到現在這樣，當然很珍惜！」

(1) 年輕一輩對家與魯凱字彙的定義無法準確判定

三十出頭的 CYM01 在受訪的時候表示自己對舊好茶沒有太多記憶，認為那是祖先住的地方，只是有時候尋根的時候會回去看看。他喜歡禮納里的環境，但最懷念的還是山上從小生活的新好茶，他說：「在新好茶還是有在山上的感覺呀！來到這邊好像就幾乎是平地了。」筆者詢問他如何稱呼禮納里家屋的時候，他困惑了一下說：「通常我會說我們家是『Kavararan 家』，不會去講家屋怎麼稱呼。」筆者舉出「dane」、「baliu」、「umauma」等詞彙時，他也無法作詳細的解釋。另外也有兩位婦女 CMF03、CMF04，幼年在舊好茶出生，在新好茶生活三十餘年，思念舊好茶也思念新好茶的她們，面對「dane」、「baliu」、「umauma」等魯凱語彙她們的回答是：「這個要去問老人家。」「像我們這個年齡都不懂。」「其實我們跟你一樣，只是我們是原住民而以。」筆者認為這樣的現象反映了遷村的過程當中，家的定義與魯凱字彙的意義判定，對好茶人來說，答案已經不那麼肯定，甚至是疑惑的。

(2) 禮納里的家是 baliu、是要長久居住下去的地方

青年 RYM02 說他習慣禮納里的生活：「我覺得慢慢習慣了，很快啊！因為，我自己覺得，本來一無所有，既然有，就是要珍惜。……像我們現在就是還沒有墳墓嘛！也沒有農地呀！只是在生在生活的區域上算是蠻舒服自在的。」筆者問他如何稱呼現在的家屋，並且轉述老人家認為是 umauma 的時候，他肯定的說出「baliu」這個字彙來稱現在的家屋，他說：「baliu。看你自己覺得你的家在哪裡啦！他們可能覺得真正的家是在舊好茶，這裡可能就只是一個中繼屋、避難屋。」筆者再問他是否已經把禮納里裡當做是以後一直要住的地方？RYM02 回答：「對啊！因為我覺得是，人一直在做遷徙的動作啦！不是說哪一個一定是永遠的家，我們也是從 Shikipalichi 遷到舊好茶，baliu 就是你靈魂歸屬的地方，如果你一直不把這邊當家，那住不久啦！」從 RYM02 的話裡可以聽出他不但適應了禮納里的生活，也已將現在的家屋當作是真正的家，是以後靈魂歸屬的地方。

(3) 比較喜歡新好茶，禮納里是要長久居住下去的地方

HYF01 三歲到新好茶生活二十多年，她說新好茶有山有水，但是交通不方便，到水門要二十分鐘。對於現在部落的居住環境她說：

「喜歡啊！但是還是比較喜歡新好茶，可能是因為以前的回憶，而且是出生之後就在的地方，如果我像老人家在舊好茶長大，那我也可能會很想念舊好茶呀！其實還是有在山上住的感覺，這邊比較冷，會起霧.....搬到這邊就沒有田地了，泥土也比較黏。.....人很重要！只要在一起，辦活動，開開心心，就能增加這邊的的認同。」

這段話點到了個人對空間環境的喜好和從小生活在哪裡有密切的關連，禮納里的海拔只有一、兩百公尺，但環境氣候和山上有些相似，常起風濛霧下雨，冬天的時候很冷又常有濃霧，許多居民都覺得有住在山上的感覺。但是他們還是會拿禮納里和過去自己生長的部落做比較，就算生活機能比新好茶便利許多，還是會比較喜歡新好茶，因為那是他們從小生長的的地方，有許多生命經驗和記憶在新好茶發生，新的部落



圖 4-15: 老人家口中只有舊好茶才有的植物

很難去取代故鄉在心中的地位，這也是為什麼老人家念念不忘舊好茶，年輕人都想念新好茶的主要原因。不過就算懷念過往的生活環境，多數的居民還是對新的部落抱持正面的態度，希望部落能在禮納里興盛延續，如同 HYF01 說的：「以後部落就在這邊沿續。」該戶大姐又跟筆者分享她家庭院長出了舊好茶才有的植物，她說：「隔壁鄰居那個老人家啊！走到我們這邊，說：『怎麼長出這種植物？這個只有在舊好茶才有，連在新好茶三十年都沒有看過的，竟然在這邊長出來了！』來，妳過來看，就是這一棵！」大姐與筆者分享這株植物的時候，神情是喜悅的，這株植物的生長對居民來說，彷彿是認定了好茶能夠在此扎根。

(4) 禮納里 cekele nai 是一輩子的家；baliu 在舊好茶，是永遠的家

兩歲離開舊好茶在新好茶生活的 RYM01 認為禮納里的環境有一些議題沒處理好，像是公墓的問題、隱私的問題、房子太歐式.....等，但是他也表示自己已經習慣禮納里的生活：「習慣了！已經習慣了！但是差很多！過去前有溪，後有山，而且沒有和其他部落相處的問題。」提到新好茶和禮納里的不同，他說：「我們只要一下課就跑去游泳，只要一放假我們就是在南隘寮溪玩耍、跳水、潛水、抓魚、抓蝦、扮家家酒、烤肉、煮飯、甚至到六年級游泳都是全部脫光光.....」敘述當中可以聽到青年們以前在新好茶和自然環境的種種互動，這也是住過新好茶的年輕人最還念的部分。筆者問了魯凱語彙的問題：「baliu 在舊好茶嘛？」RYM01 同意。筆者再問：「那這邊的房子你會怎麼稱呼它？」RYM01 說：「就好茶村啊！cekele，cekele nai，我們的部落啊！」筆者又再度詢問為什麼老人家會說禮納里的家屋是 umauma，RYM01 提出了自己的見地：「這個叫見仁見智啦！umauma 叫做工寮，田裡的意思，這個就是被訪問的人他對這邊的認同，給我選，有可能它就是我現在一輩子的家，所以是看他對這個房子的定義啦！」談話至此，已可清楚知道 RYM01 已經認定現在禮納里的好茶部落是將來要一直居住的地方，是一輩子的家。他又繼續說道：

「我們對家的概念就是，只要部落在的地方就是我們的部落，當然，其實，我們永遠的家喔還是在舊好茶，其實對老一輩的多數人的想法就是這樣子，他們永遠的家就是在舊好茶，因為畢竟那是他們在那邊生出來的，那對後面沒有在舊好茶生出來的，他們只能透過父母親、老人家，耆老的一個說明，他們才會對舊好茶有很多的憧憬嘛！甚至我把舊好茶稱為是我們好茶的桃花源，好茶的後花園，我自己的解讀是這樣啦！每個人的解讀都不一樣！」(RYM01)

這番話大致已可解釋前面老人家與年輕人對「baliu 在哪裡？」或者是「禮納里的房子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魯凱語去稱呼？」抑或是「覺得自己真正的家在哪裡？在禮納里嗎？」這些問題的回答有所出入的原因。「我們對家的概念就是，只要部落在的地方就是我們的部落」這句話明顯表示出家和部落是分不開的，真正的家

一定是在部落裡面。而因為現在部落的族人都遷到禮納里定居，並且在現實生活中，部落的居民會在禮納里生活繁衍下去，自然有人會認為禮納里的家屋就是 baliu。但是又有不少人，尤其是有舊好茶生活記憶的居民會認為舊好茶是祖先留給他們永遠的家，老人家對舊好茶的情感甚至會強烈到認為現在居住在禮納里，死後靈魂還是會歸屬到舊好茶，因而認為 baliu 在舊好茶，禮納里的家屋是 umauma。

(5) 心在好茶，在禮納里沒有家的感覺

並不是每個年輕人都認同禮納里的新部落，五歲搬到新好茶的 CYM02 說他在小學畢業之前，每個禮拜都還回舊好茶放羊，所以會覺得搬到新好茶感覺還是像在舊好茶一樣，聊到禮納里的環境時他說：

「很難適應！來到這裡還看不出未來是什麼，無形中有很多壓力，因為以前不會受其他部落影響，還有就是來到這邊什麼都要錢。……. 很不像原住民聚落，很不自然不協調的空間，人和人的關係拉遠了，在這裡一片鬆散，沒有部落緊密結合的感覺。……. 以前是防禦性部落的型態，但是現在突然開放了，很多老人家走在路上看到車子會恐懼，不知道那是誰。……. 在山上的時候有耕作地，想吃什麼就種什麼，離開自己的土地感覺什麼都沒有，改變了原來的生活，每件東西都有所有權，以前在自然界所以有『共有』的價值觀。」(CYM02)

CYM02 的言論點出了禮納里的環境與過去生活的部落環境不同所致使的生活層面和心理層面不自在，並且也因為空間的遷移改變了人與人相處的關係和價值觀。問起對禮納里是否有認同，他回道：「我的心一直在好茶。還沒有家的感覺。」而親自參與庭院空間構想與改造只是「讓自己對這邊有參與感。」他說。

(五) 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和老、中、青年人空間認同的關係比較

好茶人搬遷至禮納里已經過一年多的時間，也營造、生產了屬於自己或公共的空間，在筆者的詢問下，多數人對禮納里好茶的觀感都表是喜歡、習慣，但是細問下去卻可發現更深一層的答案。

由上面幾段敘述可見，在舊好茶出生，曾在舊部落生活甚至成家，對舊部落

熟悉、印象深刻的老人家，不管是定義禮納里的家屋為「休閒屋」、「dane」還是「umauma」，老年居民多認為禮納里的空間和感情比不上山上的老家。許多居民就算已經入住一年多，依舊認為禮納里不是屬於自己的地方，並且還是難忘舊好茶的生活。雖然實際上那個石板屋可能已經塌毀，並被雜草掩蓋，但是舊好茶的生活記憶銘刻在心中，每每做夢都還是回到那美好的故鄉。然而因為現實條件已難回到舊好茶生活，於是將禮納里的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得舒適美麗，盡量形塑得有魯凱族的味道、像舊好茶前庭的感覺，在現地延續魯凱族的生活然後懷念舊部落。甚至可以從他們回答 baliu 在舊好茶而推斷他們期許將來靈魂回到山上。

年齡四十多歲到六十歲以下的中年人，多數年少的時候在舊好茶生活過一段時間，然後遷移到新好茶。這個年齡層的好茶人多有外出工作、在平地生活的經驗。筆者訪談到的中年居民也多懷念舊好茶的生活，覺得禮納里的水、空氣、生活環境比不上舊好茶，或是還覺得住不習慣、沒有感情，也有相當比例會認同老人家說的 baliu 在舊好茶，禮納里的房子是 umauma、dane、休閒屋。從中年訪談對象的應答內容也發現，「baliu 在舊好茶」已經不是唯一的答案，像是 CMM02 就認為舊好茶跟禮納里的家都是 baliu，徐偉民大哥會質疑為什麼老人家會說禮納里的房子是 umauma，年紀較長的 HMM02 也用反問的方式引導筆者思考不同年齡層好茶人對 baliu 的概念其實是受到原鄉生活所在的地方影響，遷村的過程當中，家的定義與魯凱字彙的意義判定，答案已經不再絕對。

在新好茶出生、成長的年輕人，他們在新好茶嬉戲，在清澈的隘寮溪裡游泳。他們會從長輩口中聽到關於山上石板屋部落的生活故事，也許也跟著長輩到過幾次舊好茶，短暫感受傳統部落的氣息。這些年輕人多數都有在外和平地人一起受教育、工作、生活的經驗，對平地生活並不陌生，是搬遷到禮納里適應得最快的一群。他們不像長輩們有鮮明的舊好茶記憶，較少將禮納里的空間和舊好茶做比較。他們不見得知道要用什麼樣的魯凱字彙來稱呼禮納里的家屋，但並非對空間毫無看法，他們會想念新好茶，拿新好茶的空間條件和禮納里相比。並且因為經

歷了失去家園，現在又能擁有一個算是完整的部落，除少數如 CYM02 不習慣禮納里的空間環境，年輕人對禮納里多感到珍惜、認同、喜歡，認定是將來要一直住下去的地方，也相信這裡是可以繼續生活發展的部落，甚至有的年輕人如同 RYM02 會用 baliu 來稱呼現在居住的家屋。

由上述情形可見，家屋認同的定位在中年以下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差異，不同世代因為居住在不同地方而有不同的部落經驗，筆者比照年輕人與中老年人接受訪談的回答，認為遷村的過程當中，家的定義與魯凱字彙的意義判定，答案已經不再絕對，對居民來說可能以有些許混淆或不是只有單一的標準。可以較為肯定的是，曾在舊好茶生活過好一段時間的老人家都非常想念舊好茶的生活，並且不論是否習慣、喜歡禮納里的生活，老人家傾向定義禮納里的家屋是暫時、過渡的居所。中年住過舊好茶的居民也是普遍懷念舊好茶的生活，筆者訪談到的中年人多對新部落有期許，但還在適應新部落，和部落培養感情，對土地的情感認同呈現過渡的狀態。舊好茶對年輕人來說比較陌生，或是類似後花園的空間，他們懷念的是新好茶，但是新好茶部落已經消失將近三年的時間，被暫時安置的期間，部落居民分散各地，好不容易才到一個新的地方團聚起來，對此，多數的年輕人是很有珍惜的。另外，可能是因為出生的時代就已經是現代化的環境，並且較密集的與平地社會接觸，對禮納里的環境適應不良的比例在年輕受訪者中暫少數，大部分的年輕人都表示已經習慣禮納里的生活。

中年以上有舊好茶生活經驗的好茶人對舊好茶都有濃厚的感情，因而對庭院空間改造有一定的想法，會仿照舊好茶的空間形式，對石板有所堅持，甚至帶著兒子親自動手去採集材料施做。他們普遍認為庭院做起來之後較為舒服美觀方便使用。在情感比較上，中老年人一樣經歷了失去家園的過程，部落分散了三年才又在禮納里建立起來。遷入禮納里的一年多，長輩們也多漸漸習慣甚至喜歡這個新的部落，但憶起舊好茶，就算經過了一連串的空間改造，把禮納里變成充滿魯凱文化的空間，在情感依附上，他們多數仍認為禮納里比不上舊好茶，並且傾向

定義禮納里的家屋是暫時、過渡的居所，而這樣的現象在中年以下的居民較不普遍。部落年青人平時因為求學、工作的關係都在外地，因此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部分參與較少，或是跟著長輩見習、施做。家屋外部空間營造之後對年輕人來說，讓家更像家，讓部落更有部落的味道，更方便親友假日的聚會及日常使用。而那些對禮納里新部落空間不滿意的好茶居民，他們認為禮納里的空間不自然不協調，但是經過了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至少讓他們有參與感，也將從前好茶的一些空間元素和感覺慢慢的建立起來。

筆者將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和老、中、青年人空間認同的關係做比較如下：

	真正的家 (baliu) 在哪裡	對禮納里家屋的定義	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參與度
六十歲以上	舊好茶	「休閒屋」、「dane」、「umauma」等都是暫時性居住、非永久的概念	主導構想意見、親手施作、帶領兒子採集施工、監督工班施工、參與意見討論
四十一歲未滿六十歲	舊好茶、禮納里、不知道	「休閒屋」、「dane」、「umauma」、「baliu」等答案都有，也有人回答不知道。有人認為不習慣、沒感情，但也有認為禮納里就是以後要一直住下去的地方，因人而異。	主導構想意見、親手施作、監督工班施工、參與意見討論
四十歲以下	舊好茶、好茶(新好茶、舊好茶及熟悉的領域)、禮納里、不知道	真正的家、接下來一輩子要住的地方	構想、親手施作、監督工班施工、參與意見討論、跟隨長輩採集施工或見習

表 4-1：好茶各年齡層空間認同的比較

(六) 年齡層與家園認同要素層級探討

筆者將訪談到的好茶居民對家園認同的要素依照認同層及整理出下表：

認同程度	對家的認同要素
高度認同	歷史、祖先的認同
	永遠的家、靈魂歸屬地
中等認同	故鄉情感延續的認同
	文化空間的認同
	聚落紋理、周遭環境的認同
基本認同	與空間互動的認同
	周遭生活機能的認同

表 1-3：好茶人家園認同的要素與程度。

在田野訪談中，筆者發現家園高度認同的要素，對歷史、祖先的認同以及永遠的家、靈魂歸屬地的概念在老年人身上特別強烈，中年人也有一部分認為 baliu 在舊好茶，且意識到禮納里不是「魯凱的地」。但在新好茶長大的年輕人在訪談過程中對歷史、祖先、魯凱族的傳統領域等認同感就較無中年以上的居民那麼強烈重視，也並非每個年輕人都有永遠的家、靈魂歸屬地的概念。

而對於故鄉情感延續、文化空間、聚落紋理、周遭環境的認同，筆者訪談到的各年齡層居民多有這些感知，差異在於中年以上居民的故鄉在舊好茶，而年輕人的故鄉情感根據地多在新好茶，並且中、老年人會特別重視建築物的型式、排列的方式、有無田地和墓地、自然地景等環境因素。而相較於中、老年人，年輕人對於居住地周遭交通、教育、生活機能、醫療資源的便捷的需求度普遍較高一些。

根據上述的比較可發現，老年人因為有祖先、歷史、永遠的家、靈魂歸屬地的概念，對家園的認同層級會高於年輕人，必須滿足高度認同要素才會使老年人有較強烈的家園認同，因而要使老年人對新的地方產生高度的家園認同，條件上會比較難達成；而年輕人對家園的認同層級約只到中等認同，比起老年人對家園的高度認同層級較低，比較容易接納新的部落。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本研究之發現

一、遷村加速文化空間及家園認同的改變

遷村對文化空間產生的影響由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元素比對上來看，從前在舊好茶都是石板屋、石板地坪，好茶人也理所當然認為頁岩石板是具有魯凱文化的建材。而現今離開自己熟習的魯凱領域，行政機關加以限制石板開採後，磁磚、外來石材取代傳統石板如此文化空間轉變的現象更加的明顯。

對於圖騰使用規範的認同也在遷村的過程伴隨社會變遷衝擊傳統階級而有所改變。因為遷村而產生重新營造家屋外部空間的機會，使得好茶居民重新裝飾自己的家屋庭院，促使居民重新詮釋表述自己的身分，衝撞了原本的規範，也因此引發圖騰置放的糾紛，這也是文化空間及認同改變的部分。

對照舊好茶、新好茶及禮納里的聚落與家戶空間，不難看出每一次遷村，聚落和周遭環境的空間脈絡就改變一次。居住的環境改變，生活經驗也跟著改變，直接影響接下來出生的世代對家園的想像與認同，此即不同世代的好茶居民對家園認同有所差異之最大原因。

二、前庭的活動及座台結合桌椅的型式被承襲保留

雖然文化空間在遷村過程中或多或少被改變，不同世代的好茶居民對家園定義與認同也有差異，甚至每個人對家園認同的看法都有些許不同，但大部分仍可以明顯看到座台結合桌椅的空間型式在兩度遷徙之後依然保留下來，人在前庭的活動和使用行為也無太大改變，可見這是好茶居民從舊好茶時期到現在最認同的前庭空間模式。筆者認為生活習慣保留與庭院的空間保留座台、桌椅的型式互為因果，用以往習慣、認同的生活方式去營造他們所認同的空間，也因為營造出來的空間而維持著他們所認同的生活模式。

三、家戶空間營造是持續且長久的行為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自 2010 年底好茶部落入住禮納里，家屋外部空間改變得最快又最大的時間是在去年 2011 年十、十一月兩個月份，十分明顯是受原民會的十萬元補助政策所影響。有一些家戶在此之前就已明顯改造了家屋庭院空間，多數是較緩慢的營造家屋外部空間型式，政策補助的經費與驗收日期顯然是促使好茶居民於 2011 年十、十一月兩個月份密切營造家屋外部空間的因素，而在那兩個月過後，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並沒有就此停止，筆者每隔一段時間回到好茶部落，就會發現各家戶的外部空間似乎又產生了一些改變。「營造」即是經營與建造、改造，具有時間向度。好茶居民生活在禮納里，經常性的使用、經營空間，自然就會持續與空間互動，產生想法，又配合家戶的生活使用而改造，也會因為持續的經營改造而更加深居民對空間的認同。

四、舊部落的記憶移植並與新的空間營造經驗融合成家園認同

本研究當中發現好茶居民家屋外部空間的營造模式設計，特別是前庭的部分多會追溯到過去成長的部落環境、自身魯凱文化、過去習慣使用的空間去思考，用移植、複製、轉化的方式再現於禮納里新部落的家屋外部空間當中。筆者認為這樣的方式是源自於對過去家園（不論是新好茶或舊好茶）的強烈認同，認為自己歸屬於過去居住過的部落，但因為種種現實因素無法回到自己強烈認同的地方生活，所以把從前部落的空間移植、複製、轉化，在新的地方建立起來，彷彿把過去的空間經驗也帶到新的地方一般，透過這樣營造的過程而慢慢在新的部落建立自己和家屋空間的關連性。

另外則是新的空間經驗，包括部落族人在禮納里舉辦的活動、儀式都是新的空間經驗。同樣的，每天生活在部落裡面，每天使用自己的家戶空間和空間互動，慢慢的對空間產生想法，這些想法就是營造空間的動機。於是將家屋外部空間營造成符合自家戶活動使用的空間，同時也利用各種裝飾手法去展現家戶特色、家族故事、身分和屬於魯凱的文化。空間營造的過程就是不斷使用、經營、改造，

因此這個過程還會隨著時間持續變動，透過親自構想、討論甚至動手去做的空間營造，家戶空間有自己的特色，並且時常使用，便會逐漸累積對家戶空間的認同。而當每一個家戶都經過空間營造的過程而展現魯凱文化特色的時候，也就改變了整個部落原本只有「永久屋」的風貌，好茶居民們紛紛覺得比起剛進住的時候更有部落的感覺，而這種部落的感覺也就是家園認同增長的關鍵。

筆者將前兩段的論述整理成下列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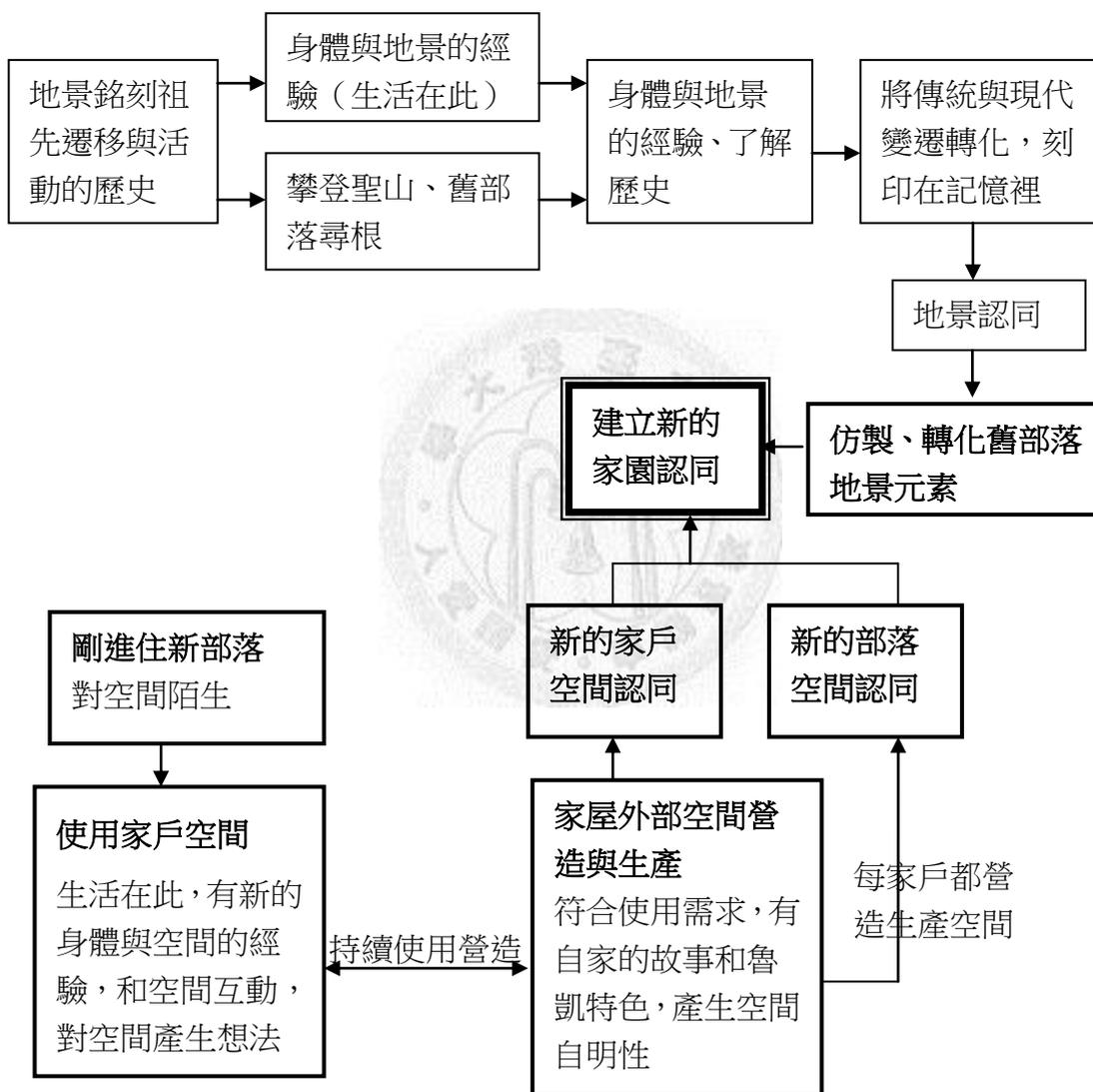


表 5-1：建立新的家園認同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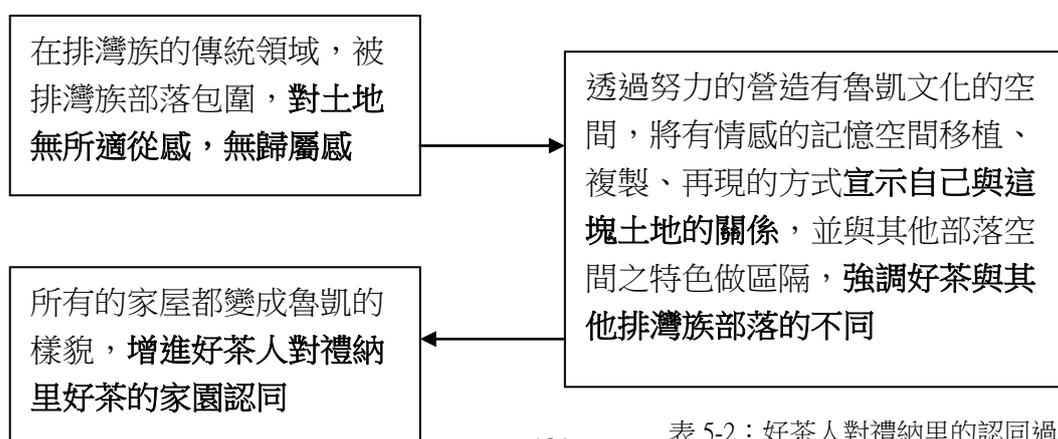
而對於那些不認同禮納里好茶的居民們來說，他們因為不習慣不認同現居地，所以才要透過營造空間試圖改善被迫遷居到這塊土地不適應的感覺，雖然這些居民對新部落的認同短期內還難以建立，但透過家屋外部空間營造的過程，至少讓

他們對新部落的空間有參與感，也透過把從前部落的空間或景物移植、複製、轉化等方式讓禮納里的家戶空間與他們所認同的家園產生連結。

五、透過營造家屋外部空間宣示自己與土地的關係以增進認同

好茶人歷經失去家園的苦痛之後，又被安排離開魯凱的故鄉霧台鄉，遷住到從前與好茶關係緊張的排灣族部落傳統領域，且與排灣族部落瑪家、大社比鄰而居，面對別陌生的環境，不是在自己的地盤又和別的部落相鄰，難免對土地無歸屬感且無所適從。

筆者曾走訪鄰近的瑪家、大社新部落，發現同樣在禮納里的三個部落當中，好茶部落的家屋外部空間營造整體而言最為講究，筆者認為原因之一是因為瑪家、大社的族人還能往返新舊部落之間，但對好茶大部分的居民來說，禮納里就是他們唯一以後要一直居住的地方，所以態度會較為明確，對家戶空間的營造也會比其他兩個部落重視。另一個原因是接續上一段所言，對新的空間感到無所適從，且鄰近排灣部落，對於魯凱文化有危機感，因為遷村政策讓好茶人與排灣族比鄰而居，排它的危機感增強了好茶內部的族群文化認同。居民們透過努力營造有魯凱文化的空間，將有情感的記憶空間移植、複製、再現的方式宣示自己與這塊土地的關係，並與其他部落空間之特色做區隔，強調好茶與其他排灣族部落的差異。當整個好茶部落的家戶空間都營造出魯凱的文化特色，有別於其他部落的時候，心理層面上會比較像是居住在自己的地方，也就增進了對禮納里好茶新部落的認同。



六、新的家園認同形塑，依然難忘故鄉

好茶人遷村至禮納里之後，儘管每天生活在禮納里，舉辦了大大小小的部落活動，營造家戶空間和公共空間，透過各種方式去增加和禮納里的情感與認同，但就文獻回顧的內容看來，禮納里並非魯凱好茶人的神話傳說發生地，沒有祖先努力的血汗與軀骨，不是第一個生活的世界，山上自然景物依然難以忘懷，這些關於記憶、歷史的認同難以靠短短一兩年的時間累積、空間的營造與互動就建立起來。因此，好茶的族人們不論是否接受、喜歡里那禮新部落的環境，多數都還懷念故鄉（新好茶、舊好茶及熟悉的領域），甚至認為 baliu（真正的家、靈魂歸屬地）在舊好茶。

第二節 研究檢討與後續研究建議

所屬族群不同是本研究的重要限制，最明顯的是語言隔閡，筆者並無找尋譯者協助訪談，因而針對老年人的訪談，部分不諳中文的受訪者回答較為簡單，筆者也較不易詢問複雜的問題。其次的隔閡就是原住民族因長久受漢族剝削掠奪，現今政府亦不充分注重原住民族的權益，平地社會對原住民依然存在刻板印象甚至歧視原住民，讓部落族人對平地人也有一定的心防與隔閡。筆者建議將來的研究者在進行田野工作時必定要說明自己的身分和來意，主動和部落居民互動，並可在部落內找尋對研究有興趣且善於聽說族語的譯者，將欲訪談之問題告訴譯者，由其與長者訪談溝通，再翻譯成中文。如此一來除了可以了解老年人更多想法之外，更能減少部落族人對外來研究者的生疏及不信任。

本研究以家屋外部空間為對象，家屋內部空間則無著墨，筆者在研究期間曾進過幾戶人家的客廳，有些人家中十分簡單，而有些則如同庭院空間一般盡所能的布置擺設。筆者認為家屋內部空間與家的認同關聯亦具研究價值，但因家屋內部空間較為私密，居民願意受訪的意願可能會降低，研究難度或許稍高。建議將來非部落居民的研究者若想研究家屋內部空間，可找一位部落內的夥伴一同做研究訪談，以增加部落居民對研究者的信任度而提高讓研究者進到家戶內的意願。

筆者進行田野訪談之後發現部落居民對家園的認同不僅在不同年齡層上有差異，相同年齡層也因個人感知和部落經驗不同而存在個別差異。筆者建議將來的研究者若在現實條件許可的狀況下，訪談樣本數多一些可增加研究的豐富度和可參考性。本研究訪談對象為隨機抽樣，缺少國中至二十五歲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樣本。筆者認為此年齡層的好茶居民對部落、故鄉的觀感應當也有其見解，但鮮少在公開場合、社交場合發表意見，只偶爾會在私下閒聊時表達對新好茶的思念和惋惜，而筆者也未訪談到這些弟妹們對部落的具體觀感，因而難以在本研究當中針對該年齡層的家園認同加以分析研究，期許將來的研究者有機會能好好探討這群最年輕的部落族人對家園的認同。

本研究以有限的時間僅針對家屋外部空間營造做探討，部落內公共空間正興建、營造或是正在醞釀當中，若將來有研究者欲研究在禮納里的好茶部落空間，亦可延伸至家屋客廳陳設配置、公共空間營造、部落居民的社區參與.....等，隨著時間的積累，部落的空間、各年齡層族人的部落觀念與家園認同必定有更多的改變，這些都是值得研究探討的題材。

參考文獻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

(2006)《地方 記憶 想像與認同》，台北市：群學。

Summer (民 98 年 08 月 28 日)。投票拒慈濟，爭取遷瑪家，好茶部落要做自己的主人。苦勞網。民 101 年 06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cooloud.org.tw/node/45535?page=1>

王應棠

(2000)〈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應用心理研究》。第 8 期，p.149-169。

(2003)《尋找家園—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回歸部落現象中的認同轉折與家的意義重建：屏東魯凱、排灣族的案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台邦·撒沙勒

(2001)〈畫一張會說故事的地圖—魯凱族部落地圖的經驗〉，《把人找回來—在地參與自然資源管理》。p.129-138。花蓮：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2012.05.18，〈魯凱族〉，網址：

[http://www.tacp.gov.tw/home02_3.aspx?ID=\\$3021&IDK=2&EXEC=L](http://www.tacp.gov.tw/home02_3.aspx?ID=$3021&IDK=2&EXEC=L)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民 101 年 06 月 03 日)。美南僑界肯定莫拉克重建成果。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民 101 年 06 月 25 日，取自：

http://88flood.www.gov.tw/news_content_detail.php?nc_id=6043 2012/06/03

余友良

(2009)《空間、文化、情感—臺灣當代原住民文學中的原鄉書寫》，台北教

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佐山融吉

(1915)《蕃族調查報告書》，台北：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依婉·貝林

(2006)《Utux、空間、記憶與部落建構 ---以 alang Tongan 與 alang Sipo 為主的討論》，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柯亞璇(民 99 年 05 月 25 日)。重建條例與部落生活的法令衝突(2)好茶的壓力。莫拉克新聞網。民 101 年 06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88news.org/?p=4131>

柯亞璇(民 100 年 09 月 07 日)。好茶部落：逝去族人靈魂有慰藉的空間，軀體卻沒有葬身的「餘地」。莫拉克新聞網。民 101 年 06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88news.org/?p=13882>

柯亞璇(民 100 年 09 月 23 日)。流浪的 9 戶好茶部落族人，成為政策的「犧牲品」。莫拉克新聞網。民 101 年 06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88news.org/?p=14131>

柯亞璇(民 100 年 11 月 02 日)。憑空消失的「遷村承諾」：好茶遷村案，淹沒在八八重建條例裡。莫拉克新聞網。民 101 年 05 月 18 日，取自：

<http://www.88news.org/?p=14734>

徐主驊

(2010)《從地景觀點探討萬巒居民的地方認同》，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高業榮

(1986)《西魯凱群的部落與藝術》，藝術家 143：224-233。

高至誠

(2008)《人、空間與認同：一個排灣族部落的實踐》，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

所。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2007)《好茶舊社石版屋群落及週邊環境調查暨修復規劃成果報告書》，未出版。

陳永龍

(1992)《社會空間變遷之研究－以魯凱族好茶為個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許功明

(1991)《魯凱族的文化與藝術》，台北市：稻鄉。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995)《第二級古蹟魯凱族好茶舊社聚落保存暨社會發展計畫報告書》，未出版。

(2008)《瑪家農場土地規劃計畫》，未出版。

第四世界原住民全球資訊網，2012.05.18，〈好茶部落的獵人和獵區〉，網址：

<http://wildmic.npust.edu.tw/sasala/>

黃世民

(2003)《雲豹之鄉 隘寮群魯凱部落田野集》，屏東縣：國立潮州高中。

楊淑媛

(2003)《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臺灣人類學刊 1(2)：83-114。

蔡文川

(2009)《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 記憶與想像》，高雄市：麗文文化。

鄭淳毅（民 100 年 12 月 30 日）。禮納里部落（18）永久屋火災，是首例但恐非個案。莫拉克新聞網。民 101 年 06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88news.org/?p=15476>